小满

星火

新加坡中化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特辑

中国新加坡作家推崇“中学师生作品”

长在石墙上的榕树 /金苗、杰伦

美国人说的 /柳舜

文学季刊

第 40 期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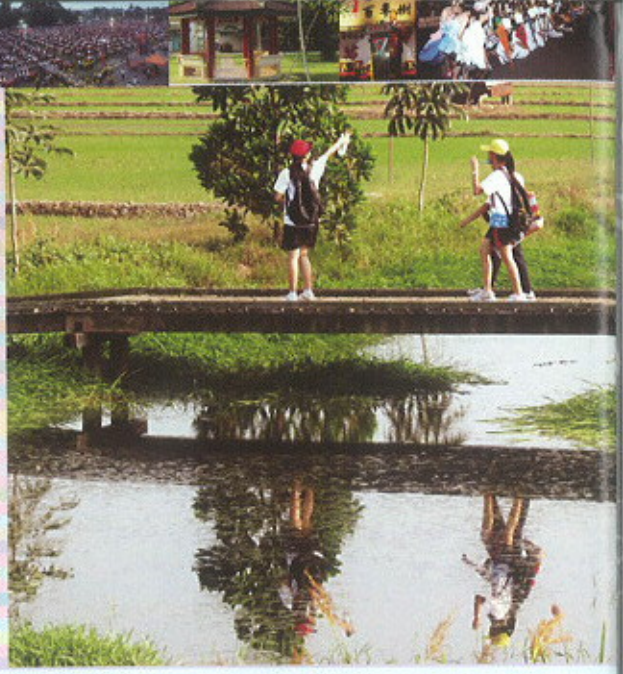
ON: PP10618/10/2012(030833)

2013 年 6 月出版

（图文接第5版）



认真地观察



如电影中美丽的画面

这趟行程让我们惊喜的还有各种蔓生植物。一般人在家居周围对蔓生植物总是敬而远之，唯恐住家围篱一旦被它们缠上，接下来清理工作就会没完没了。也因此，除了一些可入菜肴食用的瓜与豆外，通常我们在住宅区范围很少有机会看到蔓生植物。蔓生植物生长在这儿，若没遇上可供“高攀”的主体，它也就只能匍匐在地。这里且介绍栝楼、锡叶藤、毛西番莲这三种蔓生植物。



像小西瓜的瓜篓



印度锡叶藤

栝楼（亦称瓜蒌，Trichosanthes sp.）看起来像个很小的西瓜，我们看到的果实不及一个拳头大小，像极西瓜，绿色的瓜皮上亦有浅绿色纵纹。其叶呈掌状，就一个手掌这么大，翻开叶背，叶脉浮凸交错成网，让它摸起来粗粗的。它的卷须在寻找着可供攀附的东西，无奈附近没有任何物体，它只好躺在地上往前生长。

属五桠果科的印度锡叶藤（Tetracera indica）是蔓藤植物，它有着红褐色的缠绕茎喜欢缠绕围篱而生长。这儿没有围篱，它只得寻找灌木来攀附。印度锡叶藤的花小而美，细丝状的雄蕊往四面八方幅射呈一粒小绣球，其基部为白色，上半段转为粉红，顶着细细的黄色花药；三根雌蕊柱头则被雄蕊包围；四片衬底的白色花瓣不怎么起眼，却也搭配得恰到好处。

毛西番莲（Wild passion fruit）属西番莲科西番莲属，因全株长毛而得名。看它的英文名，好像很熟悉吧！没错，它真的是百香果的近亲，可不是来鱼目混珠的。毛西番莲有多个别名，其中一个即叫龙珠果。但是自从火龙果（Dragon fruit，在本地也被称为龙珠果）成名后，提到龙珠果，一般只会想到有着火红果皮的火龙果。

（图文转封底内页）

本刊于1999年7月创刊，历经十余载，始终坚持——

推动创作 培育新秀
立足本土 面向全球

燎火

文学季刊

·

第40期

目录

燐火40期　2013年6月出版



麻坡中化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老师作品

4　双溪南眉稻田生态探索/孙秀燕
6　中化的宝藏/郑慧敏
7　仙人掌/林晓庆
10　夜探中化/郑慧敏

学生作品



11　发现你的美/邱林茹
12　巨大的我,渺小的我/钟彩虹
13　巴冬之旅/张园嘉
14　校园里的怪物/李银银
15　我的秘密花园/黄智璇
16　我的秘密花园/颜嘉慧
18　中化与我/林廷芳
20　帷幕/黄佳伟



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特辑

221　一卷雄文耀青史/萧村（中国）
24　现当代诗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探讨/莫顺生
29　诗国徜徉、宦海浮沉/张雅博（中国）
34　地景的再现/辛金顺
41　论驼铃《硝烟散尽时》中客家人的“理想”情结/李月伟（中国）

散文



44　热带雨林中的班丁岛/芜野
45　冬月流火的吉隆坡/马新民（中国河北）
47　那一年的枪声/颜天清



诗

48 长在石墙上的榕树/金苗 、杰伦
50 诗阵里的清香——敬致驼铃兄/金苗
51 美国人说的/柳舜 （新加坡）
52 十月组诗（下）/高青
55 访美诗抄（下）/北塔（中国）
58 史英诗七首
59 钟泽才七绝二首/ 杂诗二首

小说世界

60 那年这条路 /章钦
62 火车驾驶员/唐君复
64 不下蛋的母鸡/林子（新加坡）
65 难忘的母亲（三题）/杨祥生（中国）
69 小城恨事/钟夏田

74 陈剑与驼铃文学对话

回响

87 中国作家新加坡作家推崇“中学师生作品”

88 鸣谢 赞助出版基金
88 编后话

刊名题字：蔡发祥

《爝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0/2012(030833)

◆

社长

梁冠中

◆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顾问

吴岸 、杰伦

◆

主编

梁冠中

◆

编委

唐珉、金苗

◆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

定价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爝火》

·孙秀燕师

双溪南眉稻田生态探索

车子在捌个弯后驰入绿色与土褐色相间的稻田。此时，大家都已开始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像在寻找什么目标似地。我们在路的尽头一处空地停下，一下车，映入眼廉的是挤满一段河面的荷花，大家自然被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多年生草本水生植物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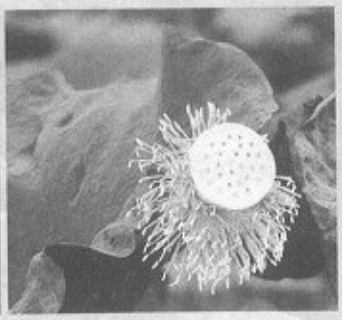
说起荷花，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它是什么植物，也都晓得它长成什么样儿。荷花之美，在文学中，在民间可都是千古传颂。同学几乎都曾在图片中，从影像中见过荷花，但这么靠近地观荷对许多同学来说仍是件新鲜事；别说住在城镇，既便是住在郊区，也极少见到一塘荷花。

荷叶你推我挤地将河面覆盖，有的挺出水面像个盾牌，有的两边叶片向中央卷曲成两支圆筒，有的就索性浮躺在水面。或许是花期将近尾声，抑或是近来酷热的天气，许多挺出水面的叶子叶缘像烤焦般地干枯。平躺在水面的荷叶却依然嫩绿，有些叶子让水滴给跑了上去，叶面的细毛与腊质促使水滴凝聚成一颗颗水珠。当微风泛起涟漪，水珠就在微幌的叶面滚来滚去。在水珠的凸透镜放大效果下，叶面的绒绒细毛一览无遗。

荷最为吸引人之处莫过于它那清丽脱俗的花朵。古人咏荷，借物拟人及言情，或形容外貌，或比喻人格，或抒发情感。或许是这种中华文化中荷的意象已成潜意识，一见到荷花，不由升起一种特殊的好感。唐李商隐有诗“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是的，纵然在密密麻麻的圆叶中，一朵朵荷花和一个个花苞依然傲然顶在直挺挺的花梗顶端，或展开重重的花瓣迎风摇曳，或紧闭如一颗寿桃等待时机绽放。盛放的荷花直径应一尺有余，如此巨大的花朵非旦没给人带来压迫感，它简约的花瓣，淡雅的粉红映在一片翠绿当中，予人一种谐调的舒适感。花的中央有一倒锥形海绵状黄色花托，黄色细丝雄蕊环绕而立；而雌蕊则藏在花托中，仅露出蜡黄水晶柱头。当花瓣凋尽，花托即转绿形成莲蓬，残余的柱头底下就是常入中药或甜品的莲子了。说起莲子，且让我们也来唱一曲采莲谣摘个莲蓬取出生莲子来尝尝……，嗯……，那味道，有点涩涩的，但细细咀嚼，淡淡的香气会在口中回荡开来。

赏莲、说莲，竟忘了今日造访是为了此地的明星物种——紫水鸡（purple swamphen）了。说它是明星物种是因为之前在其他地区考查没见过它哩！紫水鸡远看与同属秧鸡科的红冠水鸡极为相似，额头都有一抹红，但走近仔





盛开的荷花（右）；还残留着雄蕊的莲蓬（左）

细一看即不难看出两者的差别。首先，紫水鸡的体型比红冠水鸡来得大些；且相较于红冠水鸡全身羽毛单纯的黑色，紫水鸡的体羽颜色丰富多了，从脸部的淡灰蓝色，颈项到胸部转为较鲜艳且油亮光泽的蓝紫色夹带一点点绿色，下背到尾羽则呈黑色。如此渐层的色泽变化，无怪乎有人会喻它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水鸟”。我们看见两只紫水鸡在一方稻田的边缘喙食，我们沿着田埂慢慢地靠近，两只紫水鸡似乎无视于我们的举动，自顾自地在喙食。它们一面走，一面低头喙食，臀部不时地一下一下往上翘，露出了白色的下臀。当它提起脚根往前跨步时，现出长长的爪子，这是秧鸡科鸟类的特征。

另一个这片稻田周边特有的景观是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挂在大树上、矮丛间的织布鸟巢。织布鸟属雀形目中的一科，它们所编织的爱巢，精致得有如人工织布，因而得名。织布鸟看来比其他鸟类还要重视它们的“家居”，每每到了繁殖期，雄鸟就挑起了“盖房子”的重任。它们以喙叼着长长的草上下左右地编织，以期盖间舒适的房子，讨个老婆生儿育女。筑好的巢像个大梨子挂在枝头，巢顶成尖锥且密封，往下渐渐扩大成巢室，巢底再往内收缩。织得较子的巢下方开口有个延申的通道，这即是进入爱巢的大门。巢口向下一来可以防止太阳曝晒，二来可以躲过蛇攻击。

这儿的织布鸟是黄胸织布鸟（baya weaver），雄鸟的头上顶着鲜明的黄色，背部至尾羽以米色为底，上有褐色斑点及纵纹。它们显然是群居的鸟类，所以鸟巢也集中于一地。走在田间小路，向右看，一大群织布鸟正在田里喙食；向左看，一雄一雌的鸟儿站在一株刺柚含羞木的枯枝头，虽然没有相依相偎，但看来肯定是已进入甜蜜的“二人世界”了。

说起刺轴含羞木（Mimosa pigra，又称美洲含羞木），可真是让我们瞠目结舌，因为从来没看过长得比人还高的含羞草呢！这种植物的叶和花和一般所见的含羞草几无二致，伸手动一下叶子，也真的会缓缓地闭合，只是动作慢个半拍。但是它的高度最高者约二公尺余，木质的茎长满一排排的短刺，看来就是一副不好惹的样子。是的，它不但不好惹，身为外来移民的它还可真凶悍呢！原产于南美洲的刺轴含羞木是豆科多年生草本，目前已入侵许多国家。它极具侵略性的特性，让它在入侵他乡后迅速繁殖并剥夺当地原生植物的生长空间。





“世界最美的水鸟”——紫水鸡



满树的织布鸟巢



成双成对织布鸟

· 郑慧敏师

中化的宝藏

我不是喝麻河水长大的，但这座城市却是我人生记忆中一个不可磨灭的驿站。不知道是不是孩童记忆的铭印*最为强烈，迄今我仍深深记得与中化中学初次邂逅的画面。

当汽车拐弯进入一道不起眼的古朴石质窄门，一个出乎意料的天地赫然展现在眼前：先是左右两排高耸的大王椰林列位在车道两旁，像是进入城堡之前向我们敬礼的骑士团；车行半途，右侧的树林背后藏匿著广阔的青草地，视野豁然开朗，群立的校舍与带著神秘气息的礼堂，在绿意中显得格外庄严。原来，我不期然地踏进了一个麻坡的古圣殿！

父亲兴许察觉我的憧憬，我便在小学毕业后开始六年的舟车劳顿，往返在金山与麻河之间。香妃城，再不是乌达、沙爹、红豆冰的代名词，而是学习、梦想与成长的摇篮，更是浪漫、温柔与深情的花园。

因为这里，有我的母校。

* * * *

师长们亲切和蔼的教诲、手足般的同窗情谊、精彩的课外活动，固然是中学生涯里五味夹杂的重要回忆，但幽静的校园环境，更是成长途中不可或缺的秘密花园。这里丰富的植被是麻坡最美丽的宝藏，用色彩为我涂抹回忆的画布，陪伴我走过轻狂岁月的高低起落。

初三的教室在前座二楼，婀娜的南洋樱常常伸入花枝，撩拂窗边的我。于是将白、红、粉色掺杂的片瓣装入小小瓶罐，兴起的时候以花为信笺，年少的浪漫往往饶富创意。

运动会前的草场格外肥绿，想是健儿们练习时为它浇洒特别多的汗水。我也曾是其中一员，于炎炎午后赤足跑在微微扎人的草地上，配合步伐大力挥动双臂，感受迎面拂来的逆风；耳边是接力棒被空气灌进后发出的嗡嗡声，还有砰砰作响的心跳声。练跑后一身臭汗，便大字型地倒在绿荫下纳凉稍憩，和队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著，青春总有说不完、谈不尽的话题。

温柔的四月，校园与仲尼路的印度紫檀树相约好地竞相绽放，于是一整条路上都是黄澄澄、金登登的碎花儿。走在花雨中，小小黄花轻落在肩上足下，稍不留神便会沾在发间鞋底，悄然随你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黄花别后，凤凰浴火。草场边一排凤凰木，会在年中假期后吐出一串串热情得近乎张狂的火焰，彤红的花若丹凤之冠，微黄的叶如飞凰之羽。捡拾落红，以萼片为蝶身，粘上花瓣作翅、花丝作触角，凤凰便蜕变成蝶，夹在书页中片片飞舞。

但最最叫人情牵的，当属人浩长廊边的大雨树。绿瓦红亭的弦歌不辍，本来就多情，再让蓊郁的雨树俏然侍立在旁，树影下更显旖旎。然而雨树的美并不在陪衬，远立观之，但见约莫二人合抱大小的树身高大凛然，擎天撑起其茂密的叶冠向四面方八伸展，形成巨大的绿伞，无论晴雨都能遮阳挡风。

深情如雨树，壮硕却不带霸气，近看之下龟裂斑驳的树身满是年华印刻的痕迹，叫人心生三分敬仰、三分怜惜。翘首上

望，那幅广阔的绿毯系由繁繁密密的羽状小圆复叶细细编织，蓝天白云下它们片片张开，与炙毒的阳光搏斗，至到夕日西沉才纷纷垂头闭合，好似累坏了一样呼呼睡去。

而其花淡雅，状若粉扑，星星点缀在绿意之中，高耸而含蓄地开在向苍穹伸展的枝头上；一旦花谢，水红细长的丝状绒毛飞落，朦胧如雾，迷离似雪。每每看见同学身著一袭洁白，行经雨树，穿过长廊，便油然心生缥缈唯美之意。

距离这段由花事树语围绕的中学生活，至今已有十个手指数不完的年份，纵然许多人物已非，但这些景像仍如昨日一般，历历在目、栩栩若生。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一份美好的回忆更适宜作为求学时期的礼物，感谢中化许予我的这份宝藏！

尔今母校百年大寿在即，祝愿她永垂不朽、万古长青！

* 铭印（imprint）：生物学上，指一种具有显著先天成分的学习行为。

·林晓庆师



仙人掌

办公桌上有一团仙人掌，不及我的拳头大。它被隔离在小小的盆子里。是的，被隔离着，像从周围巨大的绿色中被拖曳出来，成一个孤岛。桌上没有它的同伴，唯一和它血缘比较接近的，是曾经做为一棵树的木桌，死亡时间超过50年，上面盖着一片透明的玻璃。是的，和棺木的设计一样。就算如此，仙人掌和木头还是互相隔离的，除了那片玻璃，还有曾经做为泥土的小盆子。在窑烧以后，从滋养的母亲成了圈养的牢笼。

它就这样安安分分地坐在那里，今天是第425天。它是去年一个早熟的女孩送我的。

“你说你桌上空荡荡的，缺少生气，所以送一盆仙人掌给你。”她说。我有点愧疚地收下了，觉得自己不值得她那么费心。

它被装在一个彩色纸袋里。那纸袋真小，很难想象有人会用它来装下一盆仙人掌。盆子的直径只比它大一点，盆沿的缝隙插不进我的一根手指头。但在这小小的缝隙中，花店的人又帮它放上了五颜六色的沙砾。什么颜色都有，就是没有绿色的。

从此，它就住下来了。

我其实没有照顾过任何植物，家里的庭院都是父亲在打理的，每次看见父亲弯着腰在地上搜寻杂草的样子，总会埋怨母亲为什么不帮忙。然而这埋怨本身，就已经宣告我逃避了责任。

经常会触摸到的植物都是可食性的，放在砧板上切碎，下油锅翻炒，在口腔和唇齿之间磨碎，然后下咽。对森林和草原的爱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的语言来说，就叫叶公好龙。

它的到来有点像意外受孕生下的孩子。无可奈何，只能养着。那时，桌子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还有每个礼拜周期性堆叠起来的各种作业本子，根本没有它容身的地方。我只好将就着，把它搁在了最角落的位置。好在他祖祖辈辈的已经习惯了被自然的恩泽错过，所以也没有期待我的呵护。施肥是从来没有的，浇水也是断断续续。曾经连续三个星期没有看它一眼，居然也安然无恙。

它本是坚韧的生命，刻意的浇灌是对它的侮辱。

它或许是盆景爱好者最不喜欢的植物，因为它全无造型可言。刚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半圆形，尖刺呈辐射状呆滞在空气中，这是球体和外界之间的屏障。没有枝叶，没有动静。风吹雨淋太阳晒，它只是凝然不动地承受。

后来我发现它在变化，第两百天左右，我发现从某一个角度看过去，它已经不是一个半圆形了。有一处隆了起来，球体朝着窗口的方向伸展倾斜过去。然后我将盆子转了一百八十度，过了几个星期，隆起的地方不见了，我知道它不是不见了，而是对角的地方也隆起来了。所以，它不再是半圆形了，而成半椭圆形。

是阳光指引它这么做的，与我无关。它依然被晾在一角。

它并没有为我的办公桌带来什么盎然生机，作业本来了又去，周而复始，前仆后继，似乎是皓首也无法穷尽。长年积累下来的病痛终于等到了最后一根稻草，八月份的第一天，我发觉右臂抬不起来，肩膀僵着，失去功能的手掌只能无奈地垂挂在空中。

痛。

好像什么东西被拔掉了，从我的体内。趁我清醒的时候，没有麻醉，硬生生地拔掉了。原本被充实的地方，因为空虚而痛着。

另一个女孩来了，她总是蹦跳着过来的。站在桌子边，一面等着母亲下班，一面在我桌上搜寻着想发现什么好玩的东西。

这儿没有，我对她说。

我自己找。她不放弃。

我低头继续做自己的事，待我再次抬起头来，发现她已经将那团长着尖刺的球体捧在手里把玩起来了。

小心刺。我警告她。

她只是笑。

后来，捉弄这颗仙人掌就成了她的乐趣之一。她喜欢一根一根地采下它的尖刺，让它的表面变得光秃秃的。然后一面戳着尖刺被拔掉的地方，说，你看，一点都不扎手。

然后？我说。

等我把刺都拔光了，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靠近你的地方，不怕被伤到了。她回答。

这是愚公移山。我没理会。而且，我并不是因为怕被伤到所以才把它放到角落去的。这里根本就没有容纳它的地方。但我没有解释，她的推理很正常，不正常的人是我。

她把秃掉的那面对着我，强迫我伸出手指去触摸它的表面。我照着做了，原本长着刺的地方，只剩下一粒粒的疙瘩，不用仔细去感觉，就知道那里曾经长出过什么东西。我知道，曾经长出刺的地方，是不可能变得圆滑如镜的，总会有什么被留下来证明那些尖锐的过往。

伸直手臂悬在半空让我的五十肩又犯了。不舒服，我缩回了手。对它，产生了一种愧疚感。

所以，就这样，它变成半秃的了。以

一种被改造却未完成的形式继续住下来。

大概在第三百五十天左右，因为换了办公桌，所以他得到迁移。迁移到一个更靠近我的地方——我座椅旁的一个矮柜子上。这次，他有了邻居。

邻居是我叫不出名字的水生植物，我可能看过却不记得了，而它大概一辈子也没遇过。不过这种观赏性植物就是这样，因为太常见了，反而没什么人有兴趣打听它的名字。邻居缠绕着自己漂浮在一个前身是便当盒的透明塑料盒子里，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是可以回收可以放进微波炉加热的那种。身体长得歪七扭八的，散漫地伸出软绵绵的茎，却像要争夺阳光一样地围堵它。这样的植物大概很讨人喜欢，因为曲线。

曲线，因为扭曲而呈现出来的线条，我们一直都认为它很美。

为了不让它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奇怪，我时不时就会转动盆子，让它两面都能均匀地晒到阳光。然后我总会在一段日子以后，发现那半椭圆形越来越尖了。

该不会到后来不止身上有刺，连整个仙人掌都变成一根刺吧。那真要为它写一部植物版的《变形记》了。

仙人掌现在算是安居乐业了，再没有人会捉弄它，拔掉它身上的刺。所以就算是有个格格不入的邻居，我想它应该也不会太在意。其实除了这个能够自由扭曲身体的邻居之外，我也想不出它能够有什么邻居。身上带着刺，种在哪里都不合适。既不美观，没什么可塑性，还会扎伤人。它的刺是被风沙磨利了的叶子，要缩小安全的距离，就只能拔除。然而这却是我所不愿的。



它已经被困在一个小盆子里了，既远离了孕育他的沙漠，也没有被温润的雨水滋养过。因为空间太小，它连繁衍的权利也被剥夺。如今它只剩下一身的刺来继续以仙人掌的身份活在这个被驯化的自然里，我又怎么忍心让它一无所有?

也不知隔了多久，拔刺的女孩又来了，说是要给它浇浇水。

我说，请便。我已经不记得上次浇水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她拿起小盆子，却发出一声惊讶的疑问。

怎么？我问。

我拔过的地方，居然又长出刺来了。她说。

我凑上去，第一次那么近距离注视它。果然，那原本被过恶作剧修剪过的地方，已经冒出了半透明的、嫩黄色的刺。虽然很纤细，甚至还称不上是刺，只能说是有点坚硬的毛发。但可以预见，用不了多久的时间，那里就会恢复成原来剑拔弩张的样子。

真的长出来了，我喃喃自语。坐在前面的老朋友转过身来，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表情说，

仙人掌的刺本来就是叶子特化而成的，所以也会像叶子一样重新长出来啊!

我默默地把这番话记在心里。记起昨天经过门口时无意发现它的同伴，被安置在一个大得多的盆子里，旁边已经冒出了新的小仙人掌。我想，差不多该是时候把它移植到更广阔的地方去了。

第425天，仙人掌还是仙人掌。依然带刺。



·郑慧敏师

夜探中化

农历十二月十六的圆月沾了点暧昧的雨丝，我们一行十余人瞪大了双眼，挨著操场与篱笆边的草木，在微弱的电筒光下强行拜访野地里的原住民。远处传来长尾夜莺“咕儿—咕儿—”的悠扬鸟啼，但也只闻其声不见踪迹，倒是林夜莺爽快俐落地盘旋在篮球场上。随著耳目感官开始习惯夜色的谧静后，热闹的小世界逐渐对我们绽放。

小心脚下！袖珍的小雨蛙不过指甲般大小，每一次早晨升旗礼的大军压境，总是让它们惊惶失措地四处逃窜。操场上有三大住户，穴居的是跳蜘蛛，人稍一凑近它们便躲进泥地的缝隙；草丛中是蟋蟀，那对粗壮肥大的後腿轻轻一蹬，便跳出视线之外的范围；还有没完没了的蚂蚁，好像永远都有排不完的队、搬不完的家。

个体户方面，最先带来惊喜的是一只翠绿小螳螂，只见它举起胸前的两支小镰刀，站在你手指头上那副耀武扬威副的德性，让人喷饭地想起螳臂挡车的寓言故事；再来是可爱的一对小瓢虫，绅士般优雅地停歇在同一片小叶子上，让人不由放缓了呼吸，唯恐惊动这一幅美丽的构图；毛茸茸的黑毛虫也许会让很多人尖叫不已，但是畅开心胸细看：那笨拙的身子奋力地上下挪动著，依循波浪的幅度远远地逃离你的视线，也是挺可爱的！

离开操场，走进八角亭与科学楼之间的小花园，营养过量而显得肥大的金龟子趴在树干上，展开它特特的鳃叶状触角；成串的红色小椿象挂在水梅花的一对荚果上，它们大多数以植物汁液为食，可以说是农业上的害虫，而且触摸下还会释放恶臭的气味，有“臭虫”或“放屁虫”的俗称，但是我觉得它们的“造型”挺漂亮的。有一种叫人面椿象的，背部的花纹很像人的五官。

茂密的草丛中、阴郁的树根下、潮湿的沟渠里，由于水气较重，常是蛙蛙的天堂。第一位登场的是食蟹蛙，这个名字说起来真无辜，只不过曾经有一只饥不择食，就永远“恶名”远播；与它相比起来，泽蛙就比较喜欢呆在水沟里，两者看起来有点像，背上都有黑点点。

三号佳丽是亚洲锦蛙，狭口蛙科的它长得讨喜，口小小、身体肥嘟嘟的，受到惊扰时还会鼓气吹涨身体，果然童话说的没错！修长的四线树蛙，稚气的大眼睛犹带著树蛙家族血统里（我觉得）一贯高尚的气质，它背上的四条黑线最容易辨识。中化蛙氏族群里最大的成员要数蟾蜍了，每一次雨季时办公室的水沟里总是充斥著它们的卵和小蝌蚪。考考你，蟾蜍和青蛙要怎么分辨？这是初一生物课学过的哦！

今天的主题是夜晚的昆虫与蛙类，可是我们还是惊喜地发现了一只睡梦中的裁缝鸟，它蓬起全身的羽毛，把头埋在翅膀下，睡得可甜呢。



·邱林茹

发现你的美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你是那么的美。

在这之前，我很讨厌你。讨厌你长长的叶子总是阻挡我的视线，讨厌你垂下的叶子总是阻挡我的去路，讨厌你让人觉得发痒的叶端总是落在我的肩上。

有一天，我坐在你前面的石椅，静静地看着你。

第一次，我知道了你的名字。你叫中国柳，又称为垂柳。

从石椅上看，我发现其实你是个害羞的孩子，用长长的头发遮掩自己的脸，不容易让人看出你的内心。你有长长的分枝，长长的叶子，长长的，长长的。你的一切都是长长的。长长的总是保持着垂下的姿态，有的甚至垂到了地面。你那长长的分枝和叶子比你的树干还惹眼，夺去了树干的风采。

我向前走，走进那被长长的包围的世界。

我发现我错了，你不是个害羞的孩子。

我不晓得你在这个土地上多少年了，但我从你身上感觉到你似乎受到这片土地的历史影响。呈现在你身上的有老年，成年，少年。

枯老的手，朝着阳光的方向伸展，但是他的时间已经静止了。干涸涸的，只有褐色的树枝，绿色已消失无存，捉不住什么。似乎在等待，等待生命的终结。

长长的细枝，长细状的叶子，绿绿的叶片。那么的茂盛，那么的灿烂，那么的美。各自展示着自己，朝着自己的方向伸展，创造自己的领域。现在正是展现风采的时候。

较小的细枝，较短细状的叶子，绿绿的叶片。活泼，活力，青春正在蔓延。微风一吹。摇晃得极为厉害。在经历，在努力，在成长。在编织自己的梦，在努力迈出一小步。

我站在你的世界里，想看清你的世界。

我站在你的中央，被一串串犹如窗帘的绿叶包围，感受着你的气息。春天的气息在蔓延。抬头一望，叶与枝交织着，宛如天空中的蜘蛛网。原来你的世界并不明亮，只透进那一缕缕的阳光。

树干上有着斑点般的小硬块，淡绿色的。还有一支绿色的，较粗的枝干，其功能和普通的分枝没差。在我看来，它怪怪的。

我已经认识你五年了，但在那五年的时光里，你对我是如此的陌生。擦肩而过的瞬间，我只感觉你的存在，并没有细心观察你。若你问我："我特别吗？"或许，你是普通的，但在我心里，你，是特别的。

·钟彩虹

巨大的我，渺小的你

那堵白色的墙，是我最熟悉的景物。它不是全白的，而是有点灰色的污迹留在墙上。它身上有我小时候的画迹，虽然爸爸已重新粉刷，但是一些画迹却依然浮浮沉沉地躺在墙上。这墙远看时显得平滑，近看却有一粒粒凹凸不平的混凝土，还有一道不深也不浅的裂缝。它是我书包的靠椅，我每天都会在墙前的地上整理书包。

一排黑色，会移动的幼小昆虫在我书包后的墙上缓缓地出现。远看就好像我的书包突然多了一条黑色的麻绳，多了一条我从没看过的黑珍珠项链。我赶紧拉开书包，上下左右翻找，看看那些讨厌的小东西有没有侵袭了我的书包。

幸好，它们根本就没意图要侵袭我的书包，“来找食物吃了，对吧？”我转头看向那让人会起鸡皮疙瘩的小东西。我起身，走向厨房，拿了杀虫剂要把它们彻底消灭。意志坚定的我，大步大步地逼近我要瞄杀的目标。正当我要按下杀虫剂的喷头时，突然发现它们正在奋力地搬运米黄色的东西。那东西对它们而言，很巨大，也很沉重吧！但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连根小指头都不如的小东西！它们抬起这巨大的东西，有的走在前头，有的走在后头，有的则会从旁接应，这些小家伙，还真是默契十足啊！

我渐渐放下杀虫剂，静静地坐下来，仔细地看它们如何搬运这“大”东西。它们会微微地左右走动，速度却似乎没有减弱，不停地走向它们的目的地。我看着它们，随着它们，慢慢地移动视线。它们不停地，不间断地，一个接一个地爬入那道毫不起眼的裂缝中。

那道裂缝就像只停在月台的轻快铁，它们从那道裂缝进进出出，不断地冒出它们幼小的身子，两条不断触碰墙上的触须是它们的特征，六只细得像毛发但强壮得像大象的脚不断地移动，快速地移动。我用放大镜看了看，它们有三个部分，头，胸和腹。腹部是它们身上最大的身体构造了，微微地向下垂着。

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些蚂蚁进了那裂缝后是否会再次从裂缝里爬出来。我匆匆地拿了水彩笔，白色的颜料准备要为蚂蚁上色。一个很笨的想法，把一些蚂蚁送上了天堂。当我把水彩笔涂在它们身上时，它们马上就爬到了水彩笔上，一些蚂蚁则被突如其来的“袭击物”吓得东逃西窜的。上一秒，我能清楚地看到它们的队伍，很整齐地爬在墙上。下一秒，队伍不见了，代替队伍的是，无目标地四处乱爬，很慌乱，很害怕似的。它们很快速地散开，有的爬到了地上，有的依旧在墙上爬着。我想赶紧把水彩笔上的蚂蚁弄到墙上，但因施力过度，不小心捏死了几只不幸的小家伙。

地上正处于慌乱状况的蚂蚁，乱成

一团，吓得我后退了几步。只见刚被我涂上白点的小家伙，缓慢地找寻着那道它熟悉的裂缝。它的速度明显减慢了许多，一拐一拐地，它终于找到了那道裂缝。随后，那黑上的白点慢慢在裂缝中消失，许久也没再出来过了。与此同时，它的同伴可能是要帮它报仇，有几只蚂蚁开始往我的脚爬上来，吓得我急忙用手拍打发痒的地方。

“啪！啪！啪！”手掌好像拍到了什么，不是很硬，也不是很软，有一些些的立体感。突然脑袋晃动了一字眼“蚂蚁”。当我把手掌打开，被我打得扁扁的小身躯此刻就在我手掌上。“蚂蚁死在我手中？”害得我背上突然发麻，抖了下身子。但是，当我仔细看着那只回天乏术的蚂蚁时，我发现它少了两只脚，应该是被我打断的吧。小生命就这样被我结束掉了，心里难免会有些愧疚，但我也无能为力，就只能愿它能在天堂活得更快乐。

当我回过神来时，墙上又有了条整齐的队伍，恢复了它们刚才的工作，而我便拿起功课到书桌前坐下。就这样，我们好像陌生人般，互不搭理对方。但我却微微地感觉到那只与众不同的“白斑”蚂蚁在裂缝里望着我呢！或许那是一种默契，一种心灵相通的情感，也是种缘分，让我们那平行线相交在一起，让我们彼此有了些互动。我想：“墙外是我的天地，而墙内应该便是它们的天下了吧……”

巴冬之旅

·张园嘉

乘坐着巴士前往巴冬当地进行自然生态的探索，我刚下巴士，一路上便可看见当地居民随手所丢弃的垃圾，老师和同学们都自动自发地把自己周边的垃圾拾起，将之丢进垃圾桶里。

一眼扫射过去，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风不时地拂过我的脸庞，让人不禁起了一阵寒颤。当天，印象让我最为深刻的便是弹涂鱼了。它的外皮让我感觉起来好像滑溜溜似的。它主要会时常出没在没有肮脏无比的红树林沼泽地上。它那敏捷的身躯，喜欢来回地在红树林当中穿梭着。此外，在沼泽地上钻“地下道”也可以算是它的一项拿手演技了。其实，弹涂鱼主要会在沼泽地上钻洞其实是要“防猎人”。每当海面退潮后，弹涂鱼经常都要面对被其他动物捕食的风险，这个地下洞穴便不失成为一个躲藏的好地方。等到海面涨潮以后，它便能够躲藏到自己所挖的洞穴内以躲避一些浅滩动物对它的攻击。

而且，我们也还看见了俏皮古怪、动作敏捷，而且也还是沼泽地的常客，无可厚非的，那就是长尾猕猴了。长尾猕猴，也称食蟹猴。它们不仅懂得捕食沼泽地旁的一些螃蟹，还学会了如何捕食更多的鱼类来扩大自己本身的食物来源。此外，食蟹猴也受到了国家自然联盟的保护，严禁人们将之捕猎为私有财产，因为它们的数量已逐渐日益稀少



了。

探索期间，我也担任起“记者”的工作，开始于当地居民做互动，做采访，了解当地居民的一些生计来源等，其中我最为熟悉的许伯伯，详细地告诉我当地居民的一些状况以及告诉我他们大多的生计来源都是以从事捕鱼事业为主。而他，他的工作便是将被鱼所咬坏的鱼网缝补好。除此之外，我也在与他交谈中学习到了不少有关生态的知识。

天空蔚蓝，我无意间在一只枯木上发现了一只颜色斑斓、色彩艳丽的鸟儿，它就是蓝尾蜂虎。它可以说是鸟类当中最为容易辨认鸟，因为它拥有一身鲜艳的色彩，比较容易发现它，是属蜂虎科的一种。这类鸟儿通常都可以在枯木、枯树干或是在电线杆上发现它的踪迹。很显然的，它并不会躲藏在隐秘处。因为如果当它栖息在高高的枯木上的时候，可以方便它捕捉各种猎物。不仅如此，它的敏锐度也很高。当有敌人一靠近它时，它就会马上“逃之夭夭”。所以，如果想近距离观看它也并非易事。动作灵敏的它，更喜欢在飞行时凌空捕食它的猎物。

人类其实也是我们自然生态中的一位成员。但我们的自私自利、愚昧无知的行为，最终将会让自己悔恨不已。大自然所给予的如同草木般的坚强斗志，纵使我们无肆的破坏，它依然坚毅地与我们搏斗着，丝毫没有一丝想要倒下的念头。为此，我们大家更应该就此停下脚步，一起来静静地倾听大自然呼唤的声音吧！

· 李银银

校园里的怪物

生气勃勃的校园里，花草树木都打起精神准备迎来新的一天。艳丽的花朵们个个争奇斗艳，美不胜收啊！而在这些花朵边有一棵矮小的植物，他长相特别，和普通的植物长得不一样，叶子的颜色也能媲美花儿们。可是，不知要称它为花呢？还是树？

这怪物有着高挑的身材，手挺细长的。抬头挺胸的样子散发着王者风范，高傲极了！他似乎永远都不想输给其他的植物，所以他的一只手总是直直地指向天空就像自由女神像。他长得不高，和苍天大树差了十万八千里；他长得不矮，只不过高软弱的花儿一个头罢了。这点就比不过其他植物了，但这可能也是优点，他不必承受太阳的热晒。有高大树木帮他遮挡着。

红如浓血的叶子特多，在远处看就像血管一样。当然，绿叶也不少了。其中还参杂了浅浅黄色的叶子。仔细近看，这些血管的边缘有着神秘的黑色，黑得耀眼，这样的组合令人联想到毒蘑菇。而生雀斑的绿叶看起来也格外怪异。叶子的背面也具有另一番风味。虽然颜色浅了许多，但是这色彩更突出柔和的一面，强烈的对比啊！正如手掌心及手背颜色的区别，一深一浅。

这手掌的掌纹也与众不同。掌纹的粗细和大小都呈现不规律的形状，像用深色水彩涂过的样子，很不自然。把大手掌拿起来一看，可以看见一幅植物的画。这是

因为在交错的掌纹中杀出了程咬金——青根，也就是叶片上所谓的主脉。再想象一下吧！明显的青根正中在手掌心而两旁有貌似有水彩涂过且大小粗细不一的掌纹。青根在这幅画中扮演的是茎，而掌纹则是不同形状的叶子。总的来说，这怪物的叶面上的这幅画可说是像刺在手掌心的刺青一样。

手掌心上细小，密集的掌纹恰似蕾丝。从另一角度看，也好像百叶窗。这手摸起来滑滑地，仿佛表面抹上了一层薄薄的蜡。他就像纸一样，轻轻一撕，就破了。这怪物简直就是不老的妖精，岁月的流逝不曾在他身上发生过，依旧青春，被多少植物羡慕啊！它的茎被色彩斑斓的叶子遮盖住，不像树木的大树干暴露在空气中。

有这么多种颜色叶子的怪物看起来真像鸡尾巴，可惜它不会叫，要不然就是一只货真价实的公鸡。此外，叶子中还有植物的画，十分特别。掌纹也就是叶脉，长得特殊极了！不管怎么看，真是个诡异的怪物，因为这样的魅力，使得身旁的花朵只不过是摆设的花瓶，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多讽刺啊!花朵不再映入眼帘，取而代之的是那棵不知名的怪物。

我的秘密花园

·黄智璇

金黄色的阳光喷洒在翠绿的草地上，晶莹剔透的露珠闪烁着荧光；倔强的草儿挺直了腰，迎接着日光的洗礼；几许白云在晴朗的天空中浮浮沉沉，穿梭在云层间的鸟儿翱翔天际。

小小的花圃中，种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花。盛开的紫罗兰相互争艳，自信的黄菊花正唱着歌，缤纷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我独自坐在花圃旁的小凳子上，一边欣赏着花圃中的美景，一边为来临的测验做准备。

微风伴随着花儿独有的芳香徐徐吹来，卷起了教科书的页面，散落一地的习题纸将我从慌神中唤醒。抱怨地叹了一声，我无奈地弯下了腰。捡纸的当儿，一个墨绿色的影子紧紧吸引了我的注意。花圃的一角，一条小指般粗细的尾巴抓住了我的视线。如果不是因为画满了密密麻麻的斑纹，肯定会误以为是麻绳之属。

顺着尾巴移动，我的目光来到了被灌木丛遮蔽了的角落。只见几片硕大的叶片中，一双有神的眼睛正微微闪着黄光。它轻轻地探出头来，紧盯着在盘旋在富贵花周围的蝴蝶。在阳光的照耀下，我才看清了它的样貌。它是一只蜥蜴，只有手臂那么长。黄绿色的斑纹闪闪发亮，眼睛下是呈尖状的嘴；它仰着头，不断地吞吐着鲜红的舌头；它慢慢地爬向花圃的另一边，利爪刮过落叶时发出了“沙沙”的声响，墨绿色的身躯完全曝露在我眼前。肥硕饱满，手臂粗细的身体磨过的地方只留下了被压扁的小草。它爬过了花丛，身体沾满了各式花儿的结晶，让它更显艳丽。

慵懒的身躯来到富贵花前，明亮的双眼锁定了蝴蝶，跟着它左右移动。突然，绿光一闪，强而有力的后腿往上一蹬，张开的血盆大口扑向了蝴蝶。

灵敏的蝴蝶一个急转弯，才避开了惨遭吞噬的局面，任由蜥蜴整个跌在花丛中。眼见到嘴的肥肉即将溜走，不甘示弱的蜥蜴马上又一个飞扑，却没能咬到蝴蝶。它不断地往上跃，却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空着嘴儿跌倒在地。周遭的花儿经不起如此的摧残，纷纷低下了头，趴在湿润的泥土上；原本隐藏在草丛中的小虫都飞了出来，观赏着蜥蜴耍宝。

我看得入神，殊不知教科书已从脚边滑落。“啪”的一声，为这场闹剧划下了句点。蜥蜴警觉地抬起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我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壮硕的四肢早已在草丛间游摆。它以极快的速度跨出花圃，后腿还扬起了不少摆设在花圃周围的小石子小沙子。“扑通”！低水花，完美的角度，一眨眼间蜥蜴就已跃入沟渠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望着残留的涟漪缓缓传开，思绪再度陷入沉思。

不知不觉间，不知名的小虫重新聚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花儿又撑起了绚丽的花瓣；蝴蝶编织着时髦的舞步；在空中飞舞的蒲公英与花圃相辅相成；阳光依然猛烈，小草依然倔强，独留我继续玩味。

我的秘密花园

· 颜嘉慧

“Tanjung（丹绒）,是一个麻坡人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一个麻坡人引以为傲的休闲公园。

跟其它城市比起来，麻坡或许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城镇，但是，它那大自然的美貌，却足以把其它的城市给比了下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充满大自然风貌的“丹绒”了。

“丹绒”，坐落于麻河旁，近似于一块岬角。走遍整个“丹绒”，除了可以看到、感受到麻河那微微的波浪，缓缓流动的河水，这一路走来，青葱葱、绿油油的大树和小草无时无刻都围绕在身旁。有深青色、浅青色的大树、小树在走道的两旁；有一棵棵嫩绿的、翠绿小草安静地站立在大树的周围。每一步，每一脚印，都可以看到茂盛的树木和那一株株的小草。

或许你会想——只有河和大树、小草，有什么特别？

其实，大自然不仅仅只是山、河、海、树、草这些而已。当中还包括了各式各样的生物和动物。你知道吗，“丹绒”的朋友可不少哦。在一般的工作日，“丹绒”是比较安静的。凉风习习的下午，一只只深绿色的四脚蛇都会现身。通常，它们会在大树下乘凉，在草地上享受日光浴，或在大水沟里觅食。在这里的四脚蛇，有的身体较长、较瘦；有的则是圆滚滚的，看起来好像刚享受一顿丰富的午餐。有时，它们会静静地闭着眼睛，呆在茂密的小树旁，翠绿的草地上。千万别以为它们睡着了，其实它们只是在假寐而已。偶尔有小松鼠、小鸽子等小动物经过，它们会突然张开眼睛，忽地往前扑，准备捕捉猎物。深绿色的四脚蛇，栖息在翠绿色的草地上捕捉猎物，这一幕你见过吗？

不止如此，傍晚时分，虽是人群较多的时刻，

但也是更多小动物现身的时刻。这一刻，或可以站在麻河的石堤旁，关注河里一只只小巧玲珑的鱼儿；或坐在木椅上，看着那忙得不可开交的麻雀飞来又飞去。别以为麻河没有生物，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在河里，可是有大大小小的淡水虾、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鱼儿。如果闲着没事做，不妨坐在石堤旁的石椅上，放松心情，俯望麻河，幸运的话你会看到好几只会闪闪发光的鱼儿在河里悠悠地游着。它们可灵敏得很，一旦发现岸上的人们注意到它们，马上会“闪身”，躲到别处去了。这时，你只需安静下来，静静地等待，就能再看见它们“闪亮登场”。另一边厢，陆地上也聚集了很多动物，有动作灵敏的松鼠、身轻如燕的麻雀、胖嘟嘟的鸽子、一蹦一跳的青蛙……我们的到来，似乎干扰了它们的悠闲生活。

“丹绒”分成两个部份：“旧丹绒”和“新丹绒”。从旧的到新的，或从新的到旧的，可以选择由公路前往或者“抄道”走堤岸。这一条堤岸，由头走到尾，一边是茂密的草地、树木，另一边则直接面对部份的麻河和红树林。日落时分，若碰上退潮，走在堤岸上，可以看到一小片的泥泞，一只只胖嘟嘟的弹涂鱼不时都会出来露露面，呼吸新鲜空气。仔细观察弹涂鱼，你会发现准备“弹跳”的弹涂鱼，就好像背着氧气筒的潜水员——在还没“跳跃”之前，它会在口里含上满满的一口水。当嘴里拥有足够的水，它就会奋力往前一跳，把身体往前移动一大步,好似在水底的潜水员在移动。它这么移动，不就离开了水面吗？没有水，怎么办？别担心，弹涂鱼那满满的一口水，绝对足以在它“跳跃”的那一刻，提供它充分的氧气，毕竟水里还是有氧气。一般上，在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弹涂鱼。它会在泥泞为自己挖一个洞穴，一来可以保护自己不被其它动物当成美食，二来可以作为抚育宝宝的抚育洞。

泥泞上，生长着日渐稀少的红树。它们立在那里，一片片的叶子、果实在还没离开母体时，就已经开始萌芽。到了一定的时候，随风而落，继续发芽、成长，有的甚至可以漂流到离母体好几千里外的地方落地生根。我总爱看那蹦蹦跳跳的弹涂鱼，伴着一棵棵拥有非一般生命力的红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的奥妙——弹涂鱼挖洞，就好比在为红树林翻土，一个洞、一个洞，慢慢的挖。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专门介绍红树林。你知道吗，红树那支柱根，不但扮演了支柱植物本身的角色，它还是名副其实的“海岸卫士”。一根根的支柱根，牢牢地扎入泥泞中，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堤岸，保护海岸，避免海岸被侵蚀。不止如此，成群的红树还可以净化海水，减少靠近海岸的含沙量呢。还有还有，红树林还聚集着藻类、鸟类和各类难以计算的昆虫。红树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还多着呢！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人们可是用红树的果实榨出的油当油灯。这样不但可以照明，还可以驱赶蚊虫，一举两得。红树，是必须生长在沼泽的植物，人们不断地发展、破坏，沼泽林越来越少，红树的生长空间也就相对的，越来越少。



说道“新丹绒”，就不能不介绍这里的“孙悟空们”。这里可是猴子们的专属栖息所。炎热的午后，猴子们可是不会傻傻地出来享受那火辣辣的太阳。这个时候，只可以看见小猴。接近傍晚时分，成群的猴孙猴子们都出来觅食了。这时候，可以看到一只只的猴子正接受人们的“贡品”。可别以为它们很温驯，一旦让它们知道自己被作弄了，它们可是会迅速地从你手中抢过食物。除了找食物，爱玩耍的小猴子也会在一旁嬉戏，有的甚至玩到马路上去，一点儿也不畏惧经过的车子、摩多。碰到小猴子出生的季节，还可以看到充满母爱的母猴背着出生不久的小猴子，到这儿看看，那儿走走。有时走在路上，有时爬到树上，电线上，好似在表演杂技。成群的猴子在一般的公园可是找不到的。

“丹绒”，麻坡特有的，特别的休闲公园，希望它永远保持它的风貌，希望它“青春永驻”。

中化与我

· 林廷芳

我的童年里没有追着小鸟跑的回忆、没有扰乱蚂蚁路线的调皮、没有玩泥沙的经历、没有被野狗追逐的恐惧、没有捕捉蟋蟀的天真……也许是从小居住在住宅区的关系，让我丧失了挑战大自然的冒险精神；或许是玩具和游戏机的出现让我失去了对自然的那一份好奇心。

直到我来到了中化，一个绿意葱然的校园让我与大自然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徒步从椰林大道往校园里走进，妩媚的棕榈树在两旁随着风所奏出的旋律婆娑起舞，犹如后宫的嫔妃浓妆艳抹，只为博君一望。争艳的棕榈树却衬托出了凤凰木的高贵典雅，她娇艳却不失庄重，更拥有了母仪天下的特质。几只调皮捣蛋的小猴子在树上嬉闹让可远观不能亵玩的凤凰木略显母亲的慈爱和亲切。

从校舍门口一眼望去，璀璨的晨光下，有几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狗在翠绿的草地上追逐嬉戏，有拥有了漂亮花纹的斑点狗、雪白色的小白狗、看似具有攻击性的小黑狗……对面的树林虽不属于中化，但却为中化增添了不少生气。时不时总会有不小心迷路的小蛇爬到校园里迷茫地逛着，吓着了不少中化生。还有胖嘟嘟的山猪们喜欢群起出现、更有体型巨大的四脚蛇会偶尔出来透透气，在中化久了可说是见怪不怪了！

经过颇具风格的校舍，再继续往前走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棵直刺苍穹的古树。这棵雨树伴随着中化的成长，挺着腰杆一寸一寸地往上生长。早晨的雾气犹如为雨树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让她显得朦胧神秘、烈日下的雨树更显出她顽强的生命力、金黄色的夕阳洒在树干上，让她略显惆怅和哀伤、月光下的雨树却显得阴森可怕，犹如随时会伸出一只魔爪将你拖入未知的世界。

我喜欢悠闲地坐在八角亭里，独自一人暗暗地欣赏眼前的美景。虽身处在四季如春的马来西亚，但这棵雨树却有了四季的特征。一月初的雨树还是光秃秃的，刚冒出几片嫩绿色的叶子，显得有点儿青涩；二月中到三月初的雨

树，绽开了粉红色的小花，花儿随风飘扬，别有一番春意；六七月的雨树，顶着茂盛的绿叶，显得生气蓬勃；天气开始转凉后，雨树也开始冒出些小黄花，随着风的经过，黄花在空中婀娜起舞，虽然短暂却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一丛丛的虎尾兰布满了整条人浩廊，这也成了许多小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有蜘蛛、红蚂蚁、青蛙、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昆虫……弦歌亭附近也种了不少树木，成了各种鸟儿的聚集地。仔细地聆听着各种鸟儿所发出的声音，编成了悦耳动听的交响曲。静坐在弦歌亭里总有些机会和鸟儿或者一些昆虫有着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不同品种的鸟儿不时会从你的身边飞过、一些颜色漂亮的小昆虫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周围，的确别有一番乐趣。

不知曾几何时，中化成了我欣赏和接触大自然的最佳地点。每逢周末或者假日，我都喜欢静坐在中化的某个角落独处，因为每一次的独处都会让我发掘不一样的惊喜、欣赏到平时所忽略的美景。中化不像其他校园，一草一木都经过规划，而让生物自然地生长与发展，这也让中化成了独一无二的校园。对我而言，中化除了是我培育我成长的校园，更是让我接近大自然的秘密花园。

创刊于1999年7月的《爝火》文学季刊，今年迈入第14个年头。《爝火》始终坚持“推动创作，培育新秀，立足本土，面向全球”的文艺使命。

《爝火》迄今屹立不倒，全赖文艺界同道、各校师生、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

我们希望征求更多的订阅者，让马华文艺爝火继续燃烧下去！

社长梁冠中 谨启

2013年1月22日

订阅者请将划线支票，写上
Semarak Publishing或《爝火》，

寄至：《爝火》文学季刊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爝火》文学季刊订阅表格

一年出版3期（3月号、6月号、9月号）每册订价RM6.00

本人/本校/本团体订购《爝火》文学季刊，兹附上支票，列号_____，志银RM_____由第_____期至_____订费共RM_____。

姓名：（中）_____
（英）_____

学校/团体：（中）_____
（英）_____

电话：_____

地址：_____



帷幕

· 黄佳伟

轻轻地……轻轻地掩上门……转下门把……按下锁……门关上了。

一声不响地关上了，同时，一场闭幕礼也展开了……一场为《人生》这出戏所特制的闭幕礼。一个老人，他的房间，以及他的记忆。

老人须眉已白，脸上布满与岁月激烈搏斗过的伤疤，这些痕迹不只在他的脸上，更多地展现在身体上。他步履维艰地将身躯从门边移到床上。伸手摸摸他的右膝，触感被剧烈的疼痛掩盖了，这伤痛不是他的敌人，而几乎变成了他的同伴。自十九岁起，老人便与它同生，而今天，他们也将共死。

他们成为伙伴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伤口的疼痛可以用来麻醉更为强烈的痛楚吧……尤其是心中的……

房间，从窗口看出去可以望见一片碧海。二十二年来，他一直都与这片风景朝夕相对。窗台下是一张书桌，老人又拖著残破不堪的身体，走到桌前。按照他的习惯，他会抬起右脚，只有左脚站立，因为他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炮弹击中的右膝已是不堪重负了。但此时，他却是力不从心。

老人随意伸出一张白纸，拿起笔，好像要写什么似的。没错，这样才符合他一代文学巨匠的身份。不过，用他最擅长的文字为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画下句点，又是多么的讽刺啊！

终于，他什么都没写，放下了笔，拿起猎枪。这柄猎枪在他手上，曾紧急避过无数豺狼虎豹，无论多凶恶的猛兽，老人从来没有畏惧过。这次，他再度举起猎枪，竟然感到无比的恐惧，因为这柄猎枪所瞄准的最后一只猎物，就是他本人，一只已届风烛残年的老狮子！

老人将猎枪上了膛，塞入了自己的嘴里。他大略地回味了自己六十二年的生命，似乎是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此时，他已将帷幕的拉绳，命运的计时器握在手中。但，他胆怯了。

老人笔下曾出现过的老渔夫，陡地降临在他身上，老人突然间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如他所愿地扣下了扳机……

咔嚓……轰……砰……隔天，本世纪最伟大作家海明威饮弹自尽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他的墓碑上刻著最后的幽默：恕我不起来啦！时间如常逝去，不为一代文豪的离去而停留一分一秒。

如今，太阳照常升起，丧钟却为谁而鸣？

·中国/萧村

一卷雄文耀青史

——拜读方北方先生的杰作《树大根深》

马来西亚的著名作家方北方先生，虽然驾鹤西归多年了，但他的文学成就将永耀海外华文文学青史，尤其是代表作之一长篇小说《树大根深》，堪称是海外华文文坛的瑰宝。他虽离开这纷纷扰扰的红尘了，然而他精心撰写的包括《树大根深》在内的杰作，将在文学百花园中长生不老。



他这部长篇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历史轨迹、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等，使人们记起在十二世纪初叶，珠江、闽水两岸和五岭南北的炎黄儿女，有如生命力异常顽强的蒲公英，乘着强劲的东北季候风，横渡浩渺的“七洲洋”，将一粒粒种子洒落于草昧未开的南洋群岛上，经受了酷暑烈日、暴风骤雨的袭击，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生生不息，成为各民族之林里的参天大树，并以其茁壮的根须、扶疏的枝叶和浓郁的绿荫，推动自己的休生养息之邦的繁荣昌盛。

在前仆后继战天斗地的拓荒者之中，就有华仁、牛伯、老宋等创业者的祖先们。

我侨居新加坡、马来西亚期间，无缘拜访方北方先生，但神交已久，对其敬佩景仰之情早就萌生于心间。拜读他一九八六年一月赠送的大作《树大根深》之后，钦羡心绪益加强烈。五羊城的米军兄、汕头市的韩萌大哥和北京的白塔女士诸位文友，都有同感也。

北方兄自谦不是历史学家，却胜似历史学家。《树大根深》这部雄文，向新、马和全世界广大读者，展示了一幅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它再现了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的血泪史、奋斗史和创业史，洋溢着作者爱国爱乡爱家的真挚炽烈的情感，显示了珍惜民族和谐与多元文化共存的思想家之高瞻远瞩，寄托着时代号手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与光明前景的信心。只有如此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才能达到如此的艺术高峰。

华家数代人的悲欢离合胜败兴衰，是时代的缩影、历史的典型。我在狮城“隆邦”的岁月，就遇到不少类似方北方先生所描叙的华裔家族；漂泊北马的峥嵘日子，我的邻居和学生家长，与《树大根深》主人公的遭遇何其相似啊！因此，我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之一员，不仅非常赞赏作者以史学家的高度责任感来构筑这部名著，而且东施效颦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椰子肥，豆蔻香》创作中，运用了有关的新、马史料，

并在今年（2012年）十月问世的新著《闽南一侨家》师法了《树大根深》的成功之道。

然而，《树大根深》又非编年史或断代史，而是海外华文文学百花园里独秀的“九月菊”。她是那样素雅圣洁，傲然屹立于浓重晨霜的深秋里，永葆其美妙的青春年华。北方兄的大作，为何蕴含如此丰富深厚，艺术上如此富有神韵魅力呢？我认为得力于作家善于把握“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也。

赤手空拳漂洋过海，在沉睡的处女地带拓荒垦芭，倾注了难以计数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务农、业商、从工……含辛茹苦，日以继夜，月积年累，终于谋得安家立业繁衍子孙的一席之地，由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观念飞跃，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样的时间、空间及人事沧桑等互动场景、情节，构筑了以华仁家为代表的历史和现实舞台——典型环境。当然，生活的长河不是仅有笔直的干流，常有派生的沟沟岔岔，淌着污泥浊水：山下奉文血淋淋屠刀下的“昭南乱世”；老牌殖民者草菅人命的“紧急条例”等险恶暗流，给华仁之类的家庭制造了深重灾难，扼杀了基本的生存权利。看似偶然的插曲，却是典型环境中某一阶段起支配作用的反面力量。作者以缜密的思维、犀利的目光，透视剖析马华社会的历史横断面，为主人公华仁及其家族提供有广阔活动天地的典型环境。这是《树大根深》成为一定时期的“历史教科书”的条件，也是马华文学无愧是“反映历史事实的一面镜子”的巩固基石。

“文学是人学”。一部长篇小说的关键之处，笔者认为是人物（尤其是主人公）是否具有典型性格。名作家方北方先生在这方面功力深厚，独具匠心，已达到炉火纯青的顶峰。《树大根深》虽描叙好几位华人漂泊马来半岛的拼搏、发迹和衰败以及其后代再度崛起的生命历程；但成为全书的核心、枢纽的还是橡胶种植园主华仁的奋斗史。这位南中国的年轻佃农，因“土匪横行、地方不靖”，“军阀大捉壮丁”，被迫赤手空拳跟随“水客”来到马来亚当割胶工人。

他忠厚老实、刻苦耐劳，省吃俭用，又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终于由一个每日只挣几分钱（叻币）的“估俚”（苦力），逐渐发展为拥有一千八百英亩橡胶园，并兼营外贸、百货业和海上运输的百万富翁。与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大“头家”一样，非常了解必须运用物质刺激手段，才能使“估俚”们勤出工、多出胶；但他也非“为富不仁”之辈。好友欧阳心说他“有好生之德”；他的确恪守“按良心做事”的准则。华仁大“头家”屡次周济昔日的割胶友人炳忠，以至于因旺好被害、李雄被捕而受政治牵连身陷囹圄呜呼哀哉，都凸现这位华人富商具有“仁义为本”的中华伦理道德素养。

在华仁过端午节同儿子华国强的对话中，谆谆教导后代，“能本着华人的传统精神要爱国，也要忠君”，并敞开心扉，抒说自己“晨昏无时不引颈回望故土，沉醉于荣归的美梦，以便祭祀公父，荣宗耀祖”等等，说明儒家思想是这位靠自力更生拼搏发家的种植园主的精神支柱，显现孔孟之道对海外炎黄后裔的深远的思想影响。同时，这种古老的传统文化的心理素质，也是华仁、华义老一辈与受新时代潮流洗礼的华国强一代产生言行相左之根

源。作家对主人公性格、心理的剖析确实是入木三分、富有典型意义。

北方兄的生花妙笔刻画下的华人大“头家”，又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如华仁主动去保良局为挚友金造时物色秀香为配偶，未成亲就去世；在“托孤”及情爱两股暖流的冲击中，他顶住流言蜚语中伤，与未亡人结合的举动，均反映出这位主人公与众不同的人品。再如华仁第二次受株连入狱，受三划“大狗”声色俱厉审问时，那呆滞的目光、木讷的神态、不想申辩的表情……直至“精神不支地倒下去”，更是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这位逆来顺受的“土财主”遭受致命迫害而身心崩溃的独特表现。就是“这个”、典型性格中的个性，使华仁成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为马华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位不朽的人物。

华义、牛伯、老宋、胡大利、总巡亚木的性格刻画，着墨虽然不多，却能抓住本质特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读者感受到这些经历、气质、秉性各异的人就在自己身旁。尤其是华国强——华裔新一代的形象，描绘得活灵活现。无论是他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思想言论、所作所为，还是二十八年之后重返出生地的观感、反思、抱负和悲喜交加的境遇，均具有典型性。数十年前，我任教北马兴中中学时，有不少学生和青年教师，像华国强那样热情洋溢、怀着美好冀望，毅然决然投奔父母之邦；然而，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其中有一些师生又怀着难以言表的复杂心绪，依依不舍地迈过罗湖桥，滞留于香港开始另一种方式的求生存谋发展的拼搏。我拜读《树大根深》的类似章节时，引起异乎寻常的共鸣。我赞叹北方兄长对历史的深透理解，对现实的精辟观察，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对芸芸众生的真挚之爱。没有这样的忠诚与果勇，就不能有如此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魅力，就不能有如此发人深悟的思想蕴含。

这部小说的素材取舍，布局谋篇，也充分体现作者的文学功底深厚、独具匠心。几十载的人生风雨，华家三代人的悲欢离合，故乡热土的历史回顾和海外拓荒创业的描叙，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幻莫测，新旧意识形态的摩擦碰撞等等，时空面向的跨度这样宏大，情节头绪这样纷纭复繁，作者却闲庭信步、从容不迫，以高超的写作技巧，将其浓缩在大约十七万个方块字之内，真令人折服啊！正如暨南大学潘亚暾先生说的《树大根深》是“很讲究小说的浓度密度和力度的”。这是北方兄对文学的无限钟情、善于博采众长、一生追求艺术真善美的硕果，永远值得我师法的。

记得一九八六年初春，接到他赠送的《树大根深》之后，立即在那个朔风呼啸、大雪飘洒的关东寒夜，一口气读完这部名著。我久久无法入眠。为他敢于正视现实社会，以锐不可当的气魄，突破题材“禁区”而拍手叫好，并企盼这卷雄文有朝一日能在神州大地出版发行，让广大的华夏读者能见识这颗马华文学的明珠。

如今欣悉《树大根深》不断再版，而且被译成多国文字，为世界文学爱好者捧读，并备受赞誉。作为挚友的我，异常喜悦；北方仁兄更可告慰于九泉之下也！

2012年12月15日于中国沈阳市

· 莫顺生

现当代诗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探讨

如何落实继承与发展策略方案

旧诗与新诗

这里所谓的旧诗，一般是指唐朝诗人所作的格律诗。唐人把当时所创的格律诗称为“近体诗”，以识别唐朝以前不讲究格律的“古体诗”。近体诗的格律，主要的有五个要素，即是“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韵有定位”及“律有定对”。这五项要素决定了近体诗的格式和格律，即谓五绝、七绝和五律、七律的平仄与用韵的安排。



近体诗借助汉字的单音和四声的特征，创造出美妙而富有情感的简洁美、对称美、均齐美、音乐美、节奏美，而从炼字、炼句、对偶工整、用典的艺术技巧，巧妙地融入诗中的情境，让读者能引发其形象思维去体会诗中的诗意和弦外之音。这些独特魅力，使近体诗至今传诵不衰，令人赏爱不止，创作不断。

1919年五四运动至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新诗成为汉诗主流，古典诗词也没有被打倒。有不少五四运动的新文学家如鲁迅和郁达夫等人都常用近体诗揭发时弊。

诗人闻一多是新诗创作的佼佼者，而后来却“勒马回头作旧诗”。诗人柳亚子在初期认为：“再过50年，是不见得有人作旧诗了。”然而，他所创立的南社却刊出不少近体格律的战斗诗篇。当代中国领导层如毛泽东、江泽民及温家宝都是诗才满腹、挥洒自如。尤其是毛泽东，不但在当代新旧诗人中独领风骚，就是历代诗词名家与之比肩也屈指可数。

近体诗的曲折发展过程

近百年来，近体诗是否彻底废除或固守，或继承创新的问题，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中。许多全国性诗歌创作交流、研讨会，在新诗鼎盛期，近体诗一直是被拒于门外。而不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著也把近体诗排斥在外。然而，近体诗并没有因此被消灭或废除，相反地，却如经历一个严寒的冬天，迂迴曲折地进入一个崭新的复兴繁荣期。

其实，在诗史的长河里，近体诗发轫于盛唐，历经宋词元曲的洗礼，依然没有被淘汰，甚至到了五四运动之后的新诗鼎盛时期，依然还有不少诗人继承近体诗的创作；而到了八十年代，中国诗社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出版古典诗词选集，不计其数。北京也有数家出版社，出版大型古典诗词选集；除了国内，也有不少海外，包括马来西亚诗词家的作品被编入选集里。世界汉诗总会的组织，其中较为活跃的“全球汉诗总会”约每两年皆举办汉诗大会，吸引了不少全球诗词家赴会，参与其盛。

在马来西亚，近体诗的创作也一样循着迂回曲折的路线发展。目前，虽然已有十多间诗社的其中八间是大马诗总会员，每月出版《天声月刊》，为会员提供近体诗词创作园地，但

却与大马作家协会完全没有任何的交流活动。全国性的报章副刊只提供新文学的作品，近体诗词几乎没有一席的余地。众多文艺刊物，除了《爝火》之外，也不刊登近体诗。

目前，有不少诗社出版定期诗刊为社员提供近体诗创作的园地，在推动近体诗创作交流方面肯定是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这种创作和交流只限于那些已懂得作近体诗的诗人，对近体诗创作的继承和普及，则需要为初学者，尤其是中学生，举办“近体诗入门”之类的课程。

现代近体诗创作的继承与发展

所谓近体诗创作的继承主要的是培养近体诗创作的人才。

要发展近体诗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则需要提升近体诗创作的艺术，如本届大会研讨的主题目标：达到将“尊古”和“不泥古”统一起来，不致于因“尊古”而复古；亦不应因“创新”而弃古。只有这样，才能让诗词在当代发扬光大，甚至成为未来主流。具体应该做到“三新”和“一忌”，即构思（包括立意）新，意境新，语词新；忌泥古。不过，这只是诗意内容方面的革新。要写一首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好诗，立意不但要高，要深，还须采用赋比兴的诗法来突出其意象；要练字练句，以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且诗言情，寄寓于情，这样才能引起读者去吟赏共鸣。

好诗必须工于炼字。炼字的过程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深入观察，依据立意的内容，进行斟字酌句，反复修改，以期找出最贴切生动的字来作诗。

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其中有一段叙说：“精益求精，不肯放松一字，循声而来，忽然得至隽之字，此时慢声细吟，拍案而起，其乐何如！……”

故要写好一首感人的近体诗，必须先有激情要抒发，方可遣词造句。而炼字则要选出最贴切，最平易浅显的，最精炼的，最含蓄婉转的，最能表情达意的，最能触动读者心弦的形象思维的字句来。

要炼字，必须靠丰富的词汇。欲拥有丰富的词汇，必须先“读破万卷书”，博闻强记，才能得心应手选出最贴切的文字来遣词造句作诗。

现代近体诗的继承问题

要使近体诗得以继承，就必须从教授诗词写作技巧开始。

要写一首合乎格律的近体诗，我们必须先要认识了解近体诗的结构组织、如十六种平仄格式、押韵、同时熟读韵谱，如何避犯孤平、三平调、三仄脚；有关律诗对仗要求，如何避犯失对、失粘、字词意义重复、雷同和合掌等等避忌。

一般上，前人学习写近体诗，是先要背熟各种平仄格式以及熟读《平水韵》韵谱；如作律诗，也须背诵对仗歌诀。故此，学习写近体诗比写古体诗或新诗复杂困难得多，因此，对近体诗有兴趣的初学者，往往因严格的要求及各种限制而半途而废，放弃学写近体诗了。

其实，学写近体诗并不是很艰难。其平仄格律的要求和避忌虽是严格，还是有简单易学的捷径可循；也就是说我们该朝着正确且有效的方法学习，在创作的技巧方面，可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在这方面，拙作《近体诗鉴赏与创作艺术》第七章已有详细的解释。

每句字序	1	②	3	④	5	⑥	7	句末
首句（平仄交错）	□	平	□	仄	□	平	仄	← 不入韵
第二句（平仄相反）	□	仄	□	平	□	仄	平	← 押韵
第三句（平仄相粘）	□	仄	□	平	□	仄	仄	← 不押韵
第四句（平仄交错）（如首句）	□	平	□	仄	□	平	平	← 押韵
依照一、三、五不论，韵口者可平可仄								
平起入韵：奇句末字用仄声，偶句用平声押韵。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由于一、三、五自

由用韵，可能因此会产生变格近体诗，包括犯三平调、三仄脚、孤平等禁忌。

如拗句因一、三、五字自由用韵而出现，则必须作出拗救。

七律的平仄格式

		字序	1 ② 3 ④ 5 ⑥ 7
七言律诗	七言绝句	首句	平 仄 平
		第二句	仄 平 仄
		第三句	仄 平 仄
		第四句	平 仄 平
	重复七绝	第五句	平 仄 平
		第六句	仄 平 仄
		第七句	仄 平 仄
		第八句	平 仄 平

1. 首句和第四句所谓“平仄交错”，即如第二字是“平”，第四字须用“仄”，而第六字须用“平”。
2. 第二句所谓“平仄相反”，即第二句第二字须用“仄”，第二句第四字须用“平”，第二句第六字须用“仄”。
3. 第三句所谓平仄相粘是与第二句的平仄相同。即“平”对“平”，“仄”对“仄”。
4. 第四句所谓“平仄交错”是重复首句平仄格式，即是平仄平。
5. 七言律诗的平仄格式是再重复七言绝句的平仄格式一次，即第五句的格式如第一句，第六句如第二句，第七句如第三句，第八句如第四句。

从上面简早单的分析，我们不须再背诵十六种平仄格式，而只须记住第二、四、六字的平仄规律即可。例如，如果首句第二字是“仄”，而依据“平仄交错”的原则，第四字必定是“平”，而第六字肯定是“仄”，即是首句的第二、四、六字的平仄格式是“仄、平、仄”了。故，只要我们知道首句第二字是平声或仄声，入韵或不入韵即可；如下面所排列七言律诗的仄起不入韵的平仄格式便被视为合乎格律了。

求正容变

“尊古”和“不泥古”就是“求正容变”。

例一：七律一首

一（平） 丨（仄）

	1	2	3	4	5	6	7
1		丨		—		丨	
2		—		丨		—	
3		—		丨		—	
4		丨		—		丨	
5		丨		—		丨	
6		—		丨		—	
7		—		丨		—	
8		丨		—		丨	

仄仄平平平仄仄　剑外忽传收蓟北，
平平仄仄仄平平　初闻涕泪满衣裳。
仄平平仄平平仄　却看妻子愁何在，
仄仄平平仄仄平　漫卷诗书喜欲狂。
仄仄仄平平仄仄　白日放歌须纵酒，
平平仄仄仄平平　青春作伴好还乡。
仄平平仄平平仄　即从巴峡穿巫峡，
仄仄平平仄仄平　便下襄阳向洛阳。

例二：五律一首

一（平） 丨（仄）

	1	2	3	4	5
1		丨		—	
2		—		丨	
3		—		丨	
4		丨		—	
5		丨		—	
6		—		丨	
7		—		丨	
8		丨		—	

仄仄平平仄（丙）　细草微风岸，
平平仄仄平（丁）　危樯独夜舟。
平平平仄仄（甲）　星垂平野阔，
仄仄仄平平（乙）　月涌大江流。
平仄平平仄（丙）　名岂文章著，
平平仄仄平（丁）　官应老病休。
平平平仄仄（甲）　飘飘何所似，
平仄仄平平（乙）　天地一沙鸥。

在近体诗的创作过程中，求正是要求作者依据近体诗的基本格律写作，即所谓每篇有定句，每句有定字，每字有定声，押韵有定位，律诗有定对。这包括避犯出韵、孤平和三平调，讲究对仗，力避失对和失粘，同时避免字义重复、雷同和合掌。

求正是近体诗创作的基本条件。依照“正体”创作固然好，但为了抒情达意，不以辞害意，“变格”是应该允许的。在《唐诗三百首》的绝句和律诗当中，有不少名篇是变格近体诗，如李商隐的《登乐原游》、崔颢的《黄鹤楼》、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月夜》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其中一些“容变”的例子。

在押韵方面，近体诗不必局限于用平水韵押韵。由于现代汉语语音与平水韵的平仄声韵，尤其是入声字，已产生很多的变化，同字异声已有不少的例子，故创作近体诗，在押韵方面，如中华诗词学会所提出：“倡今知古，双轨并行”的建议，可让初学者选择《平水韵》或《中华新韵：十四韵》押韵，诚为发展近体诗的一个新契机。这两种韵谱，拙作《近体诗鉴赏与创作艺术》皆在附录有韵谱提供采用。初学者亦可考虑用2005年出版的《中华实用诗韵·十四韵》押韵。先让初学者选择韵谱。如选择《中华新韵》，掌握后，才学习用《平水韵》韵谱创作。（注：关于“入声”字，在现代汉语语音方面，有些已变化为“平声”字，有些则归纳为“仄声”字。而在古典诗词方面，这些“入声”字则属“仄声”字。例如：“国”、“独”、“一”，在现代汉语是念平声，在“平水韵”则念仄声。见拙作《近体诗鉴赏与创作艺术》附录（四）页316-321）

此外，律诗讲究对仗，如能够做到“工对”故然最好，但在“容变”的原则下，适当的“宽对”也应该被允许的。

“求正”是近体诗创作的继承，而“容变”是近体诗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正如诗论家马凯先生所说：“不求正，格律诗就不复存在；不容变，格律诗就不能发展。”

求正容变不应只限近体诗的发展，而应该包括其他诗体并存，各展其长，互相交流学习，取长补短，使中华诗歌百花齐放。

故此，近体诗的求正容变，不但要包括律诗的对联、古体诗和杂言诗的求正容变，同时应与其他诗体，例如新诗、歌谣、歌曲、散文诗等相互促进，互相影响，把中华诗歌推向一个繁荣辉煌的新朝代。

近体诗创作的继承与发展策略

近体诗的继承、普及和发展有赖诗社的策划举办近体诗研讨会，由资深的诗家讲授“近体诗入门”的课程。这要有有效的教学法，即是通过诗歌的唱吟，引起学生的兴趣；要引导他们去分析鉴赏才可教导创作的技巧。

例如，教导学生“名句精华赏析技巧”，从“名句精华”的来源谈起，接着谈“名句精华”功能，最后过朗诵吟唱讲授“名句精华”的鉴赏技巧。通过“名句精华”有趣的教学法，可提高学生对华文（尤其是古典文学）学习的兴趣。从中抛开学习华文课枯燥的感觉，进而感受学习华文的无穷乐趣。

深化“名句精华”的学习，将能提高对华文古典诗词（包括对联）的赏析与创作技巧。从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使华文古典诗词和对联继续流传，永远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当学生掌握“名句精华”的赏析技巧后，便可引导学生用简易而不须背诵平仄格式，去学近体诗。

初学近体诗，可先从五言或七言古诗入手，然后依序地做到：

1. 诗有定句 2. 句有定字 3. 韵有定位	五言古风 七言古风
4. 字有定声	近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
5. 律有定对	近体格律诗
6. 琢字炼意	言简意赅、以情入诗
7. 寓意寄情	比兴寓境融情

兹作《格律诗古风歌诀》一首如下，以助初学者作近体诗时作为基本格律的速记。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避犯三平调，句句有连平。
偶句无出韵，平仄交错填。
对偶须工整，两联必相粘。

平仄格律虽是诗歌形式，却把近体诗美妙无穷的独特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是五绝或七绝、五律或七律，经过平仄格律押韵对偶的塑造，都会让人感受到其均齐美、节奏美、音乐美、对称美、简炼美等等，吟诵时可谓美不胜收。

此外，一首近体诗只用二十字到最多五十六字，经过炼字、炼句、炼意，而以最精简的语言文字来表达多姿多彩的情境及丰富的诗情，乃至学会说话的孩童，虽不解其意义，也可以按照其韵律天赋和节奏感去欣然背诵。

因此，要作一首情感丰富，音律优美的近体诗，除了符合格律，必须懂得如何用字练意，使诗中的涵意呈现丰富形象的思维、含蓄委婉、意境深远、寓意寄怀、抒情感人。通过这种创作近体诗的艺术，将使近体诗继续流传于诗史长河中，永远成为雅俗共赏及诗人喜爱创作的诗歌。

结语

近体诗的继承、普及和发展有赖诗社的策划举办近体诗研讨会，由资深的诗家讲授“近体诗入门”的课程。以培养他们作近体诗的人才。

“求正”是近体诗创作的继承，而“容变”是近体诗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正如马凯先生所说：“不求正，格律诗就不复存在；不容变，格律诗就不能发展。”

在押韵方面，近体诗不必局限于用平水韵押韵。由于现代汉语语音与平水韵的平仄声韵，尤其是入声字，已产生很多的变化，同字异声已有不少的例子，故创作近体诗，在押韵方面，如中华诗词学会所提出：“倡今知古，双轨并行”的建议，可让初学者选择《平水韵》或《中华新韵：十四韵》或《中华实用诗韵·十四韵》押韵，诚为发展近体诗的一个新契机。

此外，律诗讲究对仗，如能够做到“工对”故然最好，但在“容变”的原则下，适当的“宽对”也应该被允许的。

“求正”只是近体诗格式上的继承，要普及和发展，必须在内容改革方面与时并进。故近体诗必须炼字炼意，使诗情通过形象思维，以赋、比、兴的手法反映新时代的新生活和事物，用寓意寄情表达作者的感情和诗意。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情真、意新、格高、味厚的理想诗境。在这一方面，拙作《近体诗鉴赏与创作艺术》的第八章有详细论述。

求正容变不应只限近体诗的发展，而应该包括其他诗体并存，各展其长，互相交流学习，取长补短，使中华诗歌百花齐放。

故此，近体诗的求正容变，不但要包括律诗的对联、古体诗和杂言诗的求正容变，同时应与其他诗体，例如新诗、歌谣、歌曲、散文诗等相互促进，互相影响，把中华诗歌推向一个繁荣辉煌的新朝代。

（文本过长，略有删节）



·张雅博

诗国徜徉，宦海浮沉
——杰伦文作略论

杰伦原名廖金华，因喜爱、崇拜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而取笔名“杰伦”，大马公民，原籍广东罗定人。著有多部散文集、诗集、小说集。

“杰伦的《阿金的童年》和《湖山梦影》，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纪实性极强的自传”，前者“以童年的视觉，烛照日英帝国的狰狞面目”。在《阿金的童年》中，杰伦采用回忆的方式如老者说书般将一个贫穷的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娓娓道来，尽管全篇使用不加渲染烘托的白描文字，语言朴素无华，但文章极具故事性，拥有令人往下追索求解的吸引力。

当年不到四岁的阿金亲眼见证了好朋友的父亲被日军捉走在也没能够回来。而他自己曾被罚晒太阳，甚至还被日文老师扔进废矿湖，美其名曰“要他锻炼身体，培养尚武精神”。父母为了阿金的安全，带着他穿越莽莽林海，抹黑逃亡，历尽艰辛才到达拉务新芭地避难。他们在那里耕种过活，阿金还有机会学珠算，读《三字经》与《千字文》。童年本该是幸福而快乐的，但是阿金的童年却是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日本投降后不久，当年不战而退的英军，再次回到半岛上耀武扬威。阿金的父母依旧以割胶为生，阿金因家中贫苦，很长时间没去上学，帮助家里做些力所能及之事。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的尊严受到践踏。1948年，英殖民地政府当局实行紧急法令，所有乡间居民都被迫迁入高高地围着铁蒺藜的“新村”，早晚出入都得接受搜身检查，情同服刑囚犯，还无尊严可言。而阿金一是身份证遗失让他饱受欺凌，终于下定决心进城读书，改变自己、家人还有更多穷苦人的命运。

最简单的文字、最平实的话语，写出阿金悲惨的童年经历。正如阿金在作文结尾写的一首小诗：

小小松树未出栏，
枝枝叶叶耐寒霜。

阿金的童年满是苦难，而一个卑微的村童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他的生命缘何那般顽强？“也许‘童年’文本‘文学味’淡些，但‘文献味’却浓重的很，它是研究40年代至60年代马来西亚历史，必不可或缺的‘野史’。为他独具一般文学读物难以企及的‘信史’价值。”笔者有幸在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会议上见到廖金华先生，在与他攀谈的过程中，他证实了众多学者的说法：《童年·梦影》是一部自传小说，阿金的经历正式杰伦自己的经历。

也许是因为经历过满是磨难的童年，才会有后面的故事，杰伦在宦海沉浮中坚守内心的执着于最初的承诺。

《湖山梦影》以第三人称的手法继续青年时代读书、工作和从政的生活经历，可以说是《阿金的童年》的续篇，也是作者本人青年时代的写照。时代背景是从马来西亚联合邦独立建国、星马合并直到1969年大选、5·13事件爆发。

《湖山梦影》的独特之处在于以日记的形式进行叙述，不但增强了纪实性，同时是我们更多的了解到他所持的文学态度及其理论来源。“进一步去了解文学艺术的审美标准和其价值观，因此就自问：作品为谁而写，写了有何社会意义……诗歌在内容上要抒发真实情感，反映社会现实，在形式上要有明朗，刚建的风格……我们也认为诗之为诗，必须要有规格和音乐性，不宜太过自由化，在写诗的表现技巧，必须艺术化，比如，一首新诗的完成，必须在练字、炼句以及练意的三方面下工夫，以追寻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作为诗坛上‘怪物’的现代诗，用字奇怪，立意荒谬，形式绝对自由——有一个图案即是一首诗。”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所赞赏‘追求的文学理念与写作方法：用最简单的文字、最平实的语言书法最真挚的情感；是个的形式则要求明朗、刚健有力；同时追求诗歌的音乐美和艺术完整性。

诗是人类心灵的音乐，是语言表现的情感的绘画。一个声音，一种神秘，一首诗歌中又蕴集着怎样的情愫。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好，象征主义方式的使用也罢，杰伦在其诗集《寂寞月牙池》中写作的78首诗歌，每一首都因真挚而感动了读者也感动了自己。

杰伦的童年时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因而他对人生对生活有着更加敏锐的洞察力和感知力，他的诗歌总能在平铺直叙中掀起情感的阵阵涟漪；青年时代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半工半读，个中辛酸怕无人能解，而艰难的经历与酸楚体验最近积淀为笔下一首首感情真挚的诗歌；肄业从政，只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作为反对党的议员在宦海沉浮，明了太多政界的黑暗与肮脏，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则是关心民众、针砭时弊；从小教育背景复杂，华语是其母语，马来语是其国语，同时还即可受过西方教育理念，因此他的诗歌中很多文化寻根诗，又有明确的马来民族归属感。从小在低气压环境下长大，受更多文化熏陶的杰伦，他的诗歌内容丰富，情感真挚而深厚。

细读《寂寞月牙池》不难发现，就诗歌内容而言，以社会政治和人文抒情诗为主。而人文抒情诗中有包括文化寻根诗‘亲情诗、怀旧诗、友情诗等。

一、政治抒情诗

在《寂寞月牙池》这一诗集的78首诗歌中有《警钟》、《鸦叫蚊叫》、《问牢》等十多首社会政治诗。诗人写诗与其成长背景及生活经历相关。杰伦在马国政坛纵横三十年之久，当选过三届州立法议员及三届国会议员。作为反对党的一员，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监督当局、批判政府。身处政治时局之中；他对民众的关心极为恳切，对当局政府的腐败、不公表示极度愤慨。《姑里的挑战》（姑里是东古拉沙里的昵称，他曾担任过大马的财政部长。04年挑战现任巫统主席败北）写出他沸腾的理想中蕴含的积极进取的力量：

是英雄难逃迟暮了
螳臂不能挡车
真要背水一战
却是情势逼人
有人自作聪明
指指点点
话长说短
不管英雄悲剧
或是悲剧英雄
在挑战不可挑战的
现实里
失败绝不可耻

明明知道自己英雄已近迟暮，明明了解螳臂难以挡车，但是作为国会议员，他以改变人民的疾苦为己任，为人民发声，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利，不管身边人善意或者嘲讽的“指指点点”，他决意“挑战不可挑战”的。如若没

有为民众利益、民众生存权利奋斗的信念怎来如此大的勇气？如若没有从始至终的政治理念的支撑，怎能写出虽败却荣的豪情？

二、人文抒情诗

"在抒情的世界里，个人的感受是无可指责的，诗人个人体验带的情感内容，在真实是的意义上具有普遍性。"如果说杰伦的政治诗是对政治、对当局的"笔伐"，他的抒情诗则使用平时的语言娓娓道来自然朴素又真切的情感。

1、文化寻根诗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民族情感与文化的声音……语言表达就是文化认同，它时刻复活着民族精神的内在生命，使个体表达着成为文化群体与传统的一部分"语言尽管是不透明的，但是在其冷寂的符号中蕴集着丰富的民族个性化的情感与文化积淀。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要接受其蕴含的文化内容，同时也决定了对产生这一语言的文化的认同与亲近。华语是包括杰伦在内的很多华人的母语，他们使用华语、对中国、对华文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寂寞月牙池》这本诗集中，杰伦写作了《河与曲寺与诗》、《迟到周庄》等6首文化寻根诗。"双桥轻跨/流水晃动/柳条依依/船儿缓缓向前移/呵，这就是——诗画梦乡里出现的/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匆匆的/我来/复匆匆离去/并不想带走一丝/土墙裂开的笑意/酥蹄诱人的甜腻/千年修成的古朴呵/一定要留住——轻跨的/依依的/摇摆的/情和意……文明现实/像一头怪兽/张开大口/步步逼近/我迟到了一百年/且盼余下的一抹风采/长伴——东方威尼斯的美名/一年四季/那样的/轻跨/晃动/摇摆/依依"。

轻跨、晃动、摇摆、依依，是木舟上周庄随波起伏的景致，也是作者对周庄、对中国看似遥远却时时浮现心底的情致，轻轻的、忽近忽远看似飘渺，却又割舍不掉，时时隐现。而在《寂寞月牙池》这首诗歌中，他"朝夕走过月牙池/白天她倒卧树荫下/在凝望高丽云端的独秀峰……我了解她内心的寂寞/其实妒忌夜空的明月呵/我也不曾像独秀峰么/舍近/求远/当我年轻的时候"以月牙池自喻，清冷、孤寂，还有几对人生的喟叹。

2、亲情诗

爱情、亲情、友情是所有诗人难以跳出的情感源泉。如果说爱情可以轰轰烈烈、甜如蜜、苦断肠，亲情则如流深的净水，平淡中含满真挚与感动。《母亲·芒果树》这首诗歌写了母亲与小屋前芒果树的故事："妈妈在了一棵树/那是一颗芒果树/枝叶繁茂/花开满树/只结几粒果/但妈妈留给儿子/总是最大的一颗……拿刀锯的人来了/妈妈眼眶发红/她以泪水送走了芒果树/那无情的刀痕呵/永留在心上/为生活奔忙/我经常往外跑/没时间理会妈妈的心事/不就妈妈也离开了人世……其实他们都没错/错在人薄情/容不下：果树的天性/妈妈的真心"。

母亲栽种芒果树，总是将最大一颗芒果留给儿子，可是因为芒果树越长越大，给邻人带来许多麻烦而被砍掉。可是邻人砍掉的不光光是一棵树，那棵树上寄托了母亲对儿子的爱还有一位老人的孤独。有树，妈妈就有了寄托思念的地方，有树，妈妈的感情就有了寄托。杰伦说："自己年老了，才知道那棵树那母亲的意义所在，他对儿女的思念、对儿女深深的爱都寄托在芒果树上。"只可惜，人情太薄，容不下一棵树，容不下一位母亲的深深思念。而儿女在明了母亲的心思之后却未免有些晚，子欲孝而亲不在的痛楚又有几人能真正的懂得。

3、友情诗等

除了上述提到的政治抒情诗及文化寻根

诗、亲情诗外，《寂寞月牙池》中还包括友情诗、风景诗等。《贺你重获自由》《给钟祺》等写出作者与友人的深厚情感。而《思思》这首写自家小狗的诗，以白描得手法写出作者对它的疼爱："你的名字叫思思，美得像一首小诗，你吃得好让我们高兴，你病了令我们操心。"也许是上了年纪，想母亲在中芒果树寄托思念一样，作者对小狗也给予不一样的情感；也许历经沧桑后感到人太过复杂，而小狗反而单纯、简单得多；宦海沉浮几十年，或者作者真的想清静、简单的生活，没有勾心斗角，只有彼此忠贞。

马华诗歌从战前的筚路蓝缕到四十年代确立"马华文艺独特性"再到五六十年代争取自主独立直至现在，逐渐建立起浓厚的人文精神并逐步走向成熟。马华诗人在这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归属感的同时，重视周遭社会环境，在多元民族的社会中，将诗的触角伸得更广更深，是个在艺术特色上也表现得更为丰富、成熟。杰伦秉承马华诗歌创作传统，运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简洁、明了的抒发个人情感且不失诗歌的音乐美。

一、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并存的美学原则的运用

杰伦诗歌源于生活，无论是针砭时弊的政治抒情诗还是抒发个人情感的寻根诗、亲情诗，无不根据现实进行创作，简洁、直接的抒发情感。如《思思》，运用白描的文字，写出对自家小狗的疼爱。又如《警钟》，根据当时发生的老师坠楼事件心生感慨并诉诸笔端，进而提到华校、华教的经费问题。在杰伦的诗学理念中，他认为"真"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论是作家还是作品……若是不真，何来'善'与'美'的境界呢？"追求"真"的创作理念的杰伦，在写诗歌时，往往依据刚刚发生的事情有感而发，直抒胸臆。《踏歌舞》∈描写的是杨一弈女士宴请来自世界各地诗人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的欢乐场景"步伐简单，节奏明快，大家忘我地跳……跳出生活的欢乐，心中的热诚，生命的热爱"。没有矫揉造作、敷衍修饰，简洁的文字，真挚的情感，足以感人。诗歌能够感动人，不正是其魅力所在？

杰伦的创作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运用象征等手法，使诗歌在直接抒情中不失音乐美与绘画美，保证了诗歌的艺术完整性。《寂寞月牙池》中冷的不只是寒夜，寂寞的也不只是月牙，月牙齿这一象征形象与作者内在生命体验契合得完美无缺，诗人心里折射出寒意冷冻了月牙池："那个初冬的午夜，月牙齿的寒冷，袭得我心头一直打颤，我了解她内心的寂寞"。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使其诗歌明了却含蓄，含蓄而不晦涩，直抒胸臆的同时丰富诗歌的内涵。

二、人品与诗品合一的追求

诗歌生活在每个人的心里，终日钻营被利欲熏心的人淹没了心中诗的土壤看不到心灵的疆界。吴岸曾经强调说"自我、谦卑、真挚与美是诗的生命"，杰伦追求的艺术境界同样是真善美的合一。在某种意义上，诗人人格的独立性和真挚是艺术永恒性的主要构成要素。

在与杰伦先生的对话中，他多次提到："我不会出卖自己，不会出卖朋友，不会出卖民族。要用良心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做人如此，写诗亦如此。他的政治诗写出对马华民族的期待——民主、自由、和平。政治诗很难驾驭，杰伦身处"政海"，诗歌描摹的是自己熟悉的题材，表的的是内心最真挚的情感。毫无畏惧地揭露当权者的不公政策与黑暗统治，更直言"公平、透明、人权、民主统统患了严重感冒"；他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抱负和品格坚守："句号象征：权利、欲望

和幻想的崩解郁破灭”，“哪管多数的沉默，就当作前进的阻力吧……不管回报以欢呼掌声或是致命的重击”。更为难得的是，在从政的三十余载中经历过重重辛酸与磨难，而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承诺，他说他坚信：民主、自由、平等会为人民所拥有，华教终会迎来春天！

正如清代学者刘熙在《艺概》中所言：“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惟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讥焉”。惟者，诚也。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如是评价一位诗人：“形式上的简朴，内心的纯真，好像是一种天性、最根本的事务”。而杰伦从正直、真诚的品行出发，运用最简洁的语言抒发最诚挚的情感，没有矫揉造作，一切自然的美丽。

三、明朗、简洁但又深情、沉郁的艺术风格追求

杰伦将他的情感寄寓在鲜活的形象中，在一切可以切实感受到的物象中，在形象中保持着诗意。诗句的组合是自然的，语言不露雕琢之痕，意境则是浑然天成。他在现实中抒发理想，在理想的国度思考现实。

他的大部分诗歌明朗、健康，快乐就要“爽爽落落”，即使不会跳舞也要跳出“生活的快乐、心中的热诚”；而抨击当局的不力统治同样利落、大快人心：“政治小孩当了首领，也像麻雀变老鹰，从此滔滔江河，不再仰视山峰……也像某政党的领袖，安坐在官阶低者的后头，面上也能展开灿烂的花朵”。他诗集中的部分抒情诗却略显婉约、沉郁，最突出的便是《寂寞月牙池》。含月下寂寞的月牙齿凝望孤立的山峰，满怀心事的愁容、难以语人的惆怅，化成一股股寒气。“我了解她内心的寂寞”，因为曾经也舍近求远。作者朝夕走过月牙池，想起曾经的恋人、想起过往的生活，时间积淀下的往往是最不容易忘记的情怀，诗歌中回忆的情感往往像一汪平静却流深的水。英国诗人曾说：“诗是强烈情感的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失，就有一种与世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使人有很多孤独的理由，每一种孤独都能注入诗歌，唤起共鸣。明朗、健康是其艺术风格的主调，时而又显现出忧郁、深情，这与作家的生活经历与坚持的创作理念相关，而丰富的艺术风格的展现是其诗歌成熟的又一表现。

小结：

读诗，需读人。杰伦的童年经历过无数的磨难。从小在低气压环境下长大，对民主、自由、公平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期待。青年肄业从政，宦海沉浮，为了时间政治理想、坚守承诺将最美好的年华献给政治，可望实现真正的民主、期待华教看到光明。一生的辛酸与艰难写进诗歌，内容丰富、情感质朴。无论是政治抒情诗还是人文抒情诗，字里行间充溢着真诚。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却克服浅陋直白的短处与象征主义的方法结合，诗歌艺术完整性凸显。人品与诗品的合一，成就其所追求的是真、善、美的最高境界。而明朗、健康与沉郁、深情的艺术风格的结合无疑使其诗歌进一步走向成熟。诚然，杰伦诗作中也有些许不足之处，但诗歌是一个抒情的国度，如果能将强烈的感情自然流露并且感动读者、感动自己，就是成功，而杰伦，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他用最简洁的语言清晰地抒发了最丰厚的情感。

（文本过长，略有删节）

·辛金順

地景的再现

——论吴岸诗中砂劳越的地志书写

人、历史与地方的属性认同

吴岸（1937－）生于东马砂拉越古晋，以“拉让江诗人”称誉马华诗坛。在他已出版的九本诗集 中，倾注了一个写实诗人对现实生活的专注、热爱，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关怀与思考。一如甄供在评价他的诗时所指出的，吴岸的诗“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爱祖国、爱人民的意识始终贯穿诗人所有的诗作。”因此，从其语言直朴、平实、明朗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其笔下的许多诗，相当深刻的捕捉了现实人生与民族的精神，而展现出其对时代与国家的一心关怀。故他曾强调，诗人要走入生活之中，才能拓展诗歌的深度与广度，亦才能跟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相接近。基于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可以窥见，吴岸处在其时代与生活空间，所欲呈现的是一种实践的精神。就如索雅（E.Soja）所提出三种看待地方与生活实践的方式，以三元辨证，截断耽溺于客观描绘现象，以及主观想像的空间，而强调人需进入生活空间之中以实践生活的真谛。换句话说，把生命放在生活的世界上，才能在移动中实现着现实生活的真正体验 。而吴岸的诗歌创作，无疑正是建基在这样的一个理念基础上，以开拓和创作出他的生命厚度与广度。

因此，土地与生活，是吴岸诗歌中的重要关注点。它不但展现了其诗歌的感觉结构，而且更呈现了一个地方感知性（perception）与生命空间的向度。故在他的不少诗里，我们可追踪他涉身其中的创作意向。如〈椰颂〉一诗，诗人即通过椰树根植本土，挺拔向上的存在姿态，陈述了人与土地、生活与现实的主体意识表现。所以不论凄风苦雨，它不叹息与哭泣，并且坚持顶天立地的向上意志；另一方面，根却依旧：“深植在悲哀的泥土里／默默的／把大地的眼泪／酿成琼浆玉液”。在此，诗言主体透过了椰树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根源，传递了生活空间中，人对现实土地的依附与属性认同。

这样的一种诗歌意识陈述，在吴岸的另一首诗〈达班树礼赞〉中，有了一个更完整的表现与演绎。“达班树”（Ta-pang），一种生于婆罗洲的坚实树木，在诗中被赋以“巨人”般的形象，晨昏屹立于山顶之上，即使最后被烧芭的野火烧成一片焦黑，仍在滚滚浓烟中巍然不动。及至最后，“巨人”终于倒下，“消失在黎明前最深邃的黑暗中”，但在诗人的意识认知里，它却已化为沃土，“滋养着漫山的稻秧”，这使得达班树的形象更为崇高，“像一个金色的巨人”，在诗人的心中永远屹立不倒。是以，“达班树”此一符码，在诗中，一方面隐喻着现实生活空间中的斗士形象，另一方面，却表现着对砂劳越本土的属性认同——死后，仍要在

自己的土地上，化为沃土，滋养稻秧。

类此爱土、爱乡、爱国的诗篇，在吴岸的诗集中俯拾皆是。从他的第一本诗集《盾上的诗篇》，就明显的突出了诗人爱国意识的表现。他与中国南来的祖／父辈不同，乡土的观念与认知也不同。他意识到，只有自己生长的土地，才被亲切的称为故乡，也才可被称为祖国。故他在〈祖国〉一诗里做了明确的认定：

> 你的祖国曾是我梦里的天堂
> 你一次又一次要我记住
> 那里的泥土埋着祖宗的枯骨
> 我永远记得——可是母亲，再见了
>
> 我的祖国也在向我呼唤
> 她在我脚下，不在彼岸
> 这椰雨蕉风的炎热土地呵
> 这狂涛冲击着的阴暗的海岛呵
>
> 我是个身心强健的青年
> 准备为我的祖国献身
> 祖宗的骨埋在他们的乡土里
> 我的骨要埋在我的乡土里

祖国所在的，是诗人寓居与生活实践的空间，或位居与给出生活经验的地方（in place）——“椰雨蕉风的炎热土地”、“狂涛冲击的阴暗海岛”。这样的空间属性认同，凸显了吴岸与上一辈在土地与国家认同意识上的一个差异性。中国不是他梦里的天堂，他脚踏的土地，婆罗洲的砂劳越才是与他密切的关系。是以，空间认同的转换，必也形成了关照场域（field of care）的不同。而“蕉风椰雨”的地景，无疑产生了家园感觉的创造，也让诗人心怀情感依附与地方的认同与来自中国的上一辈不一样。

因此，吴岸念兹在兹的是自己的家乡，那斜斜挂在赤道线上，美丽如盾的山河大地——砂劳越。而他在另一首早期的诗中〈盾上的诗篇〉，就曾放声歌颂过自己的家园。在此砂劳越被譬喻为盾，一个充满着原始，却坚实的空间意象，而诗人位居其中，企图以诗将那土地所体会的生命经验，展现为壮丽的诗篇。因此，不论是拉让江的激流、克朗河的水湄，山猪、野鹿乱窜的丛林，猴子和巨蟒藏身的深山，民都鲁小镇的变迁、伊班人的竹楼长屋等等，落入吴岸的笔下，都成了地志学上的符码与标志，标示着诗人与他所存在的地方之紧密关系。就如北爱尔兰诗人薛摩思．黑尼（Seamus Heaney）所说的：“要了解你是谁，你必须知道你来自一个地方，你必须有归属感。”沙劳越是吴岸的归属，有他的地域情感与认同，有着他存在经验与生命的体认，故从其视域所展示的空间，都成了诗中特殊的风土景观与历史人情，从某方面而言，也可以说，他赋给了这些地方书写的意义，以及创造了乡土的图景。这些图景，无疑已成了他诗中常常吟诵的永恒主题。

此外，吴岸的诗中也叩问了历史的深度。他试图通过诗去追踪与再现一个地方的历史感（Sense of History），凝聚集体的共同意识。故历史的被召唤，成了诗人对本土或地方记忆的一种敞开方式。如查理斯沃斯（Andrew Charlesworth）对纳粹集中营，波兰的奥斯威辛（Auschwitz）做为一个历史记忆地方所提出的认知：是逼使人们对战争与法西斯主义侵略的一种警惕，对犹太人惨遭杀害与灭族的一种反省。而吴岸诗中对石龙门（Bau）历史的追溯，实际上亦有类似的企图：

> 那是很久以前／在你的土地上／饥饿的人们／为了得到面包／像火山／像洪

水／像猛兽／咆哮起来／疯狂地咆哮起来！／于是，在你的土地上／也开始了残忍的屠杀…／如今，在我的皮箱底层／藏着几根化石似的黄色的骨头／那是从你英雄的山洞里拿来的（〈石龙门〉）

石龙门，马来语称为Bau，属古晋省，是华人最早迁移到砂劳越州的一个小镇。也是最早开采金矿之地。1857年，当地华工受不了英国土王詹姆士．布鲁克（James Brooke）的殖民与压迫，揭竿起义，最后失败，以致许多华工与家属被残酷戮杀，死者千余人，尸横遍野，无人掩埋。金山顶遂成了废墟，碧湖亦掀起红涛。而百年之后，诗人在此徘徊，在朽折的旗杆与残破的庙社间，想像着百年前的历史事故，想像着华工被斗到最后，被赶进山洞而活活烧死。这些起义者，被视为反抗殖民者的英雄，他们“黄色的骨头”，不只隐喻着采金者的身份，更象征着抵御殖民霸权的崇高形象。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追述中，诗人提醒大众对侵略人民与夺取土地财富的怪物+殖民者，要时时警觉其幽灵的再现：“那大腹便便的可怕的怪物／昨夜已来到你的身旁？／把那没有踪迹和影子的／吸血的器具／安置在你那苍白的肉体上…”所以历史用以鉴今，同时也被用来凝聚与抵抗殖民强权的力量。因此诗人在石龙门所召唤的历史记忆，明显的渗入了自我主体的辨知，以寻求共同意识，抵御当时英国殖民霸权的统治与压迫。

而吴岸曾经为砂劳越的独立奉献了他的青春岁月，并且在1966年的一次大逮捕中，在狱中失去了十年的自由。故他对殖民者的抗争，是有其行动的实践能力。所以在他视为祖国与母土的砂劳越，夜夜成为他梦想解放的地方，即使他身在牢狱，其念兹在兹的，也是母土乡园的动态：

十年无音讯／万里江山／夜夜入梦来／梦回／灯残／墙高／门深锁我不眠／夜亦不眠／听墙外风雨／有万马奔腾（〈静夜〉）

因此，从吴岸的这些作品里，可以窥见他诗中所书写的“地方”（place），是具有一分关怀与爱的炽烈情感，那是一种价值、归属与自我身份认同的投射。他脚踏的土地承载着他的生命史，故来自其记忆与历史的书写，不只是钩勒出了地方的风土民情，实际上也抒发了诗人主体的意志情感、关爱和属性的认同。

景观、记忆、与空间经验

此外，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地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一种存在空间，更是生命经验的存在之所。尤其是对自己的在生／身地，或童年历验过的记忆空间，更是存有的生命意义价植所在。这些“地方”的书写，固然可谓为一种记忆空间的建构符号，然而它的被编制、再现，无疑也具有诗人／创作者对空间情感意向上的认知。故在空间记忆的书写之际，诗中往往可以窥见“我”的身影穿梭其间，而在书写的空间中呈现着“自我感”与“认同感”的主体意向性来。就某方面而言，此类的地志书写，同样具有召唤的作用，即对过去的时间，景物，居所的描绘，传递了诗人召唤在地读者的生命与空间之共同体验，不论从视觉意象、声音、气味和氛围的营造，以塑造一个感觉结构，进而达至共感共知的共体意识。

吴岸近些年来，大量的通过诗作去对家乡进行记忆拼图式的书写，结集在《美哉古晋》的诗集内的四十三首诗，尽是其家乡古晋的景观，而诗人却以回顾的姿

态，探访了家乡的身世、童年的旧迹、历史的遗址、街巷的古厝、河边的渡头、庙会的戏台、老店的铺记和殖民者的碑文等等，在此，我们可以看见诗人循着时间与记忆，不断移动着他的视域，以摄影的方式，将古晋家园，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扫描。而诗的回荡，在古晋的空间里，荡漾着诗人主体的记忆、想像与梦想，并在那些街巷之间，呈现出了其生命史的踪迹来。

如在〈美哉古晋〉一诗，诗人表面叩问的是古晋的命名与身世，实际上却是对自己身世渊源的一个追索。诗中赞美“古晋”之名的典雅，然而命名者是谁呢？“都说他们目不识丁／当年漂洋过海／落脚在这荒蛮的异域／我却确信有位儒者／长衫布衣，翩翩／桅杆下迎风而立／沉甸甸满舱过番细软中／唯独他行囊里／轻轻一支狼毫／小小五百斤油／山重水复后／乍见别有天地／渔舍疏疏落落／陵丘榛榛莽莽／正疑此地何处／却听得汩汩江声中／马来船夫的一声呼唤－－／KU－－CH-ING!”想像的儒者，在抵陆后，处于百虫的交响里，挑灯磨砚，最后“混和着千年的墨香／便一笔／挥就了／这恒古的／美名……”这样的想像与编码，是以诗人所处的存在位置来进行创作，从儒者对古晋的命／译名，显现了古晋并非俚俗之地，甚至具有文化的气象。而儒者与诗人，在这人文化成的空间，亦有着传承与赓续的形象与使命，故诗中的最后一段：“你翩翩然桅杆下迎风而立的／不知名的／长衫布人…”让先辈儒者与后世诗人，有着身影重叠的意味，由此也让诗，在古晋空间回荡着存在的意义。

而记忆的追索，往往展现着现在与过去时空交错的现象，如班雅明所提出的说法，是一种“辩证图象”（dialectical Image）式的拉扯，即主体在追怀过去时，并非胶固于当时的时空经验，实际上，当下的观点亦被投射于其中，以致于形成了彼此之间氛围的拉扯，而成了另一种再现与重构。吴岸的〈记忆〉一诗，通过现今的存在位置，沉思着先辈那些无名者，于草莽初开，毕路褴褛的艰辛时期，如何在古晋开拓出一片天地。因此不论是第一个伐木者、探险者、摇船者还是飘泊者，他们付出了一生的贡献，无怨无悔，然而在史册上，却不存在着这些拓荒者的身影，是以“记忆”在此成了一种追怀，在时间的皱摺间，召唤出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无名氏”们，以片断，或不连续性的时间意识，去辨证古今的历史场景。是以，在此诗的最后一段，诗人提出“你走在大路上／你想起了什么？”的叩问，连接着先辈的追忆，无疑有着空间历史意识的一份追寻，以及存在本身的辨思。

而吴岸生于古晋的甘密街上，他记忆中对童年时期居家的街景是：“街道的对面是菜市场，用婆罗洲特产的盐木屋瓦盖的长形市场，遮住了我幼小眼睛的视线，看不见屋子那一边的景色，只看见远远的天空上，有几只老鹰在盘旋翱翔。”回忆的画面，呈现了主体情感的投射，如鹰盘旋，俯视着古晋的图景。故诗中许多可见的景观，都是通过不可见的记忆，或叙事加以呈现出来。如通过先辈南来，因不适应赤道气候的炎暑，“汲起一桶又一桶井水／冲洗异域的瘴疠”，及小轩窗内正在梳妆的小姑娘与小楼上捻着念珠敲着木鱼守寡的大姑等，去衬托出“大井巷”的历史感；或描述早期南来者的葬身之所——粤海亭义山，以隐喻华裔子孙后生的归属；及经由古晋五条街道(甘密街、

印度街、电力厂街、马力街和爪哇街)交汇点的“公司尾”，映照出时间的辉煌与没落，除此，描述四座百年庙宇：玄天上帝庙、天后庙、凤山寺与大伯公庙，展示了古晋华人的信仰与精神寄托所在，且与诗人有着知识渊源的关系：“悄悄然我来到圣母的龛前／未及上香／便听得圣母笑曰／这小孩／曾在我宫里读书／把毽子落到香炉里”，或从庙前的“阳春台”上，思索戏里戏外的荣辱悲欢。因此，从这些诗里，可以窥见诗人的生命情感与这些地方，存在着紧密的连系。而诗人不断将自我纳入了历史的氛围中，一路走过去，老店铺记、青山岩、浮罗岸、亚答街，一直到殖民者的时代遗景：查尔斯布鲁克纪念碑、布鲁克王朝的渡头Pangkalang batu等，展示了吴岸以记忆为定位的古晋地图，具有其个人私秘的情念与意义。是以诗人的介入，乃循着自己的记忆与情感的路向，去辨思古晋处在古今之中的变迁史。唯诗的情调是抒情与怀旧，诗人一路行吟，以其空间经验，去建构出古晋意识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也必须在这里指出，这些图景书写，是零散的，各自座落在各自的空间位址上，它并未具有一个系统，或有序的路图指向，去贯串诗中的景观。换句话说，《美哉古晋》诗集中所列述的古晋各个图景，并未形成一个有机的意义连结，不论是在空间的相互串通，或时间的交错辩证上，均无一个可以追踪的线索，仿佛诗人行之所至，笔亦随之，是故，在这样的随意书写之中，若要求诗里景观与景观组成严谨的结构，难免会有所失望。但就如诗人在序言中所声明的，它不是一本旅游指南的诗册，而是诗人诞生、成长、生活中所记忆的故乡，因此诗人是以生命情感做为路线，引导着读者走向诗中古晋各景观的同时，也走入他的生命里，以去感受诗人经由生命情感所建构的古晋之空间经验。这样的书写，就某方面而言，更能把一个地方的“地方感”表现出来，而不是成了地方速描的景象。

但无可否认，诗人对于古晋的空间书写，仍然耽溺于过去的美好。这种怀旧式的乡愁，是以不断的追忆，去寻找过去逝去的美好时光；或以一种“保持式的记忆”，将过去带到现实中来，使得主体经验，在空间中停滞在留恋或再现过去时空的氛围。故吴岸通过古晋各地景的再现，一方面可以说是藉由个人经验陈述对家乡的情感与地方认同，由此来认定自己的存在位置。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种对时光的缅怀与失落，家乡的变迁，使得从童年到成长过程中诗人所经历的家乡经验，与现实空间有所剥离，而不免让他兴起了重建家园的幻想：

我要用蛙声／重建我的家园

他们以铲土机和钢骨水泥／用摩天楼和电讯塔／汽车和不断嘶鸣的警报／毁了我的家园

我要以亚答屋和菜园／以小溪和芦苇的协奏／晨鸟的合唱／炊烟里

母亲的呼唤／和夜来香的芬芳／重建我的家园

在雨后的星空下／听取蛙声一片……（〈重建家园〉）

在此，我们可以窥见诗人在地方书写上的诗性意向——重建家园，而其所欲再现的家乡景况，是田园模式的生活形态，用蛙声、小溪、晨鸟的鸣声、亚答屋、菜园、炊烟、夜来香的芬芳等，来重建其童年记忆里美好的时光。是以，诗中不论

从视觉、听觉、嗅觉意象等，都停留在回忆的美好认知里——还未繁华的城市。这样的一个记忆认知，可以从吴岸的感喟中略知一二：“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与现代化，这个城市的不少景物风貌已经消失，而尚存的也将难免于逐渐消失的命运。” 所以，其笔下对古晋地志的书写，难免表现着一种怀旧，或黑白照片式的追忆，这自然与其个人经验有关。实际上，个人经验是具有主观性的，因此吴岸对古晋各景观的追忆，是建立在对过去（时间与空间）的缅怀上，以致于其在提炼地方意义的部份，只专注于历史氛围的塑造与展现。而这样的书写，自然也会形成对逝去时光的悼念，而落入了其欲望的想像中——即想要回去重建童年那田园式的家园景况了。

书写的地志，地志的书写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窥见，吴岸在其地志书写中，看似随意，以及并未策略性的去架构出砂劳越地景，或古晋的空间绘图，然而在这些地志诗里，我们还是可以寻索到其在书写中所选择的视角和情感意向。毕竟，地志书写中的地景，原就飘浮着各种符号和标志，唯诗人如何去“看”与思考，或引领读者走进景观里，才是地志书写中的主要意义。而“看”的人，难免会将主体记忆和经验带进景物的书写中，进而创作出诗中的地方感来。至于“景”作为一种符号，诗人以回忆再现景观，无形中自也反映出了诗人当时的存在状态。

所以，就如前面所一直强调的，吴岸笔下所呈现的空间书写，是建立在其脚踏下的土地，与他具有最亲密感的家乡——砂劳越，以及出生地——古晋。故这里的空间，最能呈现出诗人主体的存在意义。因为在这些地方，具有诗人成长和生活的私我经验，也最具有诗人“个人记忆与历史感”的空间。因此，只有通过“在地”的地志书写，才能凸显出诗人的身份属性，与存在的历史价值来。

大致上吴岸的地志书写，是一种回忆式的，也就是说，诗人藉由回忆来重构现实。故其对地方的感知与时间也连在一起，是以诗中穿梭着“我”——自我感与认同感的情感意向，使诗中所志写的景观，投射出了诗人在那空间的存在姿态。是故从其所书写的地志中，略可分成两方面来进行探析，其一是依据族裔的脉络上来陈述，即由先辈南来、迁居与开拓出古晋土地／景象，加以说明当地华人与古晋城的渊源。如〈美哉古晋〉、〈记忆〉、〈大井巷〉、〈粤海亭〉、〈七丛榕〉、〈海之唇〉、〈公司尾〉〈神仙街坊〉、〈阳春台〉、〈亚答街的柴展姆〉、〈老店铺记〉、〈青山岩〉和〈民和居茶室〉等，构画出了百年前华人聚集、生活、商业活动、休闲处、宗教信仰、教育、饮食和娱乐场所的空间景物。由此企图反映出华裔与那片土地的紧密关系。故这样的空间书写，必然含蕴历史脉络与空间认知的表述，尤其是对这土地上世代变迁的种种，在时间的流逝里，必须依据景观或存有物来加以编码与重构，以呈现出先辈“在场”的踪迹，顺此也追溯了华裔世代与自己在古晋的生命历程。因此，古晋做为诗人的关照场域，内里却蕴涵着一个华裔变迁史的叙述，以及从主体认知与归属去确定身份的认同。

另一方面，诗人则将视野转向了一个更开阔的空间，即砂劳越空间景象做为其行吟的地志。而诗人在〈我行吟在婆罗洲

的山水间〉一文，对他在这方面的书写，有着一个相当完整的叙述。从华人矿工起义反英国殖民的石龙门开始，沿着婆罗洲修长的海岸与红树丛林，写出了马当山的秀美，丹绒罗班的晚霞，或在拉让江的河畔，歌颂马来母女在生活的江涛中勇敢的博斗，甚至深入到世界最大的石动摩鹿山（Mulu cave），沉思祖先远涉到此的足迹等等，一首首盾上的诗篇，随着诗人不断移动的视角，而展现出其所关注的景物。这些书写，无疑映照出了诗人内在的心境：一种“乡土爱”(topophilia)的经验与记忆之记录，也显现了诗人与自己土地贴切的亲密感。故从这些诗里，可窥探出，砂劳越对诗人所具有的重要性，它乃诗人的世界中心，只有处在此一中心，诗人的存在位置才显得无可比拟的特殊价值。是以，吴岸被人誉为“拉让江诗人”，并非是基于其生于拉让江畔而得名，而是其诗中，将自己的乡土纳入到生命中来吟咏，从而也从其吟咏中，而确定了诗人的存在位置。

所以，从吴岸的地志书写，可以窥探出其空间的观视点与感知性。而在主体意识的展示里，景物符号的编码、重组与再现，均可见出其在空间的经验与生命意向，均附属于自己生活中最熟悉的土地。回忆与再现，意味着现在与过去时空交错中的召唤，它必然是经过立场、筛选、组织与主观的价值认知来进行，并需由生活经验加以完成。所以综观吴岸所思考的地方书写，不但存在着族裔的在地生活记录与陈述，或地方意识的建构，而且也展示了个人在地方上的存在状态。“在”，是其迂回于地志书写中的自我再现，这使得其所书写的地志充满着“个人记忆”与“生命感”，也使得被诗人经验转化的地方景观，更贴近现实，而变得更具深沉的量度。

结论

总而言之，吴岸通过了地志书写，构绘出了其生命中的沙劳越与古晋家乡之景貌，而成了他诗歌创作中的一个特色。他是土地的热恋者，也是生活中的实践者，年轻时曾为了砂劳越的独立而付出了十年的青春岁月，然而他却仍无悔无怨的立足于自己的家乡，一生以诗歌讴唱着对母土的热爱。虽然，除了以砂劳越和古晋的地景为其书写的对象外，诗人还将诗笔绘写了其他地方的景观，如沙巴的山打根、中国寡妇山、吉隆坡、吉兰丹，甚至远涉海外中国、日本、香港等各地景点，但真正能显得与其生命相连接的，还是诗人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乡地。从这些诗里，他夹杂着写实与写意的抒情表现，展示了一个对乡土充满着归属（appropruatuib）与“着根”（rootness）的浪漫情怀，一种生命投入的存在姿态。因此，其所绘制的图景，并非地理现象学上的旅游导览指南，而是具有诗人生命感与存在感的意蕴，或人文精神与族群伦理的展现。换句话说，吴岸在这方面的地志书写，不但再现了记忆中的景物，让过去与现在进行辩证的同时，亦经由诗中景观与历史的叙述，深化了地方感，进而也由此凸显出了自己的身份归属与认同意识。

这样的书写，显见吴岸的诗，具有其特性。毕竟，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必有其空间景观与存在经验的差异，这一“差异”即是特性。故由此观之，吴岸以主体认同的视点，对沙劳越，以及古晋所进行的在地书写，无疑为马华诗歌留下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

（文本过长，略有删节）

·李月伟

论驼铃《硝烟散尽时》中客家人的“理想”情结

摘要： 客家人从中国北方平原数次迁徙南下，后来远下南洋，脚步不停遍布全世界。就在一次次的迁徙中客家人练就了自己独特的品格秉性，“勤劳、勇敢、坚毅和机智”是人们常听到的对客家人的称赞。离乡背井，孤身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人群，是什么让客家人在这令人无法掌控的状态下聚族而居，一代一代的繁衍不息。“哪里有阳光，哪里就有客家人。”理想便是阳光，是引领人前进和拼搏的方向。本文试图借助马来西亚作家驼铃（祖籍福建）先生的《硝烟散尽时》一书，分析主人公晓峰四十多年的硝烟经历中如何坚守他能与父亲团圆，坚守其对未来自由社会的信念，来探求以他为代表的客家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及坚守理想的艰难过程和深刻体验。

关键词： 晓峰的理想；客家人的“理想”情结；生存困境；重要意义

正文

客家人，又称为客家民系，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先祖原本居住在北方，后来搬迁到江南，分住赣、粤、闽、湘、台、琼诸省，并逐渐散及国外，漫布全球。对居住地的居民而言，这些人是从别处搬迁过来的“客”，所以“客家”这一称谓的由来与客家先民的迁徙紧密相关。据统计，现在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占汉族人口的5%。在国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东亚的日本、朝鲜，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西，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和奥地利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0万之众。

“勤劳、勇敢、坚毅和机智”是人们常听到的对客家人的称赞。在这些赞誉的背后是数代客家人所经历的很多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和磨难，他们比其他群体更多样更深层次地体验了社会实际和生产实际，在获得了这些赞誉后他们没有骄傲自满止步不前，而是仍旧在拼搏在前进，在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客家先民们辛勤创建自己家园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独有的客家文化，他们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成分，又从当地的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这极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已深深地融化在客家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并内化为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成为影响

其社会发展、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

客家文化或者说客家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理想”情结，这种情结包含在客家人特有的文化之中，也是支撑客家人强大思想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每个人都有理想，理想是对未来美好事物的想象和希望，是不怕困难、持之以恒、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前进和奋斗的目标，是照亮前行道路的明灯，犹如太阳给予人光明，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而对客家人而言，理想的意义更加深刻也更为重要。历史清楚地表明，客家人的迁徙大多是由人口稠密、文化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向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偏远荒蛮地区转移的。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客家人离开自己熟悉的故乡，在陌生的地方辛勤耕耘创建新的家园的过程中，对现实生活中的磨难和困难有着更为深刻的体验，而在这其中理想的重要意义对他们也就更为重大，所谓的“理想情结”在他们身上也就体现得更为明显。

《硝烟散尽时》的作者驼铃，原名彭龙飞，笔名有老龙、看山、胡笳、李菲和皮阳秋等。祖籍福建省晋江县。一九三六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曼绒县双溪地南。一方面，他熟悉华人社会，特别是基层人物，又因为他出生在一个马来甘榜（乡村），从小与马来人交往，对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心态、华巫人际关系都有较深的理解。另一方面，他作为作家主张为人生而艺术，文风严谨，其作品笔触大多涉及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物和事物，尤其擅长反映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日常琐事，并从中发掘出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东西，以表达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注和对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以及个体命运的忧患意识。再者，因为驼铃“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要比在此之前的更加成熟和完善，包括内容方面的更加充实，情节安排的曲折多变，人物形象刻画的日趋饱满和文笔方面的老练流畅。”因此本文选取驼铃的作品《硝烟散尽时》（1993年初在《南洋商报》连载），分析其中主人公“晓峰”的具体理想，以此为切入点映射和探究迁徙到海外的客家人在当地的生活情况和情感经历以及“理想”情结在他们困苦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中篇小说《硝烟散尽时》篇幅不大，但是时间跨度大，小说截取马来西亚从殖民地走向独立的这段历史作为时代背景，具有较强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活动及其情节也是真实可信的。

小说中的人物众多，有男有女，有小孩，有老人。晓峰、婆婆、父亲（吴新权）、母亲（柳金燕）、大象、牛仔、战勇、鬼佬、酒糟鼻、黄金龙、莫老板、小兰、玛丽等等，人物形形色色，有学生、革命战士又有资本家等。其中作者笔墨较多用于婆婆、父亲，两人身上都有迁徙海外的客家人的影子，父亲是晓峰心目中的英雄，婆婆身上则体现出客家妇女的勤俭持家的特点，而且她对晓峰的成长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作者刻画最饱满的还是主人公晓峰，从晓峰童年在学校的趣事，与伙伴的游戏，与婆婆、妈妈的生活，到劳工党政治浪潮下的活动，与小兰的相濡以沫，辛苦的橡胶林的割胶工作等等，作者笔墨所到之处使人物、情节生动形象且展现得淋漓尽致，读者犹如身临其境，与晓峰一起经历马来西亚从殖民地到独立解放的那段历史，也与晓峰一起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下成长。

小说中晓峰的理想可以具体概括为三

个方面：

一是晓峰一直以来寻找父亲，渴望与父亲团聚，对幸福美好的家庭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晓峰七八岁的时候父亲作为解放军的一员在当时革命背景下离家出走，一家之主外出，多年来杳无音讯，剩下婆媳孙三人相依为命，这对孤儿寡母是十分沉重的打击。而对晓峰而言父亲更是自己心目中英勇崇高的英雄，父亲一走就是四十年而且不知去向、生死未卜，“连日来”他在“连篇累牍的报导文字以及大小图片里的人像”中寻找那个叫“吴新权”的人，多年来他一直想方设法获取父亲的去向然而终无所获。晓峰心中不免也会怀疑，但是渴望父爱的他还是坚信父亲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还会幻想父亲能突然出现，想象与父亲团圆、相处的种种。盼望父亲的归来、渴望亲情的滋润、追求美满家庭生活的理想四十年来一直激励着晓峰不放弃对父亲下落的追寻。

二是晓峰对工作对事业的孜孜不倦追求，想成就一番事业的理想。

晓峰在小学三年级时就“自动把精神集中在老师的讲课上”，不受家事和课余游戏的干扰，还不时超出老师指定的范围将新内容进行推算和背记；十三四岁时虽然晓峰因为年龄小进不了劳工党，但他积极参加党部的各种文娱活动，渐渐地竟成了支部中的一个要角；而随着父亲的出走，婆婆日渐年迈，晓峰逐渐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从小跟着婆婆割胶的晓峰在婆婆脚受伤后独立承担起七英亩地胶树的割胶工作。每天一个人割胶割遍七英亩对晓峰而言实在有些辛苦，他每天早起晚归，连午后的小睡也舍弃掉，可还是日渐消瘦。从晓峰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晓峰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很积极主动，事事争先。他坚信靠自己的双手和辛勤劳动，会为贫苦的生活带来改变，即使经历各种艰辛和痛苦，他仍不断开辟着自己的家园，这种想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美好生活的信念和想成就一番事业的理想也使得客家人的开拓精神和刻苦耐劳精神在晓峰身上得以体现。

三是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对自由民主社会的希望和追寻。

在那个充满硝烟的战乱年代，父亲出走，警察搜查，住宅搬迁，母亲“变节”，与婆婆相依为命，童年伙伴的尸体，时局动乱，与小兰相濡以沫过着贫贱的生活，割胶工作辛苦等等都是晓峰要面临的生存现状和困境，尽管时局一直动荡，困境重重，晓峰还是抱有全国解放、人们会过上快乐生活的理想，并在日常的割胶工作之余关心和观察着社会局势和走向。就是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伴着晓峰度过那不平凡的四十年。小说最后望着那些早已存在的高楼大厦，晓峰发出“马来西亚的确在繁荣进步中”的感叹，一直牵挂着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实现之后，晓峰又将目标转向日常生活，计划着为自己和家人好好打算，回去与小兰落实翻建旧屋的事情，是积极进取、拼搏向上的精神激励着他又走向新的道路。

四十年来，晓峰从懵懂少年成长为担负家庭重任的男子汉，这个过程相对于人一生来讲可以说是很长，而时间一天一天过，这每天当中的艰辛和困苦非常人能够想象和承受。这充满硝烟的四十年间，晓峰经历了社会和人事各种各样的变迁，不论是割胶工作的辛苦等生存环境的艰苦，还是同伴的去世、乡人的非议、母亲的“

（文转第44版）

热带雨林中的班丁岛

·芜 野

这次受邀参与某新车的长程试驾活动令我感到有点惊喜的是，竟然在将近二十年后旧地重游班丁岛。

班丁岛是天猛莪水坝中的一个小岛，而天猛莪水坝则是霹州天猛莪热带雨林中的人造湖。整个天猛莪热带雨林区大概有300,000亩，大约是四个星加坡的面积那么大，在地理形式上与泰国接壤，是两国之间的边界地带，由这里可以越境到泰国勿洞，也可以经由东西大道通往吉兰丹州的首府哥打峇鲁及各城镇。

我们住宿的地方可以说是来往东西两地客旅的其中一个驿站。在过去东西大道初初建成，不像今天我们的南北大道那么热闹处处有休息站，而且往来车辆不多，感觉得很偏僻和没有甚么人烟，如果单身匹马驾车横越东西大道总是会有点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夜间上路，因此，安全为妙，相信来往客旅都会宁可在这里过一夜，第二天才继续路程。

记忆中曾到过天猛莪的班丁岛三趟，前三次我们不但跨越东西大道，也停留在班丁岛过夜。加上这回总共是第四次落脚班丁岛和在小岛上过夜了，只是这回我们没有越过东西大道。

班丁岛距离吉隆坡将近四百公里，虽然如此，但我似乎跟它很有缘份。要不然也不会在相隔将近二十年后第四度旧地重游了吧？

班丁岛的这间度假屋规模虽然不是很

（文接第43版）

背弃”、父亲是否在世等所带来的内心的疑惑和痛苦，在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和困难面前，晓峰依靠着坚定的信念及理想的支撑和激励，克服种种困难顽强地度过了那满是战火硝烟的年代。《硝烟散尽时》为我们呈现了主人公晓峰追求美满家庭、有成事业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以及他坚守理想的艰难过程和深刻体验。通过分析晓峰的经历、性格和这些或大或小的理想对他指引和激励作用，隐射出迁徙海外的客家人身上所保留的民族性格与精神，以及其中的“理想”情结对他们克服困难创立家园繁衍后代过程中的影响力量和重要意义。

参考书目：

[1] 乔还田.客家人与客家文化[J].今日民族,2006,(01).

[2] 陈耿.驼铃:于沉重处见真情[J].海南师院学报，1998,(04).

[3] 罗勇,林晓平,钟俊昆.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4] 驼铃.硝烟散尽时[M].马来西亚：霹雳文艺研究会出版,1995.

[5] 驼铃.爱已深沉[M].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6.

[6] 谢重光.客家人人文性格刍议[A].华侨大学学报,2008,(02).

大，但依山傍湖，环境不错风景也不差。二十年后旧地重游，度假屋的格式并无很大改变，仍然是三星级水准，客房没有电视，令人很失望的也没有个别住房的无线上网设备，更不用说有电玩等设备。

来班丁岛这间度假屋度假的游客要带着另类的度假心态。这里没有文明的设备享受，只有一大片大自热带雨林等待着你去探索。这里有的是可供四轮驱动发烧友挑战的原始森林场地，有各种珍奇鸟兽，世界最大的花朵，湖中有稀罕的鱼类和龟类品种，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和追求欲，这里就是你追求大自然奥秘的一本百科全书。

在班丁岛度假，可以让你好好休养，好好的看书，自我充电，享受一下远离塞车的尘嚣生活，舒解一下你平日在城市的工作压力，让自己的脑袋回归自然趁机休息一下。现在的度假屋多了一座码头设备，你可以乘搭游艇在天猛栽水坝作环岛游，欣赏班丁湖沿岸的清幽景色和湖中掀起的浪花百态，也可以租一艘小船在班丁湖上垂钓，享受享受个人的宁静世界。

我个人蛮喜欢度假屋的客房，虽说设备略嫌简陋，布置还不错，有两张单人床，靠着落地窗还有一张小床，是让人小睡片刻或斜卧休息谈天的地方。打开落地玻璃窗，可以隔着一层纱网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如果你不怕蚊虫骚扰，干脆也把纱网打开，就可以接近窗外的树木，感受到融入大自然的清新喜悦中。

泡壶好茶慵懒的躺在那里，不论是看书或是闭目养神，都是件很享受的事。

（19/10/2012 名家镇）

冬月流火的吉隆坡



·马新民（中国 · 河北）

冬月的中国北疆，早已是冰封了的世界。冬临吉隆坡，感受的却是七月流火的季节。赤道边炽热的阳光，照耀着万物，升腾着吉隆坡冬月流火的热情。

冬月的吉隆坡，俨然是摄氏35度的高温，而且天天如此。如果说，昆明永远着春天；那么，吉隆坡则永远着夏天。

想起了李文海先生的《夏之韵》喜欢夏天，给人热情。

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我，早已习惯了冬月飘雪的日子。可却很享受这冬月流火的吉隆坡。阳光明媚，彩云飞渡，冬月的吉隆坡是雨季，天天都有雷阵雨，滚滚冬雷，仿佛是在使劲地拍着巴掌欢迎我，让我对《汉乐府》中那篇千年绝唱版的爱情诗《上邪》有了新的感悟："冬雷震震夏雨雪，岂敢与君绝！"

两千年前，那位大胆的女青年，对着自己心爱的人，喊出振聋发聩的爱情誓言"上天呀！我渴望与你相知相惜，长存此心永不褪减。除非巍巍群山消逝不见，除非滔滔江水干涸枯竭。除非凛凛寒冬雷声翻滚，除非炎炎酷暑白雪纷飞，除非天

地相交聚合连接，直到这样的事情全都发生时，我才敢将对你的情意抛弃决绝！”够辣、够热了这种爱情的表白。可我却在吉隆坡听到了冬雷阵阵。我想，这首爱情诗，可以改写了，就是“山无棱、江水竭、天地合！还是不敢和你绝交感情！”这热情，堪比冬月流火的吉隆坡。

漫步吉隆坡，扑面而来的是一张张亲切的脸。到处可见华人，浓浓的乡音，亲亲的面容，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竟然是那么熟悉。回到了家的感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汉字招牌，粤菜、湘菜、东北菜，川味、鲁味、北京味，一家接一家。真实到家的感觉。吉隆坡文明程度很高，尤其华人，多能以汉语、英语、马来语与人对话。热情而不失庄重。

吉隆坡是一个花园般的城市，国际化、人性化、亲民化特色明显。国民贫富差距不是很大，百姓的教育、医疗享受免费，所以没有赤贫，中产阶层居多，成年人几乎人人有车，汽油比中国便宜一半。街道蜿蜒整洁，市中心主道，上下错落，一律左边行使，一路绿灯，车水马龙，张弛有序。街道上几乎见不到行人和骑脚踏车者，多是轿车和摩托车在风驰电掣。当然，因为私家车过多，塞车不鲜。但塞而不堵，因司机都很规矩，不超车，不抢道，塞车只是缓缓前行，不一会儿就通畅了。繁华的市中心，一边是奢华的购物、餐饮中心，一边是碧水荡漾，树绿花红的公园。双子塔周边，欧美的名牌，东南亚的特产，比肩而列，仿佛徜徉在世界各地。令人感慨，寸地寸金的闹市中心，竟辟出约三十公顷，一汪湖泊，一方草地，外设一儿童免费亲水游乐场。草地是起伏的坡地，高大蔓延的榕树遮天蔽日，仿佛走进了森林。到处都是绿树和花草，姹紫嫣红，水碧天蓝。

流动于街市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无疑是吉隆坡最亮丽的街景。微胖富态消瘦俊朗相间的多是马来人。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头巾包裹的美女，偶尔对视，谁会读不懂，明媚的眸子，流露的是万种风情？比比皆是、婀娜多姿的华裔美女，穿梭街市，白皙透红、修长高挑、粉面桃花，当然江南美女模样，岂是风情万种一词能够描摹得了。

美的让男人也会心旗荡漾的帅哥，一个是机场的服务生，一个是导游。二人都是一米八左右的个头，二十五岁上下。导游清秀俊朗，棱角分明，酷似一机器人变形金刚。服务生鹅蛋脸，齿白唇红，俊如美眉，比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的那个贾宝玉还要美过十分。他那深情的一瞥，怎么会让我有了触电的感觉？止不住和他攀谈几句。上天啊，您怎么会生出如此尤物，只教人眼睛放光，灵魂出窍。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梅兰芳能有那么多的男女粉丝；突然理解了一见钟情，竟让人生出了甘愿生死相许的念头。

地球上，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英国人；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哪里有华人，哪里便会有繁荣。表面上看，中国的美食给了世界各国无论白人、黑人、黄种人至深的印象。殊不知，博大精深的中华国学经典：“道法自然。上善若水。自强不息。隆礼重法。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业已潜移默化，深入人心，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

忽然，一个念头涌强烈着，走遍欧美亚非拉，弘扬中华文化，把这炽热传遍海角天涯。

/颜天清

那一年的枪声

对我，连珠炮似的机枪声，不是战争里虚构的情节，而是无数个午夜觳觫和口怔忡的化身！曾经萦绕耳际挥之不散的惨号，犹如真似幻地响起！

那年，我乡情满溢地随着悠悠汽笛奔向故里——双溪镭，一座绿色环抱，纯朴宁静的小镇。浓郁的亲情，久违的乡朋令我眷念地一天又一天住了下来，贪婪地享受这段短暂的欢乐，我仿佛又回到未婚前的写意日子，岂知这次的相聚却是我们生死离别的开始！

依稀记得是农历七月二十九日，温熙的晨光照得人懒浮洋的，远处大家习以为常的“隆隆”巨响，没有人意识到渐传渐进的汽笛声，正是死神骤然而至的召唤！当日本兵分两路包围村子，挨家沿户地以军刀集合全村居民，村人方才醒悟“死之将至”！有人开始抽抽噎噎，有人下跪求饶，有人呼天抢地……

日本兵把村人的双手都反绑后，先把女众赶入一间废置的杂货店，一排排背靠背的坐成一堆，再把大门关上。不久，隔壁传来男众“临命终时”的痛嚎，震撼地传入我们的耳膜，屋里顿时鬼哭神号，愁云惨雾乱成一团。我狂心跳可是还蛮镇定地环顾四周思索逃生之“道”！恰巧坐在隔邻的一位妇女自行松绑。她斜过身极快地解开我手中的绳子，说时迟，日本兵“登登”索命的长靴声已抵达门外，我们赶快反剪双手维持原先被绑的姿态！

日本兵架妥机枪，那个眼神阴深，身材矮短一声令下，我马上趴在地上。一时间百十颗子弹呼啸而至，弥漫的烟硝味及浓浓的血腥味，源源不断向我的鼻孔侵袭；我前排的女众首当其冲，一个接一个鲜血狂喷和着哀号颓然倒下，不容易呛声嘎然而止，我听到他们叽哩咕啦说了一番话。原以为他们要撤退了，那只还来不及高兴，一枪子弹又接着到来。枪声又停了，我咬紧嘴唇似乎扒过了一世纪，直到脚步声远去，熊熊烈火劈啪啪蔓延开去，我才忙不迭地爬起身冲向后门，所幸后门没被钉死，不然不被枪毙，也会被张牙舞爪的火焰吞噬！

屋后的斜坡下，小溪清澈依旧，淙淙流水不停息的奔走，溪畔斜卧着一具无头尸，断颈处殷红一片，鲜血汩汩冒出；一颗蓬头垢发，龇牙咧嘴的断头滚在不远处，赫然跳入我的眼帘，那熟悉的脸孔恰是爱说笑的二伯公。当时我的心已经麻木不“仁”，不知悲伤为何物！我拼命涉水逆流而上，跌跌撞撞走一大段路，一心只想远离这座人间地狱，直到身心疲累不堪才敢坐下喘气，洗擦身上变色的血迹时，我哀恸的泪，如密雨般洒落！

走到“甘密山”，惊喜么弟尚活人间，我百感交集拥着他痛哭。么弟因全身浮肿乏力逃过一劫，日本兵不杀患疾之人，总算还有一丝人性道义！我恳求漏夜逃难的村民带我们姐弟一起逃命，可是许多户人家怕被么弟拖累而断然拒绝，人情竟薄弱如斯！当晚，我们只好在黑漆漆空荡荡的村里渡过一夜，么弟时而大喊时而呻吟的梦呓；窗外寒风阵阵吹来夜鹰凄厉的低唱，配成一曲诡异的交响乐。那一夜，我数度从充满号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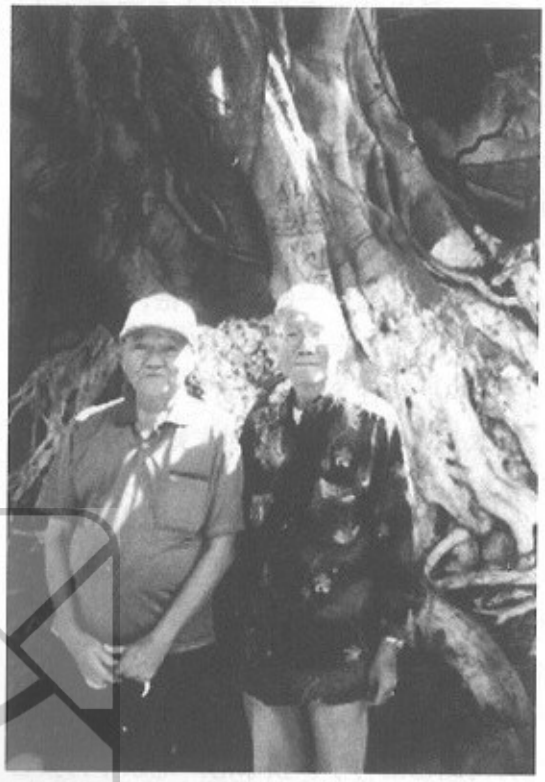
弹）鲜血淋淋的梦境中惊吓醒来，每次睁开眼睛，四面八方无尽的漆黑如面目狰狞的恶魔扑向我，我的心总会不期然的颤抖！

第二天，曙光初露，我背伏病恹恹的么弟走向村后的森林避难。到达森林边缘地带，望进森林昏暗深处，我的勇气杀时消散无踪，我无法再折受黑暗喷发的悚惧的冲击力！经过心里无数次的交战，最终我咬紧牙关选择沿着铁轨前进，暗地里做最坏的打算，若巧遇日本兵团也只有认命了！途中偶有火车开来，我们就急忙滑进草丛间匿藏，深怕又是载送日本兵的夺命列车！正午时分，我们终于到达金马扬市镇，路人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一名善心人士问明情由泪光盈盈地带我们回家梳洗填肚，还亲自送我们到车站并塞了五块钱给我当车费，我感激零涕再三称谢！

回到庇劳已是日薄崦嵫，我呆望淡灰的苍穹，想到日落夜深的交替辗转间娘家的亲友却从此阴阳相隔无常的感受何其深切！虽然自己庆幸能够捡回一命。但是事隔五十一年的今天，这生与死的历史镜头依旧深深烙印心田，令我无法忘怀！每逢观赏战争剧里机枪横扫的一幕，我又会忆起那一幕幕草菅人命的悲剧，心痛死于非命的至亲乡朋而“独怆涕下”！

（注：这篇文章是笔者母亲在日治时代的惨痛经历。倾听母亲娓娓道来，创伤犹新，仿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说者悲戚，听者黯然。日本政府一手遮天篡改历史，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不顾。但历史照然，岂容歪曲。）

长在石墙上的榕树



诗家（一）金苗

我不曾寻寻觅觅　觅觅寻寻
无意间与你萍水相遇
在千里之外
　那个传说美丽的岛屿上
惊叹之余激动不已
这怎么可能却千真万确地
　屹立在众人面前
枝繁叶茂　干粗体高
不管白天和夜晚
　你都无畏惧地刺向
　　冷漠的天空
你的根和须
不仅扎实在土地下

题记： 我与杰伦于去年10月下旬参与在厦门文联宾馆举行的第9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会议结束后，我们抽空到鼓浪屿一游。在那个驰名的岛上，我们看见一棵不平凡的榕树，它植根在一块石墙上，非常雄伟、壮观。在惊叹之余，我们相约把感受作诗，歌颂这棵榕树的奇特。是故，我们各自写一首，用同样的题目：《长在石墙上的榕树》，抒发我们的情怀！

诗家（二）杰伦

首次见你
就心生好奇
你怎会长在石墙上
好个庞然大物
　枝叶繁茂
　根须粗壮

再见你时
你硕大如旧
冷傲孤高
蔑视流水般的过客
伴你恒在的昼夜
有岛上的阳光和风雨
　　海涛与琴韵
此刻有个年迈的歌者
停步你的绿荫下吟唱

谁能窥透你的心思
凝眺高岩上的威武将军
若有所思呵若有所待
你可恼怒现代野蛮类的叫嚣
故欲拔地而起
但你却立身石墙
高高撑起了
一个半天

（写于2012年10月中）

还生长在石墙上

我落地南方
你生长在北方
千里的距离岂止天涯海角
心灵与心灵的间隔却咫尺之遥
啊　榕树
你的不屈不挠不渝的气概
　洋溢隽永的感动
　　和散发耀眼的光辉

我要为你写诗
以轻骑的姿态
以崇高的景仰
赞颂你的顽强及刚毅
　和那位英勇的将军一样

啊　长在石墙上的榕树
你的茁壮成长和高风亮节
给我无限的勇气
给我增强新生的力量

（2012年11月初）

/金苗

诗阵里的清香
——敬致驼铃兄



[驼铃兄在新出版（2012年6月）的《驼铃自选集》中分为三辑，第一辑是诗，共有17首，第二辑是散文，共15篇，第三辑是小说，共22篇。大家都肯定，小说与散文是驼铃兄的强项，但我觉得他创作的诗也很有水准，其造旨及成就与时下的名诗人的作品不相上下。我阅读他的这一辑诗后，很感动也引起共鸣。因此，我　以诗的体裁写下这篇读后感，敬致驼铃兄。]

这是一辑朴实明朗浅白的
发光发热的诗作
坚强是你的顶天立地
持久是你的不移信仰
我再也想不出更贴切的赞颂
除了冠以诗阵这个词
在你的珍惜与甄选中
组成这副难能可贵的面貌
刚中有柔
柔中有刚
你是诗阵中点灯的人
照亮诗阵中的康庄大道
你从年青的尖兵
到今日成熟的老将
豪情与勇气依然干云与高昂
你是人生战士
你是文坛勇者
我们赞赏你的光明正大
我们厌恶他们的丑陋腐败
你岂止热爱森林与草原
热爱平安与快乐的土地
你岂止热爱朋友亲人和劳动者
热爱大伙的成功与涨潮
你岂止热爱荒郊的灯光和民族救星
热爱菜市和养虾人家
你岂止热爱远方的坦途
热爱还没下山的太阳
你岂止热爱来自五湖四海的
深深埋入心底的英雄事迹
你岂止热爱离开遥远
却日夜挂在心上的故乡……
以上的这些一切之外
你最爱的是祖国和人民
你的一颗赤子之心
坦坦荡荡地敞开在阳光下
他们是真的看不见
还是昧着良心假装不知晓
啊 朋友 我敬仰的朋友
你不愧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文坛有爝火的亮光
诗阵有点灯人的清音
同心面对严峻的考验
协力实现叶的事业

（30.1.2013）

美国人说的
——地点：伊拉克

新加坡/柳舜

看你们一副贪婪相
看你们偷完了又抢
文明古国的子民原来这模样
自家搞不掂跪下求列强
那好，整顿秩序我们在行
数百年殖民经验源远流长
软的你不吃硬家伙随上
哄骗打杀顽石久了化泥浆
听着！世间的财富捷足者先得
旧传统丢完引进新法则
吃些汉堡包喝清凉可乐
看灾难色情片玩玩摇滚乐
病了班纳杜不举吞伟哥
钱多逛赌场钱少买多多
早晚追足球闷抽MARBORO
下班灌黑狗赴宴红酒喝
日子变个样大脑就开窍
吃喝嫖宽松了枯槁的生活
耍民主把戏咱家妙计多
主权扔一旁人权往上托
空投烧夷弹陆海双剑击
舆论大吹军号小喽罗奏乐
你们乖乖听话心知口勿说
买战舰我送军火半价兼打折
自古做贼喊捉贼唱戏要逼真
事前栽好赃不难人赃并获
兄弟呀！蒙上苍恩赐贵国遍地冒石油
你我心手勾结美钞何须愁
"全球性战略"，环环推上去
谁敢阻挠咱们扩张？——
哼！不亡民也一定亡国

作者的话：

殖民主义高扬文明的旗号，从15世纪开始横行在广袤的拉丁美洲和非洲，逐渐 遍及亚洲各地， 一手炮火一手法律， 进行侵略洗劫。土生民族惨遭辱害。巨量的金银财宝被掠夺，劳动成果被劫收，印第安多支民族几已绝种。

充当殖民先锋的帝国主义老牌军，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荷、英、俄、德，还有美国。

后代是否承袭了祖辈的基因？许多欧美人士至今仍视有色人种为落后、不文明，用尽威迫利诱强令别族接受欧美制度，皈依西方习俗，非如此不足以完成必要的"改造"。全球化被蓄意曲解为一体化、西化。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日四处发生的大小战乱和事件，具优越感的殖民思想是终端根源，血液里的贪得无厌野蛮好战包藏着帝国余孽的精粹。

1511年，目睹了印第安人即将"灭族"，在多明各、多明我会修道士安东化奥·蒙特西诺斯在"布道"时说了一段话（开头是圣经名言）：

我是沙漠里的一声呼喊。我是这座岛屿上荒漠之中基督的声音……我将要对你们讲的是你们绝对想像不到的最生硬、最严厉、最可怕、最危险的话……你们全体都犯下 了死罪。你们对这些无辜的人施加暴行、实行独裁，因此将永无解脱之日。你们有什么权力和理由这样凶残地奴役印第安人?你们有什么权力对他们进行可憎的战争？难道他们不是人吗？没有正常的心灵吗？你们难 道没有义务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们吗？……你们没有觉出自己在沉沉的迷梦中昏睡吗？

——以上摘自《冲突与融合》
董经胜、林被甸合著

显然，修道士的声音是微弱的、无效的。过去的五百年，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交替"变脸"，此隐彼现，恐龙的胃口随日扩大，武器杀伤力以十倍百倍增强，"文明人"的狂贪残暴无远弗届，正义的呼喊细如幼婴的啜泣。

"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

· 高青

十月组诗(下)

梵高热爱阳光



森林唱着歌，
江河流出了音乐，
梵高热爱阳光田野，
作品传出阳光那般热烈。

3/10/2011

雷诺瓦



橄榄树下有个温暖的家，
阳光将人体美化。，
醉心在美的世界里，
那里有寻求快乐的画!

3/10/2011

毕加索



年轻时充满了希望，
和平鸽子有流畅的线条。

看人间扭曲久了，
笔下的形象也扭曲了。

在安提布筑起爱的天地，
蓝海白舟碧眼是生的喜悦。

虽然现代扭曲了眼睛。
毕加索对人类仍充满爱心。

3/10/2011

罗丹



把新世界创造，
用一双修长的手。

把新生命创造，
一个热烈的拥抱。

罗丹罗丹，艺术的生命，
就是不停的创造。

3/10/2011

马蒂斯



社会那样的不美，
眼底的人都像是野兽。
你笔下的美人，
也像野兽一样丑!
缭乱扭曲粗犷，
这是现代，
这是你的生活!

3/10/2011

尼斯



在艳阳里，碧海轻波，
蓝天细看着十里白楼，
在月光下，夜幕低垂，
黛蓝的街道排满万盏灯火。

赌场的灯光到处招手，
多少人不上诱惑的钩?
满路是大小酒店餐馆，
多少人靠游客生话?

欧美的光景暗了，

亚洲人来得很多，
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4/10/2011

摩纳哥

巴黎大旅店，
夸耀着几百年来的豪绅，
古老的蒙迪卡罗，
引诱着赌客走进昏暗的门!

大赛车的路儿环绕着海湾，
摩纳哥王宫建在山上，
人爱侥幸和刺激，
人性弱点把财富献给赌场。

4/10/2011

Le Saut du Loup

轻风在吹，
溪水在喧哗，
瀑布是溪水的花串，
高山是轻风的家。

4/10/2011

gourdon

绿树峭壁跟着山路儿转，
大山在青天下入定静坐，.
可惜人只有百年的寿命，
没法像大山作深邃的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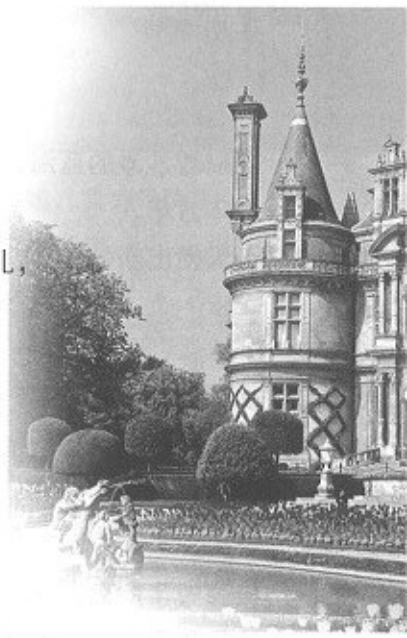
4/10/2011

高山

高山没有人烟，
深谷里却藏着人家.
一群浮艇飘上天，
看尽了缥眇的天下。

4/10/2011

百年别墅



高楼远望着大海，
碧波有快艇直飞，
弯曲的山路古树参天，
远近有楼房点缀，
百年前罗斯柴尔小女儿，
选择了这名山胜水。

富贵没有带来幸福，
风流丈夫惹病毒上身，
温暖的家从此变冷，
破碎家庭绝了子孙。

百年的锦绣在褪色，
别墅更老态龙钟，
幸好花园还保持青葱，
草木欣欣向荣。

主人已乘仙鹤而去，
留下的喷泉还奏着名曲，，
别墅没有主人了，
歌曲也失去了生气。

4/10/2011

海城

大笔一挥，
挥成了十里蓝色海岸，
太阳依恋大海.
白色楼房圈成海港，
科艺在发光，

海城更加明艳。

白发怀着痛苦的记忆，
青山也想秃了头，
楼房在风阳里，
褪色忧愁。

只有
洗刷着沙滩的蓝海，
千年万年，
天天发出新的光彩。

4/10/2011

矛盾辑



惯用最美丽动人的谎言，
来包装杀害人类的罪。

核弹毁了广岛，还说，
这是和平自由民主博爱!

一番优生论，
就可杀绝犹太，
保卫人权大旗一挥，
大军就可开进小国制裁，

给石油国家套上恐怖的黑袍，
就可公然地干预内政来!

咀里高喊自由民主的国家，
骨子里是霸道和独裁!

把国际机构掌握在手，
就可挟持它以号令小国来。

口说是保护人民的性命，
飞弹却更大量地把百姓杀害。

发动严控的传媒，
把鬼变成人，人变成鬼。

自封是文明开化的社会，
却事事口是心非。

6-10-2011

迟到的夏天



变了，蓝色海岸，
夏天迟到了!
深秋，
晚风还很热。

向蓝海告别，
阳光千里，
我这才知道，
梵高在这里描绘的向日葵，
发出更多热气。

6/10/2011

关心,但没理由凶暴

关心，很好，
但没有理由凶暴。

真理，很好，
但没权力把对方打倒。

辩论，很好，
但不可以是非颠倒。

自由，很好，
但不可到别人家园乱搞。

6/10/2011



访美诗抄(下)

· 北塔（中国）

四、芝加哥

1. 海军码头晨景

海从这里被引进内陆
海鸥随之而来
从这里起飞
然而它们所能到达的
是密西根湖的另一个码头
所以宁愿
呆在这里，与麻雀为伍
连奥德赛都从遥远的爱琴海
来到了这里，甘愿
与摩天大楼的倒影厮守

无论是太平洋还是峨眉山
没有一处的初日比这里的更温柔
此时她正抚摸着
每一片被晨风冻醒的草叶
还轻拍着
那尚未醒来的屋顶和甲板

而我昨夜从沙漠中赶来
一直在黑暗中坚持飞翔
已经使我厌烦

我的铁锚上了岸
才摆脱绳索
在码头上迎接那刚刚结束
黑暗旅程的朝阳
让她的絮语
从我的左耳朵进
右耳朵出



2. 梦露像

广场汇聚着人群、车流和言论
却整个儿在你的裙子底下
随着你的大腿旋转

来自约翰·肯尼迪和阿瑟·米勒的
任何一阵风
都可能掀起你的裙摆
你想把它按下去
按下这个世界对美的欲望
那个膨胀的气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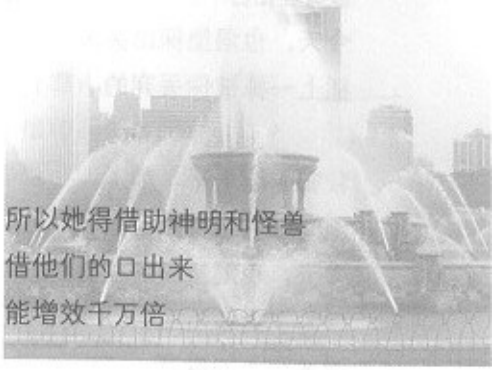
你的笑容像一片水域
气球可以在水面滑行
却无法进入到水里面去
而你的口红成了病态时代
不可或缺、不可多得的点缀

朝廷的令牌就要下达
且让我在你的裙子底下
呆一会儿

然后，我可以心安理得地
消失于车水马龙

3. 白金汉喷泉

她的那一丁点水
只够浇灭几根火柴



所以她得借助神明和怪兽
借他们的口出来
能增效千万倍

像一个舞娘，卖力地舞着
在风中变换姿态
在光中变换色彩
在摩天大楼的注视下
脱掉最后一件纱衣

其实，她只想跳给密西根看
但密西根的视线
已经被大小船只挤满

而我，作为一个诗人
只希望那跪在她舞姿里的神马
能挣脱她的怀抱
回到奥林匹斯山
重新去踩一踩那灵感的圣泉

五、基诺沙

1. 致萝拉

那从密西根心上登陆的风
因为你的存在
而越来越大
吹得国旗们东倒西歪
吹得演员们摔下舞台
吹得观众席空无一人

我哪怕是七年前

被深埋在古中国地底的一个陶罐
今天，也渴望探出头来
插上一株被你丢弃的小草

我哪怕是六千年前
漂泊在古希腊海上的一只耳朵
今天，也渴望被绑在桅杆上
只为了重新听听
你迷死人的歌音

2. 湖畔女孩的自语

密西根爷爷喜欢我来看他
听他用沙子跟我的脚说话
这个贝壳就是他的嘴巴
那块石头就是他的耳朵

是爸爸带我来的
他老是跟着我
生怕我被密西根爷爷抱走
其实我就是从爷爷的胡子里出生的

妈妈就比较识相
在家里陪弟弟玩
不像爸爸这个跟屁虫
每次都要监听
我跟爷爷的对话

不过，没关系
反正他们谁也听不懂
赶明儿我要把爷爷的嘴巴和耳朵
带回家去，藏在我的小床头
我做梦的时候也能跟他说话

爷爷还说，他梦见我时
会派一匹小白马去接我

六 纽约

1. 与自由女神擦肩而过

不同肤色的人们
来自不同的地方
那么多，那么不同
却被安置在同一条船上

离你时而近，时而远
我紧盯着你
注意力却还是被时不时引开
一会儿是帝国大厦的脸
一会儿是布鲁克林大桥的
屁股
一会儿是身边美女的乡音
然而我始终注视着你
生怕你被另一架飞机撞飞
或者被观光直升机掳走

眼看就要抵达
却又离远了
不知道是波浪作祟
还是你故意排斥
以为我们还不够资格
来与你耳鬓厮磨

你只让我远远地望你一眼
悻悻而回

2. 林肯隧道遇堵

四车道、两车道、单车道
离开纽约的路
越走越窄

已经是深夜了
入口处还是一锅粥
这么晚了，太晚了
哪里有退路
哪里有别的路
我只能把自己看作蜗牛
缩在铁壳里
一点点地往前走

导游总是像领导，安慰道
一会儿就能进隧道
过了隧道就是康庄大道
然后，很快
就能到达今夜的枕头

趁着夜色，溜着街边
一对男同志边走边拥抱
他们要去哪里
是否也不得不经过林肯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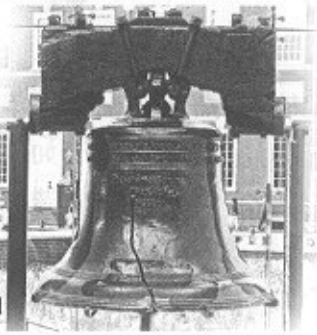
3. 华尔街的铜牛

世界上最牛的牛
一块腱子肉就能开一场盛宴
精子一流出
全球的牧场就会牛满为患
像蛇神一样，它鬼得
让美国总统都成了丈二和尚
连西班牙斗牛
都不敢跟它顶

它看护住一条街
就能左右半个世界
你可以去跟它合影
拍着它称兄道弟
却不可能把它牵走
哪怕你把中央公园的全部嫩草
都运到它的嘴巴下

也不可能让它跟你走

就在它将要起身奔跑的刹那
你是否已经做好决定
折断鞭子
随它而去



七、 费城

1. 破裂的自由钟

破裂是一种传染病
从联合国总部的地球
到费城的自由
到我心中的旗帜

梦被梦残害
火被火加刑
当马车行驶到独立广场
脚步总是有点凌乱

那打开旗帜的往往是狂风
那敲叩自由的往往是枪炮
那垦殖地球的往往是饥馑

地球上的运河、石油管道
旗帜上的线条
一张弓投射在杯子里的影子
都是绳索

自由的声音太大
钟和耳朵都受不了

八、 华盛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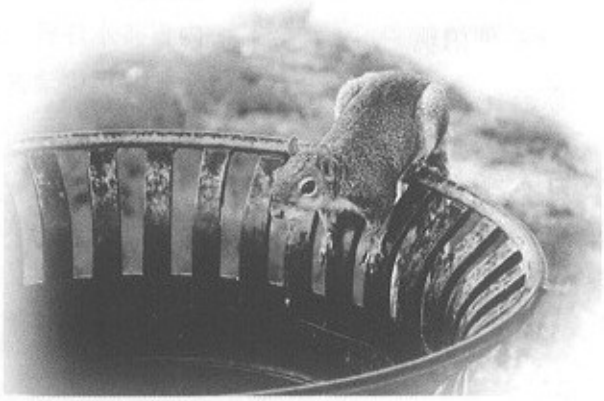
1. 广场上的松鼠

甚至八亿年之后
它也成不了北极熊或美洲豹
也许正是因为小
在驴和象角力的战场
它能安然地在草根和石子之间
嬉戏、觅食、静坐

在这里
它想现身
就有草坪
没人说要铲除
它想藏身
就有树木
没人说要砍伐

在这里
人并不少
而且不乏大人物
但都是过客
所以它的空间并不逼仄

偶然，会有老鼠
冒着被喊打的危险
来跟它争夺地盘
但是，在国父的目光扫过之处
耗子们都会夹起尾巴
落荒而逃
所以它从来不需要动用利爪



史英诗七首

避喧为忘忧

避过文艺圈喧闹
守一隅独处
觉孤寂如冰微冷
为消解
常与孙同乐
小孩的纯真、笑声
有去秽
兼能收化煦效应
把人际败象引发浊气漂白
又添温
我老化的心
遂亮若水晶又暖和似春来

翠色遮不暗

巍然耸立一座山
被灰雾遮挡
翠色未因之走样
一朝风吹至
阳光下依然耀眼
若蒙尘的金
经抹毫芒便闪现

不与人争风骚

临港赏景的平台一舍弃后
毅然去涉足他乡文苑
视角遂锐变
不想与人岛内争观潮
自跨出境外
廿年来
常至千万里外逐浪去
经历过霜冻透入骨的苦熬
凡川海就纳
那气度 已然形成在心中

徒然的围堵

纵使施展怒涛式围堵
也徒然
乃因我非岛
而是鸟
只要双翼一拍击
便能远征去
于异乡觅枝而栖
与诗神为伍
齐追寻梦想里那自由净土

今昔民风已迥异

走在漫长一条荒径上
偶见路侧竖有箱
内置茶水任行人解渴
杯子共用少清洗
民智未开发
那年代
村人一见照样饮用之
无人惧
民风淳朴生美德
那年代
如是含香的善行
昔时有
而今似断了线之风筝
踪影难复见
待人冷漠一如冰神态
却如影相随

无惧冷雨来袭

曾饱经风霜的施击
具御寒能耐
当人为羞辱那冷雨
袭至时
似老树的我
不因之而被冻坏
依旧呈绿意盈然之象
扎根深而牢使然

行医最终心愿

愿我治病的心血结晶
转化为甘露
让初入行的医者——
宛若有待茁壮的幼苗
得以受滋润
期盼他日亦能撑起一伞浓绿
为病人
挡烈日或遮风雨

· 锺泽才

七绝二首

1、和黄玉奎君〈跨越黄河第一桥〉诗

凿谷穿山落九霄，轰隆直去海天遥；

长龙借我腾云足，飞过黄河第一桥。

原诗

远播声名上九霄，引来游子自天遥；

今朝且教偿心愿，跨越黄河第一桥。

2、沙巴神山行吟

缭绕云雾长遮脸，丽日当空亦舞尘；

欲识神山真面目，不妨长作北婆人。





虎年杂诗二首

其一：除夕联想

除夕不眠迎岁首，家家恭喜闹烘烘；

待得百丈炮声响，万紫铺天满地红。

其二：东禅寺花灯

正月元宵东寺闹，花争艳丽灯争魁；

春风薰得游人醉，更傍垂柳舞几回。

· 章钦



那年这条路

这条路，北上是吉打，南下是太平、怡保。

道路两旁都是马来甘榜，有椰树、橡胶树、榴梿树、香蕉树。树树叶叶之中，有着一间间高脚亚答屋。一路总是凉风习习，黛绿纵容。

这个早晨，阳光灿烂，轻抚大地，晨风摇动枝枝叶叶；低洼沼泽，蛙们唱着乡间小调。

五十一岁的钟远光，丰满的圆脸，皮肤赤色，粗壮的身子，骑着脚踏车，后座载着一个四方的铁胶桶；车手吊着一个圆桶，桶里装了茶罐、割胶工具。一路用力的踩踏着，踏着。

这个时候，路上远处传来…唬…唬的声浪，震荡着一条山路。这时，钟远光停下脚踏车，回头一看，一辆辆英国兵车，如惊慌逃跑地衝着而来，钟远光见了，急忙把脚踏车推到路边的草堆。

高脚屋里六十多岁的旺哈密，一听到了声音，就从楼梯走下来，见到钟远光就问：“发生什么事？”

“日本要打来了，英国兵撤退。”钟远光说着，摇手叫旺哈密进屋去。

“英国兵不抵抗吗？”旺哈密的声音低沉的问。

“华人开始发动抗日了。”钟远光眼眉一扬，坚然的语气。

“日本兵到了吗？”旺哈密的脸上有点愁云。

“听说已进入暹地（泰国）边界了，你快进屋去。”钟远光说着，摇手示意旺哈密进屋去。

七八辆兵车，唬…唬…的辗过马路，吓的路边的小草，东倒西斜；高脚屋下的鸡只，四处窜逃。许多高脚屋里的人，启开窗缝窥视。

这时，凯伦心头一阵纳闷，赤膊围着沙龙，从楼梯走下来。“远光，英国兵走了，日本到来，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听说日本兵喜爱女人，见了女人就要强暴。”

“那不是很可怕。”凯伦满脸无奈。

“所以，大家才发动抗日，要把日本兵赶出马来亚。”

“我们甘榜人可以参加抗日吗？

“当然可以，我们是这块土地人民，各族都要团结一致。”钟远光说着，骑起脚踏车，走入胶林小径去了。

这条路，又恢复了平静，公鸡跳上柴堆，放声唱起来；远处低洼传来阵阵蛙鸣。

傍晚的时刻，这条路上，两辆英国兵车飞快的来到，就在路边停下，

一个荷枪的英国兵跳下车，大声叫喊：“在屋子所有的人都出来，快！

快！”

这一喊，甘榜里的男女老幼，惊慌失措，纷纷逃出屋子。

英国兵挥手指示大家站到对面的马路去，十多个兵士荷枪看守着。这时，一个英国兵走近高脚亚答屋就放火，一个年青人看到放火烧屋，想衝过去阻止，英国兵举枪警告，大家不准走动。

这时，男女满脸惊慌，小孩放声哭叫。

一阵子，火星就燃烧起来，一间蔓延一间，整条路旁的屋子已陷入火海。这时，甘榜的人，有的跪下痛哭，有的愤怒脸庞，大家都是手无寸铁，又能做些什么？只好眼巴巴看着一片火海泛滥。

晚上，甘榜里的人，大家互相协助。有的到亲戚家，有的到回教堂。钟远光管理胶园公司，也给两家人暂住。有人说英国人会照顾人，可是，在他们灾难临头，要逃难时，就不顾一切了，反正这块地统治不了，目前只为保命。

那天下午，旺哈密见到钟远光从胶园出来，便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谢谢你安排海米及鲁丁住在你们的公司。”

“不必客气，住在这块土地的人，有难时一定互相照顾的。”钟远光拍着旺哈密的肩膀，温和的语气。

“我不明白，为什么英国兵要放火烧我们的屋子。”旺哈密茫然的语气。

“他们怕日本兵到来时，随时可以有地方可住，行军就更方便，所以他们要把路边的屋子烧掉，拖延行军的时间。”钟远光说道。

“你怎样知道的。”

“我的一个朋友安华凯里，他是个英国警察，把这件事透露出来的。”钟远光拉了拉头上的布帽子又说“大家要提高警惕，日本兵可能在一个星期会来到。”

“谢谢你，我们怕日本兵，却想不到英国兵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想日本兵不会怎样对付你们，他们要对付的是华人，因为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抗日！”钟远光毅然的语气。

“远光，你要小心啊！”旺哈密幽幽的语气。

“谢谢你！”说着骑上脚踏车走进胶林去了。

1944年，日本兵的脚踏车队开到这里，宪兵部就设在大街，这间店原本杂货店，日本兵来了就佔为己有，店里食品全都被充公。

有华人当上日本走狗，每天带着日本兵四处抓人，灌水、晒太阳、枪毙、强奸、天天发生，人心惶惶，能逃的逃，能躲的就躲。

1945年，日本兵投降撤兵了，这时大家才记起钟远光，于是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后来在他一个亲戚打听到，远光已经被日本兵灌水后枪毙了。

大家听了心里一阵疼痛，旺哈密悲切的说：“我们永远再见不到钟远光了！”他眼泪掉了下来，掉在这一块土地上……。

·唐君复



火车驾驶员

拉兰生於二战前十年。少年時让他遇上憎恨的二战，和平後败退的英軍重返祖国执政，实行穷追猛打势不两立的马共组织。他就是在这样动乱中長大。拉兰无意在枯寂又一成不变的甘榜呆下去，一心想出城寻找理想的工作。在事浮于人的情势下，他去铁道局应征工作，很幸运的被录取去当火車驾驶员。在这个动乱不堪的年代，当火車驾驶员是非常危險的。他的挚友苦劝他好尽快放弃这份工作，但他无意接受，还调侃地说，他只是当个火車驾驶员图薪金糊口饭吃，又不是扛枪弹与馬共对着干。别替他躭心。其实人的一生安危，早已在冥冥中安排，挚友也只好衷心祝他开火車時能避兇险趋平安。

小時候，他喜欢看烧煤炭推动的火車，拖着車廂由慢速到飞快地奔走在平坦的铁轨上，觉得很有趣，也很想体验这种生活，于是便立志長大後要成为一个火車驾驶员。然而當他实习驾驶火車時，烧煤炭的旧型火車已被淘汰，改用柴油开动的新款引擎。

经过严格的训練後，拉兰才被证实成为火車驾驶员。这訊息很快傳回甘榜，甘傍人都感到很荣幸。乘看拉兰回甘榜小住几天之际，父母乘这良好机会物色了一位媳婦给他成婚，宰殺自家养的黄牛，宴請全甘榜人到他府上观婚礼後用餐。当晚主家聘请舞女陪跳弄迎舞，也有演邦沙弯戲，大事鋪張一番，整个甘榜喜气洋洋，悦耳优扬的乐声传遍野。

拉兰回铁道局报到上班後，每次驾着装满货物的火車，轰隆轰隆地经过青山绿水的甘榜時，都会高兴地按响火车固有的嘟嘟声。震天价响的声音，在告诉甘榜人他路过这里了。这阵子马上引起孩童们的兴奮，追出铁道边親切地跚跳着向他打招呼。有時他会借故放慢速度乘机丢下繁华都市才买得到的别致糖菓，让孩童们捡來品尝。

有一段時期，不知因何故，已很久不見拉兰驾火車经过他的甘榜，而且音訊全断。甘榜人天天留意倾听，也听不見路过時故意按响的嘟嘟長啸声，使关心者难过。在这段日子中，引起甘榜人诸多猜测。

三年过後，拉兰忽然由家人护送回甘榜。看他目露兇光，发怒地指着远处謾骂，情绪很激动，不问也猜到他患上精神病。

据拉兰的妻子陈述，原來拉兰是被调去别州，驾火车穿过马共活跃的黑区，频频遇枪击，伤亡悲剧常有发生，車箱无端端被人抛中手榴弹的事，時常会发生。有

一个夜晚，火車辗中埋在铁路的炸葯，炸毁火車头，其餘車厢脱轨倾倒在铁道上，一片狼藉。他命歹被炸伤，躺在铁路上不停呻吟，天亮才遇救送院就医。

拉兰躺在医院养伤時，一直在想，马共居然宣称他们的组织是个反英殖民地者。那么就应該敢敢地找英军來对干，别老是破坏国家設备，让无辜的平民惨死或受重创。

拉兰的伤势在馀悸中康复，他的娇妻爱夫心切，劝他放弃这份工资优渥的工作，保命要紧。于是，他马上致函铁道局，申请调換去货仓当搬运工人，但不受理，为了生活又不敢违抗上司安排下來的工作，只好誠惶誠恐地再度开动火車奔走在危险地区。活在惊悚中的日子，圧力大不好受，精神出現不稳狀况。每当火车经过树高又荒芜地区，四处風吹草动，树影摇摆皆当作马共埋伏在其中，於是恐惧油然而生。每天又活在辗炸弹怍毁火車的阴影中，使精神崩溃，不敢上驾驶室开动火車引擎，反而兇巴巴地大吵大鬧，看铁道如畏途，同僚只好送他进精神科医院治療。

原本人缘好又健康的拉兰，出一趟城市重回甘榜竟变成精神病人，实在伤透甘榜人的心。甘榜人也明白，不幸患上此病者，病情只能用药物控制，若想復原像患病前那样充满活力又机敏，机会渺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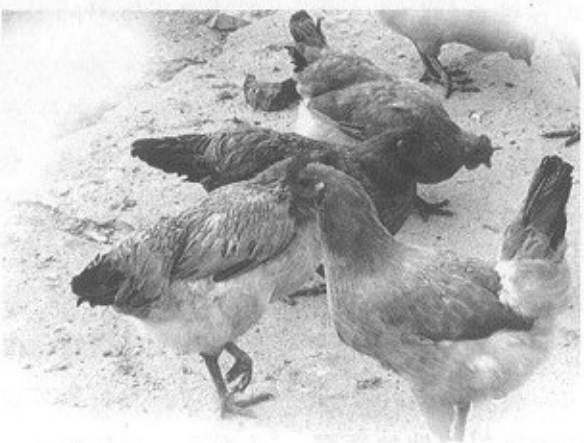
拉兰正处于精神不佳時刻，甘榜人怎么也沒能料到。与拉兰共枕同眠的美貌妻子却像隻飞蝉过别枝去。妻子离他而去，病得神情糢糢糊糊的拉兰从沒感觉到，在他的生活中已不懂什么是男欢女爱。長期无法享受性爱的妻子，被冷落得那里忍受得了。

还好，拉兰在安穩的甘榜住下來後，又遵照医生吩咐，長期服药已見效，生活已稍能自理，令人心慰。就在年老岁大的父母庆幸拉兰能从恶病中渐渐好起來之际，便相续逝世。兄弟妲妹害怕照顾長病的拉兰，也为了预防有朝一日他病发乱打人之故，只好乘早偷偷变卖家中祖业，各人分到一笔钱财後，全都走得无踪无影，仅留下拉兰守着那间老屋独居。这种沒情沒义的兄弟姐妹，受全甘榜人卑視。

拉兰是明白親人离他而去的原因，只因寡不敌众，所以沒出声抗争。他只好自食其力，努力地在家里搜出一張生锈鎌刀，钝斧一把，霍霍地磨利後，就扛在两边肩膀上，到小镇上的嘛嘛茶餐店，替店主劈灶柴。劈一牛車灶柴四令吉，一天供两杯奶茶，两片印度煎饼，中午供一顿丰富飯菜，晚餐又让他吃飽才回家。有得吃又有得喝，拉兰雖然感到劈柴搬柴进柴房腰酸背脊痛，但沒怨言，只有感恩店主关照。店主有爱心，是本着赚得众人钱，施出一点食物和少许金钱，让需要的人受惠是好事。店主为人厚道又坦荡荡，使众多茶客津津乐道。

沒人可依赖之下，拉兰已懂得去県城医院拿药丸回家服用，控制好病情，使自己的情绪穩定，可以劈柴之余，也可替拥有荒地的小園主砍杂樹枝，或背着药水泵，替人喷撒殺草剂，维持自身的生活，不再巴望親人幫助。

·林子（新加坡）



不下蛋的母鸡

自从土生土长的母鸡对下蛋这回事兴意阑珊， 农场就从外地输入一批又一批勤下蛋的母鸡了。 与土生母鸡不同的是，这批外来母鸡除周末之外，每天都准时下蛋，与隔天才下一个蛋的本土母鸡相较之下， 生产力高出了许多，农场老板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怎知，突然有一天，农场里的数千只外来母鸡突然都不下蛋了！老板大惊， 赶忙跑到鸡寮探个究竟。

“老板，你到现在才来已经太迟了！ 你看， 我们的粮食， 我们的居住环境， 太恶劣了……！ ” 母鸡们怨声载道，鸡寮里一片咯咯声。

“嘿……，大家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何必搞到这样……？ ”老板佯装关心，鸡寮里难忍的薰臭却令他想尽快离开。

“我们投诉了很久，都没人理……..”

“还有，本来周末不用下蛋的， 现在连周末也要我们下蛋，受不了……”

“我们会改善， 我们会改善，你们快快下蛋吧！ 要不，影响了对市场鸡蛋的日常供应， 这责任你们担当得起吗?”

农场老板的劝解似乎没什么效用，隔天还有近半数的母鸡不下蛋。虽然，鸡饲料里加入了不少五谷杂粮， 腐朽的地板、梁柱也及时换上新的。

第三天，农场老板不耐烦了， 请来了农粮局官员， 从农场抓走了50只带头不下蛋的大母鸡！

毋宁说， 这50只母鸡后来都被熬作老母鸡汤了！

过后，农场老板要和其余的母鸡分批对话， 只是，一夜之间， 只只都变成哑巴鸡了！

2012年12月4日

· 杨祥生

难忘的母亲（三题）

母亲的书包

母亲刚过65岁，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整日疯疯颠颠地乱跑，搅得小弟叫苦不迭，就送到我家。作为大姐的我，无理拒绝，只好勉强同意赡养，再说我住在高楼12层，电梯一关，母亲想跑也跑不走。

我家养了只大黑猫。母亲问："婷婷，你怎么养黑狗呀？"我正在洗衣服，没好气地说："妈，那是黑猫，不是黑狗。你眼花呢？"她霎时嘿嘿大笑，"养猫好，养猫好！"接着拍着手唱起来："咪咪咪，两眼眯，不吃米，专馋鱼。"她边唱边弯下腰捉猫，黑猫嗖地一蹦逃走了。她扑了空，扑通倒在地下，大口大口喘气。我又好气又好笑，板着脸说："妈，你好歹也是个老工人，怎么瞎来？猫是你捉的吗？"谁知她双脚一缩，头朝前伸，正巧掀翻了小桌，桌上摆放的热水瓶砰地摔倒，砸得粉碎。幸而热水瓶是空的，若盛满开水母亲定然会烫伤的。我气急败坏地吼着："你，你，你咋这么添乱？你脑子不好，眼睛还不好吗？"她也许意识到做错事，愣愣地坐在地下，头低垂着，身子有许颤抖。我惟恐她手碰了碎片，急忙放下衣服拿起扫帚扫着。她慢慢地站起来，喃喃道："婷婷，碎片好玩，留一块吧！"我极不耐烦地说："玩，你只知道玩，真累赘！"我一骂她倒老实了，躲在墙角扳手指。

我把地板拖干净转个身来，她已蹲在洗盆旁搓衣服。"妈，你把衣服放下，别弄脏！"我声音高了八度。她一惊，手中的衣服嗵地掉下，两只手粘满肥皂沫。我只好劝道："妈，你去把手擦擦，回房去歇息吧！"可她脏手却往墙上挂着的一只黑皮包上擦，还往上吐唾沫。黑皮包是我儿子刚买准备出差的，我怒不可遏，"妈，你怎么净搞蛋，真讨厌！"她一听讪笑着，"我弄坏了书包，我赔！"

随之，她从房间里乐滋滋地拿出一只又脏又旧的黄书包，使劲地往我手中塞，"我赔，我把我的书包赔给你！"

啊？我差点叫起来。我清楚地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曾嚷着要书包，母亲笑着说书包会有的。她不知从哪里搞到一块黄帆布，晚上坐在小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做着，黄帆布还清晰可见斑斑血迹。后来我嫌它太土气就撂到垃圾堆里，料不到母亲还找到，竟像宝贝似的藏到现在。

"太脏了，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我把书包掷到地上。

母亲腼腆地笑了，又速地把书包拣起

来，神秘地藏到卧室里小箱子里。

一天，我闲得无事，从小箱子里找到书包。书包鼓鼓的，我好奇地打开，只见包里藏着三件东西：

一件是圆盘形的刺绣大黑猫，形态栩栩如生，针线娴熟老道，无疑是母亲的杰作。刺绣反面贴着一张纸条，写了几句话："婷婷3岁了，喜爱猫，可我养不起猫，只好自做。婷婷挺听话，天天逗着猫唱：咪咪咪，两眼眯，不吃米，专馋鱼。"

第二件是块热水瓶碎片，用布包了四叠，还贴了张标签，上面有一段警句："婷婷打坏了热水瓶，我也有责任。今后存放东西要格外当心，尤其是热水瓶、碗、杯子等易碎物。"

第三件是副皮手套，有张纸说明："婷婷到北方上大学了，女儿行千里母担心。北方冬天很冷，她要自己洗衣服了，皮手套可以御寒，千万别冻坏手。"

看着看着，我不禁泪流满面，"妈——女儿错了……"然而母亲已经黄鹤西去了。在纪念母亲去世周岁时，我恭恭敬敬将母亲的书包挂在醒目的客厅墙上，我对家人说："母亲书包的故事要代代传涌。"

母亲织帽子

洁白的病榻上半躺半卧着位母亲，目光始终温和、刚毅。她人缘好，护士、医生稍有空闲就挤来陪伴她，郑妈妈早、郑妈妈好呀叫个不停。

郑妈妈退休前是个处长，那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洋溢着股干部味儿。三个月前她参加一个座谈会突然晕倒了，一倒下就没有力气再站起来，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不少人为她叫屈，然后她丝毫没有被列入死刑的女人那样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该吃的吃，该说的说，该笑的笑。她对来看望的同事朋友说："谢谢你们专程看我，你们工作忙，下次就别来啰，阎王爷暂时还不收我呢。"来探视她的人总要带许礼品，她木讷得近乎不谙人情，非要人家将东西带走。只有水果例外，她当场按人头分发，谁不接受就吼一声："怕传染病的不给。"当大家甜滋滋地嚼着，她像小孩子似的拍着手笑了，"好样的，够朋友！"

郑妈妈有儿子和媳妇。不知何故，儿子吴涛和儿媳佳佳都不一道来，有时吴涛前脚走佳佳后脚到，有时佳佳刚刚离开吴涛就跨进门，配合得仿佛像上海海关的钟那样准时。佳佳在工商局工作，说起话来像唱歌，且唱的歌像宋祖英那样好听。

郑妈妈听佳佳唱歌入了迷，伴随着旋律拍着手摆动着身子。听着听着，她不禁泪如黄豆叭叭直下。"妈妈，你咋啦？"佳佳慌忙用手帕为她擦泪，她喟然长叹："唉，都怪我。"佳佳一怔，"妈妈，改行是我情愿的。"事后，她唠唠叨叨地对人说："是我不好，是我硬把佳佳从歌舞团调回，要不，佳佳早成了明星啦。"

吴涛到病房来总挟着一扎画卷儿。吴涛中等身材，白皙四方脸上镶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妈妈，你看，这是我获奖的作品。"她手一推，"我不看！儿呀，你怎么不懂事？正儿八经的事不做，硬要画什么乱七八糟的画呀，你说，你对得起这份工作吗？你……"她说

话像发连珠炮，逼得吴涛垂下头。“妈妈，我是学美术的，你硬要我到政府当秘书，我，我拿起笔一个字都抠不出来。你说我咋办？”儿子气鼓鼓地走了。她眼珠激起了一道道红丝，衬得眼窝越发青了。

夜深人静，郑妈妈反而没有一丝睡意。她悄悄地从包里掏出一团绒线，拿出四根尖尖的针织帽子。她的手指纤细娴熟，银针飞舞，绒线闪闪，她的神情是那样专注、神秘和虔诚，犹如雕刻家在精雕缰刻不朽之作。前来查病房的医生劝道：“郑妈妈，歇息吧。”她乐呵呵地说：“没事，歇够啦。”医生不解地问：“郑妈妈，眼下谁还戴老古董？”她眨了眨眼，“不戴看看也行，我要让帽子做个好梦。”医生睁大眼睛，仿佛听不懂似的。

西北风呼呼的一刮，郑妈妈的病陡地沉重，处于昏迷状态。

一天下午，她猛地清醒过来，将儿子和媳妇喊到床前，睁着浑浊的眸子，脸庞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我是个摸着棺材板的人哪。我，给你们留顶帽子。”她伸出颤颤抖抖的手从枕头里掏出两顶帽子，一人一只。发完帽子，她大口大口喘着气，流下两行晶亮的眼花，头一歪走了。

吴涛莫名其妙地接过黑色的帽子，慢慢张开，一顶陈旧黑色的小帽子掉在地下，还有一张泛白的老照片：一个小男孩站在孤儿院门前擦眼泪。

佳佳小心翼翼地接过红颜色的帽子，轻轻打开，一顶褪色的小红帽子展现在眼前，也有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小女孩木然地蹲在孤儿院门前。

吴涛和佳佳顿时全明白了，不约而同地喊着：“好妈妈，您将我们抚养成人，我们对不起您啊！”

少许，吴涛从口袋里掏出“离婚协议”，哗地撕成雪片。佳佳也从挎包里取出“经济困难报告”，揉成细团扔到垃圾桶里。

处理完丧事，吴涛和佳佳都到新单位上班。令人们惊奇的是他们都到敬老院工作，他们的改行震撼了整个城市。

母亲种草莓

宋崎考公务员被录用，分在局办公室任秘书。报到时他背着一只柳筐，打开柳筐取出塑料袋装的草莓分给在座的同志，腼腆地笑笑：“我家种的，请尝尝鲜！”

我打开塑料袋，只见草莓又大又整齐形红欲滴，情不自禁地拿了一颗往嘴里塞，牙齿轻轻一咬果汁四溢，“好吃！”我接连吃了5颗。我说好吃大家都吃起来。宋崎也乐了：“这次带少了，下次我让妈妈多送些。”

一天下午，一位头发夹白的母亲在办公室门口闪动，也是背一只大柳筐。宋崎一个箭步奔上前，接了柳筐高兴地喊：“妈妈，你来呦。”听到他的声音，同志们纷纷放下手中的笔和材料，打水的打水，倒茶的倒茶。宋妈妈边擦汗边打招呼：“领导太客气了，我家崎伢子遇到你们这些好人真是福气呃。”大家哈哈大笑，都说：“宋妈妈，您别见外，我们不是领导，我们和宋崎是同事。”宋妈妈更欢了，连连打揖，“领导好，领导好！”大家又是一阵捧腹大笑。宋崎将在座的人员分别向妈妈作了介绍，当介绍我是主任

时，宋妈妈朝我扑嗵跪下，我慌忙扶起她："宋妈妈，使不得！"她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崎伢子从小就没爹，没见过世面，能和你们领导合了缘我睡觉都囫囵了。"我激动地说："宋妈妈，你放心吧，宋崎会和我们和睦共事的。你老人家隔山过江给我们送草莓，我们实在难为情。"她爽朗地笑了，"没啥，小意思，山里人拿不出好东西，可我家种的草莓多得很呃。"

我安排宋崎陪妈妈休息一下，晚上大家来个小聚聚。她连连摇手："不敢当，不敢当！我还要赶回家呢……"

宋崎的妈妈就这样匆匆走了。

转眼国庆节就要到了，许副主任出了个好主意，让宋妈妈送些草莓来，这样假期同志们全家团聚可以尝尝新，费用在工会经费中列支。我觉得行，就问宋崎有没有困难？宋崎满口答应，说他已通知妈妈了，这几天妈妈就要来。不过，他一口拒绝要钱。

事与愿违，到了9月30日下午5时，宋崎的妈妈始终没有露面。宋崎坐立不安，急得眼睛通红。我安慰他说："别急，草莓送不送是小事，你妈妈的安全是大事。"他哽咽地说："这事咋会砸锅？"我劝他别急，快回家看看妈妈。

在我的安排下，宋崎神情呆滞地踏上回家的路途。

这一走，宋崎就不知不觉真走了。

假期后，一个多星期他没有上班，我急了，不停地打他手机，手机关着。正在我焦急不安时，许副主任前来报告："宋崎刚来电话，说他妈妈生病住了乡医院，需要请假二个月。"

我立即将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派许副主任带礼金上门慰问。

许副主任6天才回来，懊恼无比地说："想不到宋崎家真难走呀，哎——都是草莓惹的事，他家根本不种草莓，他妈是到山上买草莓摔坏了腿……"我十分惊讶。

许副主任随手交给我一封信。我急忙打开看，信是以宋妈妈口吻写的：

尊敬的杨主任：

我是宋崎的母亲，我在此向你道歉，我说了谎，我家从不种草莓。我骗你想让崎伢子有个好前程。这次摔坏了腿，我想了又想，觉得做人要说实话。不过，说出的话泼出去的水，我要兑现。崎伢子是学农的，我让他辞职种草莓，我想他一定能成功！明年请各位领导前来品尝。



· 锺夏田

小城恨事

我们捉鱼的那片田芭，背靠大山，是大汉山的余脉。最靠近的一个山头，我们叫做“石山”，山脚有一间打石厂，每天中午就会放石炮炸石，轰隆轰隆的，那时是荒乱年代，如果不知就里，肯定会被吓着。这片绵延数百里的大山，当山雨来时，常会挟着山风，那“呼呼呼”、“嘀嘀嘀”的响声，直像千军嘶喊、万马奔腾，豆大的雨点如同南亚海啸，其急无比，说来就来，“轰啦轰啦”地，气势简直就像扫穴犁庭。这时远望逶迤的“石山”，有如被一座尼亚加拉大瀑布遮住，白厚厚的，连一株绿树，一块白石都看不到。即使孩子们捉鱼捉到一半下起大雨来，淋得满身湿透，也不会扫兴，玩伴们马上转移阵地，到小运河去玩水。

这小运河说是专为灌溉稻田而设，却是孩子们的最佳玩乐地，特别是下雨天。孩子们经常会以笨拙的姿态，集体从河岸跳入河中，“挞、挞、挞”的声响，此起彼落，众小顽童的肚皮，就红了一大片，痛得直呼爹娘。但玩水不够刺激，最练胆子的摸鱼。小运河水面以下的泥岸，是鱼儿打洞居息的好处所，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敢伸手入洞去摸，因为一来摸到塘虱有被刺伤流血的危险，二来如果摸到蛇洞，那就有得好受。但孩子们都是好胜的，如果被人讲不敢摸鱼洞，就会被讪笑，至少也几天都不好意思参大家玩。

对孩子而言，斗鱼的漂亮外型最有吸引力。一条成熟的打架鱼，有变色的本领，不要看平时白白色，当它进入打斗状态时，马上体态艳丽，尤其颈下两条长须红里掺白，像极威武武士的两条红丝带。最好看的是打架鱼的尾巴，平时收起来像一支尖刺，当它遇到敌手的时候，尾巴就完全展开，如同一把闪闪生光、色彩炫目的大圆扇。

四、铁刺网传奇

日子就是这么过去了，我们孩子照样天天上学，放学后就和玩伴们，像野孩子似的，不是去抓打架鱼，就是打陀螺。而外婆的糕点生意也做得蛮好的，树娣也仍然是早出晚归。直到有一天……

那天我们一班孩子放学后，约好上田芭抓打架鱼，走到了田芭边缘，突然惊觉眼前景物大不同了，灌溉用的小运河的这一边，很多工人在炎阳下挥汗工作，一望无际的一根根高高的木柱子，排排坐似的矗立着。我们都很纳罕，心中嘀咕着，这些人是干什么来着？表哥比较大胆，他趋前向一个工人问道：

“大叔，你们在做什么？”

对方看一看我们，说：“小弟弟，这是政府要做的，你没听说吗？现在实施紧

急状态了，很快就要搬新村，外头不能住人了。”

我们突大了眼睛，望着这群工人，对他们的话似懂非懂。什么“紧急状态”？什么“要搬新村”？什么“外头不能住人”？我们都不知道。

已经忘记了要去哪里玩乐，我们呆在那里看着他们在做工。

不单单是那天，我们每隔一天，放学后总心挂挂的，很自然的到小运河去看他们施工，终于在一个多星期后，看到铁刺网围了起来，一格一格的铁刺网，就像电影里头，关押军犯的监狱一样。

一下子，我感觉到我们和田芭的打架鱼隔绝起来了。“那边戒严，不能随便偷爬过去，军队要开枪的。”大人总是这样警告孩子们。

于是，我们开始经常听到大人们谈论铁刺网的事，特别是在咖啡店。

“这下我们可惨了，”在镇尾开一个冰水档，本身也是烟农的家福叔，是海全咖啡店的常客，他愁眉苦脸地说：“不能在芭场过夜那还罢了，最惨是不能太早到芭场，又不能太晚回镇，连一丁点食物都不能带去，怎么干活了呀！”

“可不是，”成俦叔，这位也是烟农的广西老乡，忧心地叹口气说：“这么短的工作时间，唉，烟叶都晒不到几个小时，什么时候才会干呢？”

“听说是山老鼠太厉害了……”家福叔讲到这里，成俦叔连忙暗中推了他一把，截断他的话，小声说：“当心，这里人鬼难辨。”说罢还竖目向众茶客瞄去。

我不由得想起一年前的一个假期，我和大哥到姑丈的芭场度了几天假的情景。

姑丈的芭场在大曲。“大曲”地名的来由，是因为从宁隆到当地的公路，顺着山势，建得弯弯曲曲，故而得名。姑丈带着我们兄弟俩，还有两个表弟，先坐公共汽车到大曲街场——说是街场，实际上只是公路旁的两间店，一间是杂货店，另外一间是咖啡店，杂货店供应一些日常用品和食品，咖啡店就供等候公共汽车的人喝喝茶，间中也有一些居住在附近的马来人来光顾。当然，暂居在芭场的一些烟农，偶而也会在农闲时，出来喝喝茶，摆摆龙门阵。

我们下了巴士，姑丈先到杂货店买一些饼干食品及一些杂物，然后到咖啡店喝“下午茶”。每人一杯咖啡乌加几块“火饼”（一种又干又硬的面粉焙制的饼干，每个大约茶杯口大），烫热的咖啡乌，把火饼捏成小片，浸在里面，等稍软之后，用茶匙捞起，连咖啡一起入口，哇，那种滋味真是享受极了。我们四个小瓜吃得津津有味，那种舒服满足的模样，连旁桌的茶客也笑了起来。

吃饱了就得赶路。姑丈的芭场深入林间，从公路一直往前走，要半个多小时，估计有四、五英里左右。行行重行行，沿途是古木参天，虫鸣唧唧。也有一些鸣声清脆的不知名小鸟，不时从头顶窜过，没入林叶间。姑丈说，有一种鸟的鸣声很奇特，听起来就像“天吊水、天吊水”，我们就叫这种鸟为“天吊水”。姑丈还说，天吊水个儿不大，身体黑中带灰，最喜欢在下雨天出来，飞在林梢上，速度相当快，即使循鸣声快速抬头向上望，也未必能看到它的踪影。

走了约莫二十分钟，眼前出现一渚清

澈见底的溪流，水中游鱼三五成群，溪的上头流水击石，鸣声淙淙，从灌木丛中流出活水来。见此美景，我们不觉连连惊呼，都想马上下水玩乐。

“别急别急，”大表弟说：“我们待会儿就可以来玩个痛快。”

姑丈的芭场基地，只是一间非常简陋的茅寮，姑姑和表姐已在等着。我们把带来的物品卸下，就到茅寮四周活动活动。

看起来，这间茅寮并不具有“屋”的形式，它分为三个部份，其一是大厅，是两面通风的一个空间，后方摆一张长桌，吃饭、写字甚至开会都在这里。长桌隔五尺左右，便是一个灶头，举凡煲水、煮饭、烧菜等等，都在这里执行。大厅的左半，是两层的布置，底层是储物处，耕具呀、烟搭呀、干烟叶呀等等，还有一些杂物，都堆放其中。上层则是睡觉的地方，没有房间，也没有门。不但睡觉的地方没有门，整间茅寮都没有门。

由于天色已不早，我们取消了去玩水的节目。晚饭后，茅寮四方一片黑漆漆，只有长桌上点的一盏火水灯，活动的范围固然小，连看东西都成问题。姑丈双手一摆，笑笑说：“早点睡吧，明天早上才去玩。”然后姑丈很慎重的跟我们说：“半夜无论发生什么事，或者有什么人来，都不许探头出来看，更不许下楼，知道吗？”

我们根本不明白姑丈在讲什么，只能点点头称是。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天才蒙蒙亮，姑丈与姑母就起身了，我们几个孩子也跟着起床。早餐是简单的白粥，另外冲了一大壶的咖啡乌，也有昨天刚买的饼干。大家各吃了一碗粥，添加几块饼和一杯咖啡乌，便迫不及待的出去玩。

哇，清晨的芭场景色实在棒极了。昨夜的烟雾还来不及散去，白茫茫东一搭西一搭，柔弱的晨光软绵绵的从中穿过，形成光中有白，白中有光的境界，这个境界在绿色海洋的包围下，便铺陈了一个和谐、温馨的世界。

还不止这样。一个这样美好的天堂，怎么可能没有音乐的陪衬？

事实上，晨早的生物，早已经为这片大地乐园奏起了一章又一章的交响乐。先说鸟儿，那些早起的不知名山雀，在林间穿梭来去，享用丰盛美食的同时，还发出清脆的欢乐鸣声，此起彼落的，让你耳不暇给。特别是在近水的溪边，点点青红的小鹦鹉，更是顽皮的在枝条上跳上跳下，它们愉悦的玩乐、尽情的歌唱，整片林荫都动了起来。

“天吊水……天吊水……”天吊水不时在头顶的空际掠过，不忘丢下几串悦耳动听的音符。

众多的昆虫就更不用说了，它们爱凑热闹的个性，哪容得众鸟霸占舞台的所有角落？唧唧唧的尖锐嗓音，东边才停了，西边又奏起，忽而南边北边好像约便一般，以超高音的姿态，流水行云似的爆了开来。当然，我们分辨不出哪个打哪个昆虫，总之这种大自然的乐手，让我们享受了一顿音乐的盛宴。

一路上都是还沾着露珠的花花草草，在晨风轻拂下，显露出强悍的生机，早起的蝴蝶与蜻蜓，五颜六色、炫丽夺目，在花花草草上任意的飞翔与停留，更增添了

迷人的森林色彩。

我们来到昨天路过的小溪，经过一夜的沉淀，更见清澈。让我们惊呼的是，水中的游鱼竟然是那么矫健、悦目。它们是成群行动的，前进的方向很难猜测，而且速度是惊人的，我们猜不透它们的行动为什么会那么划一。也有落单的小鱼，这些独来独往的鱼儿，多数像隐士般静静地待在一个幽暗的地方，比如一株浮萍的下方，甚至是一片落叶的底下。只见它口一张一合的，吐出水泡，像是有很多心事，在向谁倾诉。

“我们下去捉鱼喽！”我大声喊道。

“不行，”好心的表姐阻止我们：“你看，鱼儿这么可爱，你们忍心去打扰它们吗？”

“这样，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大表弟不以为然，说道。

“不行就是不行，现在还很早，下去玩水要着凉的，”表姐坚持不让我们下水：“我们还是先去芭场吧。”

大伙儿噘噘嘴，不能不听表姐的话，便心不甘情不愿地起哄，然后向芭场的方向竞相跑去。

宁隆市镇，包括附近乡区的整个范围，刚好在一个盆地上，四面环山，山上有翠绿的森林，常常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蔚蓝的光芒。姑丈的芭场，在一个斜坡上，过了斜坡，就是浩淼东流的霹雳河。

我没有去过霹雳河，听说河身宽阔，河水深不可测，河中有很多大鱼。多曼鱼，是一种个性凶猛的鱼类，牙齿特别锐利，谁要给它咬住了，包管手断脚断。河对岸有马来甘榜，那边的土地非常肥沃，宁隆有不少烟农，宁愿不辞辛劳，越过大河，到彼岸找生活。因为没有桥，两岸来往只靠舢舨维持。在雨季，过河很危险，因为河水高涨，又很湍急，若控制不住舢舨，就会发生船翻人溺的惨剧，而这种新闻，不时会刊登在新闻纸的头条地位。

姑丈的芭场，烟草正茂盛生长，满山满坡都是碧绿绿的海洋。“这些烟叶，很快就可以收成了。”表姐手一指，说：“你们看到山坡哪个角落的小辣椒吗？等下我们比赛看谁采的辣椒多，好不好？”的确，我们来芭场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帮姑丈采摘小辣椒。

没错，采辣椒是小活，我们小孩都胜任有余，所以姑丈很放心让我们去“玩”。我们远远的望去，山坡哪方果然点点猩红，小辣椒已经成熟了。

烟草要三个多月才有收成，烟农通常在烟田划出一小段地，种植其他短期作物，以便在烟叶收成之前有些收入。小辣椒是烟农最常种植的短期作物。

到了种植小辣椒的坡地，点点猩红的小辣椒，看起来果然非常悦目、可爱。我们每人都从表姐手中分得一顶草帽和一个小铁桶，草帽是用以遮太阳，而一粒一粒的小辣椒，采后就随手丢入桶中，工作很简单。因为小辣椒实在太辣了，根本不怕有人会偷吃。

小孩子的通病是三分钟热度，采不到半小时，先前的新鲜感就消失了。我躲在辣椒丛浓密的阴影下，哥哥和表弟们也各选择自己的荫凉地。在芭地的山坡地带，大树几乎都砍光了，所以一过十点钟，骄阳就到处肆虐，热不可耐。烟农在炎阳下工作，没有不汗流浃背的。

“才做不到半个钟，你们就偷懒，”表姐双手叉着蛮腰，对我们大声说：“如果采不完，今天就不许你们到小溪玩。”

这一招果然厉害，我们乖乖的重新戴上草帽，又开始一粒一粒的采收哪猩红的玩意儿。

虽然不大愿意，也会苦中作乐，我们乘表姐不注意，用采下的小辣椒互相丢来丢去，待表姐发现的时候，便狠狠的挨一顿骂，我们不约而同地吐吐舌头，继续采收小辣椒。

好不容易，工作总算告一段落。我采到半桶小辣椒，是最少的，表姐表弟他们，多则溢满整个小桶，少的也有大半桶。不管怎样，我们“交”完“货”后，马上一阵风似的，奔向小溪的方向。

好清凉的水。我们三扯两拨的，把身上的衣服脱下，丢在岸边的小灌木上，便赤条条“扑通、扑通”的跳下水去，表姐别过头去，说道：“你们不要玩太久，当心着凉。”然后就快步离去。

“我捉到一只虾！”大表弟兴奋地说。

“给我看，给我看。”我急急抢过去，观察在手中仍在挣扎的可怜的小东西。小虾在大表弟掌上，头尾一张一合的，有气没力的悸动。大表弟突然大力“啪啪啪”的连拍三下掌，然后把虾皮去除，放在口中吃起来，看得我都傻了。

“我的朋友告诉我，”大表弟忙解释：“虾大力拍几下，就可以吃了。”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先前在水中悠闲畅游的鱼群，早就因为我们的下水而逃得无踪无影了。溪水在我们一阵乱搞之后，浑浊得很厉害，以致于什么都看不见了。

日渐西斜，我们尽兴的爬上岸，穿回衣服，回到姑丈的芭场基地。

“瞧你们几个，玩到脸青唇白，快去换衣服，回头来吃晚饭。”姑姑笑骂着说。

晚饭后，哥哥和大表弟捉象棋，我与二表弟作壁上观，到了八点多九点钟，大家都爬上二楼睡觉去了。

蒙龙间，我听到有人声，可是外头黑漆漆，什么都看不见，依稀只见楼底有微弱的灯光。我记住姑丈先前叮嘱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许探头出来看，更不许下楼来。”

“就只这些吗？”这把声音很陌生，从来没有听过。

“就只有这些了，”姑丈在解释：“烟草还没收成……”

“那好，我们过些时候再来，”这人打断姑丈的话：“到时希望你帮忙多些。”

我听到有多个脚步声，显然来者不止一人。过了一盏茶工夫，一切都平静了，几个小头颅探出楼外，想看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要给他们那么多？”姑姑坐在长椅上埋怨道。

“你看到的啦，他们有枪，安全要紧。”姑丈叹了口气说。

姑丈回头望望我们，淡淡的说：“他们是山老鼠。”

大概，姑丈说的山老鼠，和成俦叔说的山老鼠，是同一样东西吧。

(待续)



陈剑与驼铃文学对话（下）

11-08-2012 吉隆坡 Hotel Royal Bintang

陈：您对历史的关注跟您本身的经历，从书写的情况来讲，有一种个人自传式的影子在里面，当然不完全是您个人老老实实的自传的写法，而是小说人物的一种处理方式。所以既是您又不是您，这样一种状态。这方面显然是跟您本身的经历有关联的。所以想请您谈一下，您曾经是否参加或者投入这个相关的斗争里面去？那么，您是不是可以谈谈您参与这一斗争的经过？

驼：好。对这段历史的关注与我本身的人生经历的关联，大致上就是前面所谈的那一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不错，我是长期在关注着我国各族人民的命运，但并未真正投入斗争。那一天，我一接受给以实质的协助的请求，随即被政府逮捕，根本没有什么斗争历史可谈。我一帮他们的忙，马上被捕。如果说，后来在扣留营里的斗争也值得一谈，那么，小说《寂寞行者》卷二《扣留营里》便是一篇记实的文字，我看就不必在这里重复了。当然，其中的要角谢天霖（小雨）只是一个塑造的小说人物，但到底有我的面影，甚至我的思想与行为。

陈：那时您怎么去要进行这个协助？

驼：是这样。那时我自己的一本书《家福》在市场上卖，就引来一个人，可能他就是真正在搞革命的，到来交谈作朋友。后来他才表白身份，要我帮忙一点事情，我就帮啊。因为我本身就很同情他们的斗争嘛。那里知道，这一帮不得了，政治部马上找上门来。而且，我那时就坚持我没有做什么。政治部就明白地说，你不合作，今天就扣留你。我就伸手给他，扣留吧！就这样扣留了。

陈：当时是协助些什么？

驼：小事情。好像是给一点钱。还有呢，最主要的一点我相信是他们要买药。我说，我怎样去跟你买？你买的量可能是很多的。我也没有问要多少，什么药。我只是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一个开药厂的朋友。我说你去找他。他大概是真的去找他。不久，我那朋友就写信来，说耐不住啦。他说他受到 ……（他没有很明白地讲），暗示我他已经受到跟踪、侦查。我想，坏了。后来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我被释放以后，大概二、三十年之后才又碰到这个老朋友，我就问起他们来买了多少次的药？他说仅仅一次，就被请去问话。天天追问。他说精神上受不了。当然他没有说是他供出来的。显然的，是他告诉当局“他是XX人介绍来的”。

陈：那是那一年？

驼：1974年。

陈：1974，那是解阵 的。

驼：对。我就那样就抓进去了。所以，我那里有什么斗争历史好谈。

陈：所以把您当作解阵的成员抓起来了。当时实际上您并没有参加到地下的斗争中去。

驼：有。不是斗争。他有叫我写一篇自己的思想汇报。

陈：思想汇报，就想要把您拉进组织。

驼：我有给他。给了他之后，心里一直担心。来找我的这个朋友，我看他有点吊儿郎当的样子，不像搞革命的人。我跟

他讲，我给你的钱，你不要写名字。他却拿一个小册子在那儿写谁多少钱，谁多少钱。我说不可以的，不是这样做的，背在脑子里。他都好像不在乎，不理我讲什么。所以，他后来被扣留了，那些东西就成了证据，谁出多少钱，那些人是谁？全暴露了。

陈：哦，可能这位老兄都已经有问题了。

驼：嗨呀，不懂啦。我就坚持说都是我一个人的，我死要面子啦，说我替解阵找了这么多人，其实我自己掏腰包给的。只好这样啦。政治部当然也不肯完全相信啦。好啦，你不讲就不讲。他就从旁去调查问我那些朋友。果然也有一个承认。

陈：一个承认，那就麻烦啦。

驼：后来也就算了。那个承认的朋友有跟我妻子讲说，你叫彭龙飞承认吧，我已经承认了。我说承认不就承认啰，我已经关在这里啦。

陈：（笑）当时公开政党方面……

驼：我没有参加过。

陈：当时劳工党已经不存在了。1972年……

驼：我很早就是马华的党员。

陈：哦，您很早就参加马华？

驼：那是为了公民权。那时我在新加坡教书。假期回来实兆远，（笑）跟我出身份证差不多，马华在帮大家申请公民权，在红土坎那儿集体宣誓，你也去申请吧。就拿那个表格填一下。带头的念一句，我们跟一句，举着手。后来就拿到公民权，同时变成马华党员了。

陈：哈，是这样莫名其妙就入党了。

驼：入党了。我也没有再交会费。据说有人帮我们交，我们一直都是党员。很妙。后来，我扣留营出来，再到一间华小教书，那个董事长是马华的区会主席。他说你索性加入成为马华的永久会员。我想："你是董事长，我是你的教员，我看你对教育都很热心"，好啦，一百块钱拿去。变成永久的马华党员，到今天还是。

陈：（笑）还是啊，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在具体的斗争当中，您是有所涉猎，但涉猎不深就出事了，进了监牢。所以在监牢里，《寂寞行者》所反映的那个谢老师是有您的影子在那边，我看也是。

驼：对他们的一些想法做法我不敢苟同，但是大部分人主张是那样，我也不便太坚持我的看法、我的意见。我们在闲谈，举个例，好像宿舍的打扫清洁工作，他们说要采取社会主义的做法，因为你大概不大懂扣留营里面的情形。它是每一区，大约有四座宿舍。打扫的工作，有的从其他宿舍调来替大家做，不是单单做自己一区的工作，大家轮流做。我就看过，因为我们还有其他活动，外面在打羽球，刚好轮到他，而他正在洗刷厕所。"某某人，到你啦！"他就把那水一泼，扫把一丢，就跑出去打羽球了。这样那里会干净，做一半罢了。后来我有在会上提出，我们常常有开会的，最好每座宿舍的清洁工作由每座宿舍的同志自己来做，不要由别座来做。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为了自己的清洁卫生一定会用心做好。去替人家做，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陈：对。

驼：他们说："那不可以，这违反了为公的精神"。不可以，就算了。后来，渐渐发现这样不行，是不大尽责。好啦，各自做各自的，不必跑来跑去麻烦。

陈：是啊，没这个必要，谁发明的？

驼：是说为公啊，没有说你的我的，大家的大家做。大家做就不好啦。人的私心是存在的。这是我自己住的地方当然希望干净一点，一定会做好一点。

陈：是会比较用心。

驼：有时，我也不大愿意争论。这是一个例子。

历史宏大题材的处理与人物的历史定位

陈：我们再谈回来。马共的斗争历程是比较长的。60年啊，比较复杂也比较坎坷，这个过程非常惨烈悲壮。各条战线上，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大家都付出了空前的牺牲。前后超过数百万人投入到这里面来。数十万计的志士牺牲他们个人的幸福，断送自己美好的仕途也好，商途也好，也毁了自己的家园，抛家弃亲，即双亲、妻子、子女，妻离子散，把自己投身到这一烈火中去煎熬、去奋斗。要把这样一个史诗式的过程，细细地来叙述，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因为这个场景太大了。所以，您在创作过程中，您是进行怎样的思考，用那种方法来处理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您怎么把这60年的斗争浓缩到几百页里？这是很多写小说的人都有这个宏大的理想，要很完整地深入地去反映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内容是这么丰富，小说又注重细节描写，这是很大的矛盾。你在处理这个题材，您是怎么做到的？

驼：这一点其实我也做的并不是很好。我必须坦白，除了《硝烟散尽时》写得从容，也比较成功地通过一个小家庭成员的悲欢离合，反映出这一场斗争的惨烈。其余两部长篇都写得太匆促了。其实，这是一部无比悲壮的史诗，非有百万字的篇幅无法竟其功。譬如，《寂寞行者》卷三《山林岁月》里面各个人物的出现，就有如走马灯，无法给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为了及时完卷以便参加比赛，只好如此。这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如果不参加比赛，精雕细琢，慢慢铺叙，今天应该也完成了。重新再写？已经没有这样的精力了。现在，只好叹口气接受自己这并不怎样完美的作品。因为它到底揭示了一段历史的真相，应该也有一定的价值。有个朋友就曾经笑着劝慰我："不止啦，不止一万块钱！"他是在指我当时所得到的奖金。

陈：这的确是，您在为了参加一个比赛，在处理这个题材，多少受到影响。

驼：因为它有时间限制。

陈：就变得很不理想。尽管如此，您毕竟还是通过一些人物把这个时代浓缩下来，多少还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我注意到您在描写的过程中，多少避开了书中一些角色个人所面对的，个人跟家庭、个人跟妻子儿女跟父母，因为参加这个斗争所产生的矛盾冲突，这些方面的描写。这是因为篇幅上的关系呢，还是创作上的考量？

驼：来不及写了。要参加比赛，所以要把它省略了。

陈：就省略了，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驼：对。

陈：因为从这种矛盾冲突中，特别是亲情跟革命斗争之间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矛盾，在人物刻画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是比较可惜。我的解读是，可能您是因为篇幅太大了，所以只能够尽量的省略一些，因为您的主线是在斗争，所以就把这一部分，人性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放一边。当然这可以成为另外一部小说。人物可以选择，不那么多，就几个，但充分地突出刚才我说到的，个人跟家庭、跟亲情、跟前途等各方面，因为要去参加革命，因为这个时代的感召，所以在这方面怎么挣扎，这可以是另外一部小说。

驼：对，所以我说还是《硝烟散尽时》写得比较好。

陈：那么对这个大题材如何着手，对很多作家来说都是一个困扰。除了刚才说比赛的原因。一个大题材对任何一个作家都是困惑，因为要从哪里下手。

驼：对。

陈：情节的取舍这些都是问题。这个情节还是那个情节，这个东西您在写的过程中就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如果以《寂寞行者》作为例子的话，您是怎样处理创作上的矛盾，这里是谈到创作方法的问题。能不能举一些例子说一下。

驼：当时我就是想到那个切入点，就是开笔怎样才能够吸引人家的注意追读下去。我想来想去，在这场革命斗争中，最牵动人、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大约在1975、76那几年间的所谓锄奸队的活动的新闻最吸引人：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到底那个被杀的人有什么罪过之类的？我就从这个最引人的事件写起，然后才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他们的斗争，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很多人不懂。这些锄奸队如果被警方捕获了，怎样处理也不懂。简单讲，扣留营里面的生活情形，没有人懂啊。那么我接下来应该写扣留营。那么扣留营之后，应该再写什么？怎么会有锄奸活动？怎么会有扣留营？它的根源在哪里？哦，因为这个是整个共产党斗争所引发而延伸出来的东西。那么就应该去写整个共产党的成立、抗日、反英的过程。那么就有了所谓《山林岁月》。这个斗争最后还是结束了。为什么斗争会结束？结束后又走向哪里？总还要有个交代，所以就有了第四部的《走向大同》。“走向大同”是我个人的期盼，并不一定是这些战士们，这些革命者他们所认同的。大概是这样。我就想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找那个最吸引人的点切入，用老虎山下那个革命者的工作点那边写起。那么这些人后来去了哪里？扣留营。怎么会有扣留营？就要写到马共。马共的整个斗争后来又结束了。那么这些人又要走向哪里？就有了大同世界。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想法。对这些革命者，现在已经下山来的朋友，他们未必苟同我的看法和想法。

陈：《寂寞行者》所涵盖的历史时段，基本上是涵盖了马共斗争的全历程。从抗日到和平时期，到抗英，到国内战争，到南下，到肃反，到和平协议，到建村，到老友会活动，您都涵盖了。只是叙述的程序，您部分采用前后倒置的手法，这是小说处理的一个方式。不过您写地下斗争的那一面比较多，比较全面。那么要写好这样丰富的历史题材，如果没有这一方面的具体事实作为根据的话，又没有对这一段历史的一种深刻的认识，不管这一作家有多大的本事，其实都只是隔靴搔痒，不能够很好具体地去写。因此给读者的感觉是不着边际的。您在这方面，你的作品没有这个毛病。这一方面您具体得到什么帮助或者掌握了什么历史资料，然后比较有系统地来刻画这个历史过程？

驼：这主要还是得力于对这一场斗争的长期关注。他们早期的领袖杜龙山、杜龙川、杜龙水兄弟，便是我叫表叔的亲戚。抗日时，为了渡过霹雳河到峇眼拿督，便常常先到我家小憩，偶尔也请求我父亲协助做点小事。龙川就曾经突然间到来把我们几家人共用的磨椰机摩托拆走，以供他们设在双溪杖（Sungai Tiang）的榨油作坊之用。其实，那是一个情报工作点，主要是接应136部队。我们磨椰为了养猪，这给我们几家人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背后因此有些微言，但更多的是为他兄弟的安危担心。结果龙山、龙水双双被捕，并慷慨就

义。龙川战后也被英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这些事对我的刺激和影响不小。后来，四年的甘文丁扣留营生活，不但让我增加了这方面的见闻，也让我体验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当然，和解后返马的马共人员也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资料。还有，香港南岛出版社、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等的出版物我都尽量蒐集。尤其是张佐《我的半世纪》原作更觉珍贵。因为生怕被时代潮流所湮没，在创作《寂寞行者》时便尽量加以采纳。他1973年的南下经历写的很详细，我不得不改为日记的形式，力求简洁扼要。我的《寂寞行者》于2004年杪完稿，并寄出参加比赛。2005年中，张佐《我的半世纪》也跟着面世。但不知道为什么，张佐却把我认为重要的两章删除了。现在，我的文字正好供有兴趣者作为研究的资料。总之，我这一部小说的素材，大都来自个人的人生际遇所得，创作前的研究和准备工作不多，主要是走访单汝洪（阿海）和单慧娟（陈娜）父女，要求他们证实若干历史事件而已。

陈：您有访问五突和六突的成员吗？

驼：没有。书出了以后我才见到一些六突的成员。那书已经写出来了。

陈：因为我看到您这本书所描述的事实部分，其实是跟实际情况非常的切合。所以这方面我感觉到您可能做了不少历史调查的工作，尽量把它写得比较真实，而且切乎历史，而不是去创造历史。因为写小说，常常因为那个历史段落是空白的，就凭空去创造了，创造那个情节，创造那个过程。但是我发现您这本书基本上没有去生造历史的必要，因为您掌握整个历史事实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这个不容易。您是怎样做到的？

驼：在扣留营就有听到一些六突的成员谈起他们的遭遇。后来和解了，就有见到不是六突的，而是五突的成员，他们也多多少少会谈起。我自己就加以整理。再加上张佐的原作，那是A4　影印的版本。

陈：我知道，那是16开的版本。

驼：我从扣留营出来，一个朋友交了一本给我。我认为这个很珍贵，读得很仔细，通通把它凑合在一起，自己编造。

陈：张佐的《我的半世纪》是我安排出版的。而且那些照片是我放进去的。那些照片都是张佐给我的。

驼：我是写了这些书后才逐渐接触到他们的成员。好像那个蔡营，是不是就是那个江田？

陈：对，就是他，江田是他的队名。

驼：凡是碰到他们成员，我首先就是问他们，我写的那个史实有没有走样？那位江田讲，是这样，没有问题。我就比较安心。

陈：是。我看了也觉得写得很准确，时间、人物各方面都还准确。

驼：时间上稍微走样可能会，有些就不会。比如，73年10月1日在猪母港（Batang Valley）举行成立六突，那个应该不会错。

陈：总的来说是相当的准确。我这里打一个岔，流军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他访问了友谊村、和平村，就了解到他们八十年代有那种红色子弹，打直升机的，有AK47这类的新型武器。然后他在写《在森林和原野》的时候，就把它用上了。我不知道你看过他这部作品没有？

驼：没有。

陈：他写的是五十年代，在边加兰半岛，柔佛州东南部的那个半岛的一小股游击队。

驼：也有AK？

陈：就有AK47打直升机的场面。

驼：（笑）。

陈：显然，流军对这个武器什么年代出现，他没有去查。恐怕也没有这个手段去查这个东西。但他就觉得打直升机这应该早就有了，就把这个场景搬到五十年代边加兰半岛去。这就摆了一个历史大乌龙。后来我就跟他解说，AK是六十年代才出现的。然后打直升机是八十年代才有的。这是太过离谱了。如果搞时光隧道的写作，科幻的，那个可以。但是，作为一个写实小说来说，这就是错误的，不能够生造。我比较注意到，对文学的真实跟历史的真实，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这个问题。现在回到《寂寞行者》。《寂寞行者》基本上是一个文学的历史书写，它所触及到的是现当代历史比较敏感的领域、敏感的课题。因为意识形态斗争这个问题，你说结束了。但是当局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注意的。特别是前期，刚结束的时候。很多作者都不敢去碰触这样的课题。您呢，就把《寂寞行者》的场景从1940年一直伸展到2000年代这么长的一个时段。但是您的聚焦是在1950年到1980年这个时代大背景，马共跟地下斗争这个部分。您是很敢直接去书写这段历史，而且因为您有些自传的意味在里面，所以这当中您也有自剖——自我解剖这一个过程。这样的书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这个勇气是来碰触这样一个敏感的课题，一个是对自己思想的解剖。这两个都是需要勇气的。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产生一种思想的挣扎，比如说对待马共斗争历程中所犯的一些错误问题，还有你个人对历史问题的一些态度，对历史人物的一些评价或者批判，比如说杜龙山啦，张佐啦，这些您在书写的过程中必然要对他称赞啊，批评啊，批判啊。这是必然出现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您就要面对一个历史的抉择和考虑读者的反应。比如说，人家会怎么看，我这样写张佐，比如说张佐到现在还耿着“叛徒”这样一个负面的称号。尽管这么英勇，贡献这么大，历史途程那么长的一个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到最后一刻，居然背负了这样一个罪名；而且党那边，有关方面对他的问题一直不作一个清楚的交代。这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在这方面，您要去写这样的一个人物，您是采取正面的书写呢，还是负面的，必然是思想上会有一些挣扎的。还有这样的一部作品，在当前的政治的情况下，怎么被接纳啊，会不会受到批判啊，以及下山后人员对前政治扣留者，他的思想生活形态的一些看法等等，很多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作为一个文学的历史书写一定要面对的、不好解决的问题。总的，我问了那么多问题，比较笼统的、或者是比较概括的，希望您谈谈对待这个题材以及面对这个思想的一种权衡利害跟一种思想斗争的过程，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驼：好。在这方面，我并没有什么思想上的挣扎，我一直觉得把这一段历史公诸于世，是所有具有驾驭文字能力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因此受到打压，就坦然面对吧。您说的也是事实。譬如，第一本，《硝烟散尽时》。那时候他们才和解大概一两年吧，我就贸贸然直闯他们的和平村。很奇怪，回来马上遭到政治部叫去问话，问我去那边干什么。我坦白的说，我要写一部这样的书，非亲自去看一看那里的实际情形不可。一定要先看一看才可以。他们也没有什么话说，只告诉我：“你书写了要给我们看过”。我也答应。后来书写好了，《硝烟散尽时》，我有交给他们看。我另外印了交到《商报》去发表。他们看得怎

么样我也不知道。《商报》已经登出来了。情形就是这样。因为我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如果你说这样犯法不行，那就跟他们解释啦。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辩说、辩解，你最多不是再扣留我啰。扣留营我都住过了四年多，习惯了。

陈：（笑）

驼：我是这样想啦。我的感觉是马共的这场斗争到底是对不对？我看是对的。正如陈先生您所说的，纵使是马共开了第一枪，那也是维护尊严的第一枪，勇敢的第一枪，光荣的第一枪。因为这一场战争是马共在受尽压迫和屈辱后被迫展开的。这一场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牺牲，当权的殖民地政府是应该负责的。

至于马共后来的“肃反”，我认为是一项无可辩解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批判。但无论如何，马共能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长达41年的斗争，不但是世界史上的壮举，也可能成为绝后的记录。表面上是失败了，但在人类追求理想的精神影响却是积极的，无法否认的。

对于各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我并不曾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不想妄下评论。

对于当前的政治是否清明的问题，大家有目共睹。第13届的全国大选即将到来，选举的结果，应该可以视为全民的判断。

对于下山后的共方人员的思想和生活形态如何？我并不清楚，因为我们并不常接触。只知道有部分领袖并不看好目前大多数人所热衷的‘两线制’运动，他们仍然坚持‘人民政权’的理想。这和我个人所提的以人间大爱为号召的‘大同世界’可说是大异其趣。

陈：《寂寞行者》跟后来的修订版的主要差别在那里？修订是因为新史料的出现，还是您对事件反思的一个结果？

驼：两者并无差别，所修订的主要是纠正所有不合规范的字体和用语，譬如‘终于’的‘于’，‘电单车’与‘摩托车’。当然，也顺带改正前番所有打错的字。至于史料的修正，只有第六突击队的人数和国际歌的正版歌词。因为出版后有读者说，这个不对，这歌词没有英文的International，中文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改了。第六突击队，我记得初版我是讲他们的人数是达到一百多人，后来我接触了他们的成员说不止，最高峰有两百多人。事实上，参加过突击队的有四百人。不过呢，期间有些逃跑了，有些呢投降了，有些呢被杀害了。整个记录超过四百人。不过整个部队有过两百人的高峰。修正只是那么两点罢了。

讲到他们的一些作品，金枝芒的《饥饿》，据说因为写得过于逼真感人，可能打击士气，因此有一个时期是被禁止在党内流传阅读的。贺巾的《峥嵘岁月》我觉得也写得细腻委婉，比后来的《巨浪》要耐人寻味。对那些旨在吹嘘自己的英明和伟大的东西我看就不提了吧。

我的写作，目的在于反映这场斗争的惨烈以及社会面貌的逐渐改变，跟他们所要求的毕竟不相同。我站的是一般老百姓的立场，态度应该可以说比较温和；他们采取的是革命者居高临下的视角和声腔，差别不言自明。我自己这三部中长篇小说的优劣，前面也已经稍有提及，现在就按照您的要求，再针对主题意旨，创作手法和人物处理略作说明。

写《硝烟散尽时》的动机是起于亲身目睹这场战争，如何把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给摧毁了。因此，主题思想可说就是在于反战。小说的后记也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主角人物柳金燕曾经与我同一屋

檐下生活。事实上，她的晚景并不如我写得那么凄凉。英国军官死后不久，她便远嫁新加坡一户富裕人家，也许现在还健在。那个混血女儿还来不及长大，便由于母亲一时的疏忽而命丧车祸。但这些事实，都不具任何教育意义，我因此都把它改了。而吴新权，恐怕早已牺牲了。我曾经到和平村查询，连老战士‘阿铁’都表示不知情。而我偏偏塑造了一个倔强的独臂老人，让父子、夫妻、兄妹最后有个聚首的机会。从而揭示：人间有真情，无明的心灵必须反省。

《沙哑的红树林》的写作目的，是想借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革怀抱与逐渐深入斗争的过程来反映这一段历史的真相。主角林金枝的从激越回归平和，颇为自视进步者不悦，但青岛大学的鲁原教授却认为：“这是个时代的社会主题，也是这个时代的文化主题，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和文化创造难于离开这一主题，作者驼铃便是以小说创作的形式沉思这一历史主题”。事实上觉得这些人似乎食古不化。我笔下的社会变化，我相信他们也是视而不见的。譬如林金枝出身的乡村的照明用具便从煤油灯到电石灯、汽灯而至电灯；交通工具便从两条腿和脚踏车到摩托车、普通汽车而至四轮驱动车。执政者尽管无能，时代还是在进步的。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给人民过好的生活么？革命是一种改变社会的手段，社会已经改变了，革命的方式（或说手段）便不能不改变。我认为今天若再采用暴力已行不通，通过人间大爱的力量来改变人心才是正确的途径。

《寂寞行者》书中也有许多与上面相似的议论，当然也都是通过那些革命者的言行来表达。至于小说的技巧，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一般而言，设置悬疑或伏笔最能引起阅读的兴趣。但有时伏线埋得太深，却可能被粗心的读者忽略了，而白费心机。我便试问过两位读完这部书的朋友，开卷第4页：那个负责到来接头的交通员为什么没有出现？朋友都说：“我怎知道？”我只好指出，答案在卷四第561页：原来那个交通员是个窝囊废，被那小小雨点阻挠了。你说这样的人配搞革命么？我看，就这样吧。

陈：在人物刻画方面，我看得出您是用心良苦。这里面生活的原型都呼之欲出。这些历史人物其实是很多的，您是怎样进行选择的？那些作为您书中人物，那一些您认为不合适将之去除。从您选的这些人物里，对他们的刻画，您希望达到一个怎样的小说角色的效果？这是创作方法的细节讨论。

驼：我只写我比较熟悉，或说资料比较充足的人物。而且不一面倒，尽说好话。须知，天下并无绝对完美的人，但瑕不掩瑜。譬如杜龙山，虽有好大喜功的倾向，但临危不乱，昂首高歌赴刑场。当我见到阿海，问到当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的时候，他没有多说什么，只一再地叮嘱我，他是一个正面人物不要搞错啊。再如江雁，我写这个人物笔墨不多。他一个小知识分子，很拘泥细节，但是他对自己的错误，却能勇敢承认，这是很难得的。就说勇者张佐吧，最后变节的妙兰便怀疑他私藏营养品，质问为何人人都奄奄一息了，你却健步如飞？还有，作为领导，竟然违规让继室爱莲怀孕。这都是问题。但他并未迷失斗争的大方向，孤军奋战前后十五年。虽然终归失败，但到底是大势所趋，非战之罪。中央衮衮诸公，到底有什么资格对他横加非议？

陈：这一点我跟您有同感。您看了我写的对他的那个评价，陈平认为我是替他平反。为了那篇东西，我跟陈平之间来来去去用传真八次。他一直要删掉里面很多我的言论，我对张佐的评价，还有我引录的梁明对他的评价。他说梁明是逃兵，没有资格来谈。但是张佐、梁明，他们毕竟是自小就在一块，一起参加革命，走过抗日抗英的路程。后来梁明去中国。但是他的离去，并不是出卖革命，而是认为这个政策不对了，这个斗争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选择离开，并没有出卖。本来是给他“叛徒”的罪名，后来改成“逃兵”。这个“逃兵”的定性，还是比较相对理性的结论。但是不管他作为逃兵还是什么，这是他对张佐作为战友、作为同志、作为同乡、作为对他最了解的一个人的评价有什么不可，他要我把他删掉。改来改去他还不满意。最后我生气说不改了，就这样。本来是作为《我的半世纪》的序，方山他们就说要杯葛这本书，六突的同志们就紧张了。后来我想，算了。为了这篇序拖了那么久，防碍了《我的半世纪》的出版，所以我就抽出来了，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是很崇敬张佐的。实际上他被抓了以后，政治部的人已经跟他讲了，人家已经在谈判。“哦！他们已经在谈判”。他想了一个礼拜以后才决定，好，那我也来谈判。那我把我的部队撤下来。他提出了21个条件，最后政治部同意了18条。就这样决定把他们引下山。那有些比较顽强的，不肯接受条件什么的，就用迷药的方式把他们弄下山。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对张佐这个人物来说，我觉得他还是无愧于整个革命的过程，虽然他最后被抓了，并决定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部队的问题。但实际上1989年12月的和平协议还不是一样吗，也是这回事。怎么他就是“叛徒”，你就是“光荣下山”呢？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特别对于张佐，辗转15年，这些你说的衮衮诸公们，他们做了什么？你在那边有两千人的部队，南下的才多少个人？

驼：只有三个？三十个啦，后来

陈：三十个剩下三个。对吧？

驼：对。

陈：好吧，就加上所有十四突、十六突、八突等等，总加起来也不过三、四百人。除五突和六突以外，其他突击队就在边区进进出出，根本没有做到南下这样一个境界。真正做到南下的是张佐的六突，一直转战到雪兰莪，到吉隆坡附近。这在那样的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他做到了。谁支持的？解阵、新青盟支持的。部队人员最高峰的时候前后有四、五百人参加到整个武装斗争过程中。部队顶峰时达到两百多人。这样的一个成就是靠着地下新青盟、解阵的人员、物资各方面的支持才坚持下来的。不是你边境那边来的。边区拿下来的钱没有多少，边区拿下来的武器也没有多少，粮食就根本不用说了。所以，这样一个过程是多艰辛啊，对张佐这样一个定性，其实对张佐是很不公平的。这是题外话。

驼：对。

陈：我也注意到您试图在小说里要读者也包括您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一个反思。您在里面有提出“大同世界”各种想法，对一些行动的批判，等等。我看到您对一些事件、一些人物的批评和批判，是希望获得一个历史的公正。这是一般小说做不到或者是没办法进行的。那么，您希望以《寂寞行者》完成一个什么历史使命？

驼：是的，我希望我的这些小说创作能引起

读者对这段历史的沉思，不过我也了解自己的人微言轻，它不可能即刻产生效应。它必须有像您这样的有心人推介或点评。如果它能因此走出国门，被翻译或传播，就会产生更积极的作用。‘本地姜不辣’的潜意识普遍存在，一般人都只相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所以我这些书看来只有先走出去，等到别人接受了再回来，才愿意认真细读的。

我承认自己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同意使用大众的力量推动社会的改革，但不主张随意采用暴力的方式。暴力只有在非常时期才派得上用场。譬如二战前夕，国民党的退缩观望已然造成日本军阀的步步进逼，全国老百姓几乎都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已经是有目共睹赤裸裸的暴行，再不以暴力还击，便只有等待灭亡。今天的霸权主义者，还敢那样明目张胆横行吗？

我书中对一些事件的批评或对一些人物的挞伐，纯粹是出于自己的良心和良知。当然，也希望能因此引起社会大众的正视，并给受害者一个公正的定位。这里请让我举个令人痛心的实例。Arifin，也就是伍天旺，一个老革命，据说二战后还曾经出任过新加坡市议会主席或是秘书，竟然也在肃反中被杀，据其老友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中透露，他甚至不吭一声，愤然受刑。我曾经向他的一个和我同校教书的外甥女询问，为何不向我们的老乡王老总（陈平）问个清楚，讨个公道。她身旁的亲人随即插嘴：“你说那个共产党么？……”并暧昧地笑了起来。由于当权者不断肆意诬蔑，一般民众也大多相信共产党是穷凶极恶之徒，避之则吉。连亲人都不想相认，您说：这是不是人生的大悲哀？

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争议

陈：小说作为一个文学，作为一个历史书写，毕竟写的是人。所以，小说，人的行为、人的思想必然要对读者产生一种冲击。所以也会促使他们对这个人物的遭遇有所感受、反思。所以小说必然要起一定的作用。这是小说的使命所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文学的真实跟历史的真实这个一直都有争议的课题。焦点是小说是作为一个以虚构成分为主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故事。那么这故事是否歪曲了历史事实，或者文学是不是必须老老实实地反映历史事实？这个争论到现在基本没有定论，就看你站在哪一个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谈。那么您作为文学的历史书写者，在对这个历史叙述跟文学叙述，这两者最大的不同，您的看法是什么？

驼：我的看法是，史实必须尊重。不过，历史小说毕竟不能当正史来看，就如《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一样。小说为了人物形象的突出，免不了夸张与渲染。为了吸引读者，作者也允许自行设计正史中没有记载的事件与情节。但这也必须合情合理，符合人物的思想性格。换句话说，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为骨架文学为血肉的艺术创造。因此，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不能混为一谈，更不需要争论。我写的是类似演义的小说，不能当作正史来指指点点。

至于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的最大不同点，我认为前者求真，言必有据；后者除了‘真’之外，还要加上‘善’与‘美’。前者是属于学术范畴，后者则属于艺术的天地。

陈：这是非常精到的您的结论，也画龙点睛

地说明了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不同。我非常赞同。您在处理这个历史题材时，在《寂寞行者》也好，《沙哑的红树林》也好，《硝烟散尽时》也好，您基本上还是老老实实，不乖离这个事实，也不夸张，仅仅是在用一些历史场景，来述说您小说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因为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写历史嘛，所以在这方面没有必要去考虑历史的细节和它的整体过程。您是根据人物描述的需要，选择性地去再现历史场景或情状。这些您都做到，而且做得很好。作为一个自传体的小说来讲，平铺直叙的描绘当然带不出历史狂澜的那种澎湃气势。虽然主人公其实是身历其境，执行着那个时代所赋予他的历史任务，您在书写的过程中，碰到这样一个矛盾，文学相对的夸张跟铺排，即要高潮迭起，要有那种波澜壮阔的气势来描写大时代，但事实上，您所处理的场景，这个人物的特定的历史任务跟特定的他的角色，在这方面又很难去体现这样的一种文学的需要的时候，那您对这样的一个书写的矛盾，会不会产生一种疑虑，或者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矛盾。这还是个创作的手法问题。

驼：这一点，青岛大学鲁原教授的看法，可以说深得我心。他说，《沙哑的红树林》带有某些自传的性质。小说的主人公林金枝经历了40年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到70、80年代的社会改革与紧张的种族关系的缓和，马来西亚现代历史的重要社会变革都被纳入了人物的视野，这使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了史诗的架构。然而，作者并没有以史诗宏大结构展开曲折情节，也没有以高居临下的姿态展开教化的主题，而是以一个普通的华裔知识分子曲折的道路来展现这一不平常的社会矛盾、历史变迁、百姓生活、人物心理。小说叙述采取了“平民视角”，这一视角虽然不免平淡一点，但却有利于历史反思。

《沙哑的红树林》将小说的主人公和叙述者合二为一，给人浓重的真实感，也便于揭示人物的心灵历程。林金枝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华裔家庭，红树林留下他躲避日本侵略军的深深足迹和痛苦记忆。此后他为了完成高中的学业和保住普通的教席，进行了艰苦的拼搏，走过了坎坷的道路，殖民主义和民族歧视的政治现实迫使他投入争取自由和生存的斗争。他并不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但为生存和平等进行着不得已的挣扎，他不是叱诧风云的英雄，平凡而曲折的人生道路反而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族矛盾。他并没有自觉地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但丛林里被迫进行的艰苦转战，使他既感受到战斗的必要，又感受到革命队伍一些左过头政策的偏失与无奈。他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身份卷入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又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感受斗争中发生的一切，并进行着历史的反思。这反思是超越时尚的，超越世俗的，超越个人的，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历史追问。

本书采取了自然的时空的传统叙事。它没有现代小说常用的时空交错，或现在过去时、现在未来时的技巧，因而也就少了一些叙事的波澜。但平铺直叙也给人以历史发展的自然形态质感，增加了它的真实感。

《沙哑的红树林》没有炫耀任何技巧，唯真诚和真实是存，发出自然和人心的天籁，构成朴中见真，淳以为美的风格。它虽然缺少了一些现代手法而略感平直，但真诚和真实给它带来艺术生命。

当时我并没有要为国家社会的历史发言

的心理，或说思想意识。我之所以执笔纯粹是出于良心和良知的要求。现在经您这么一提，才发觉事实上自己已经成了这方面的代言人。从眼前的实际情况来观察，除了写作人，或说作家，其他什么学者专家似乎都难有作为。我曾经说过，文学就是人学，作家不但能灵活用笔，也练就了观察、研究、思考的习惯与能耐。简单的说，这种对社会历史的阐释权，便是这样自然而然地落在作家身上，并非作家要强出头。譬如那数以千计的‘老友’，也就是过去称为‘同志’的，他们都曾经热血沸腾，历尽风霜。每一个生命都有足以撼动人心的篇章，但就是苦于写不出来。我因此深深地为他们而抱憾。大概也因为这样，渐渐地我变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进而变成了社会历史的代言人。

陈：从您的叙述当中，您原来并没有想做一个代言人，而只是想要反映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这样的一个时代，通过文学的一种感人的角度来阐述这个历史事实。那么从历史阐释权的角度来说，我必须点出的是，您这些小说的特殊意义。您是完全有这个权利用文学形象的表现手法来书写历史的真实。而您是成功地做到了。有个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过，建构历史的第一步就是要取得发言的位置，取得历史的阐释权。而且认为，过去不仅仅是我们发言的位置，也是我们赖以说话的不可或缺的一种凭据。您是创作这类题材小说的成功典范。从刚才您的阐述中，这并非似乎是您要创作这类题材小说的一个初衷。而且您做到了，而且您变成了这个时代的、这些人物的、这个革命历程的、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文学的代言人。而且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用这几本作品做到了这一点。这应该说令人敬佩的。

驼：谢谢。

陈：您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驼：就让广大读者进一步去评析吧。

陈：作为历史性书写所引发的这个读者反应，自然是很多重的。因为读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所以他们对同样的一个历史题材，同样的一本小说，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还有他们本身的学养，他们的文学观点，他们欣赏的角度，对这个历史本身的认识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说这部小说，读者最终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会怎样看待这部小说。西方有所谓接受美学的理论说，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到底是一个什么境界，这就是所谓接受美学的范畴。但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对您的作品在读者那儿会有什么反应，您有什么期待？或者现在你所得到的读者这方面给您的反馈，有哪一些反应，可以不可以谈谈？

驼：《寂寞行者》两版，总计虽然也卖出了一千多本，但不知道到底多少人认真读完，读透。曾经对我表示满意的人，除了您之外，只有两个。一个是张佐的战友，一个是作曲家。这个作曲家对于我国的社会历史早已经有一些基本认识。进一步作研究的，只有一个在星大攻博士学位的女孩，她叫潘婉明。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好像是《马华文学中的马共书写》。我的《寂寞行者》只是她所评述的一个部分。她曾经把她的初稿交给我过目，我发觉她并不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居然把其他一些闭门造车之作当作佳品。

此外，本国拉曼大学中文系的电子图书馆也正在输入我已经出版的全部作品，并进行了一项录音与录像访谈。

当然，我也盼望有新的突破，就是走入非华语媒介读者当中去，看看接受其他

不同文化教育的读者有什么不同的见解。仅此而已，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期盼。谢谢。

陈：现在是一个尾声，也是题外话。就是你在《寂寞行者》一书中，一再提到一本小说《马蹄下的一根小草》，我想这是一本真实的小说呢，还是作品的一部分，因为我没有见过你有这本小说。您是不是有这本小说，或者在写着这本小说?

驼：没有。也不想写了。

陈：所以只是作为谢老师从事文学作品的一个交代，这是杜撰的啦。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寂寞行者》是不是您最后一部马共书写，马共的历史书写?

驼：可能。因为我现在的确精力有限。讲话可以这么久，如果是写的话，通常半个钟头就要停下几分钟。我目前只写一些怀旧的东西，给《商报》的《商餘》。本来也不大想写，可那个编者，一再催促，他说尽量啊，尽量写一点给我。

陈：哦，是散文啊，小文章啊，而不是一个大制作。

驼：除非我的健康，或者说我的生命还可以坚持一个时候，那就难说。但是，也不可能写像《寂寞行者》那样的篇幅。我会选择精简一点，人物少一点，情节简单一点的。不过呢，所要发挥的那种艺术魅力之类的，要求会高一点。

陈：也许可以，不要那么大的精力的话，写写短篇小说。有很多题材，您就选择性地把一个人物或一个事件，以一个短篇小说或小小说的形式来表现。

驼：也许，也许。

陈：这样对您的精力的要求，压力没那么大。

驼：其实，我这本《自选集》里有一些也是短篇小说，也有涉及这方面的。好像发表在《新世纪文艺》那篇《悬案》，写的就是有关林江石的历史。不过，那个不是直面来写，都是侧面来写。

陈：非常感谢您，亲自过来酒店，与我做了这四、五个小时的文学对话。把您累坏了！很感抱歉。希望您回家后好好休息。这场对话是很有意义的，恐怕还是绝响吧？历史的文学书写，首先因为它的政治敏感度，就不好写，容易得罪当局，也容易得罪当事人。下山后，人的思想因为生活现实，使人变得复杂了。对过去的事，也就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不竟然都认同褒还是贬的说法、写法，很难讨好所有人的。您是有勇气的作家，放得开，看得远，勇往直前，毫无顾虑，十分坦然，这是难能可贵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必备的素质。再次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希望再看到您的新的大作。

附录

陈剑，原名陈松沾。1940年生。南洋大学文学士。文学创作始于1955年，以无数笔名投稿新马报刊、杂志。善诗与文学评论。作品散见新、马、台、港、中国大陆文学杂志。多次担任新马文学创作比赛评判。1980年代，曾创办“文学书屋”等出版社，出版文学新秀作品，并与香港三联书店等中国出版社联合出版新马文学创作。他曾先后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长、新加坡书记理事会副主席、新加坡艺术理事会文学咨询委员、亚洲华文文学基金会副主席、澳洲华文作家协会顾问、世界诗人大会国际主委、国际诗人笔会主席团成员兼副主席等职。现从事新马左翼文学史及东南亚冷战史研究。

驼铃，原名彭龙飞，1936年生于马来亚霹雳州曼绒县双溪地南。祖籍福建泉州（原乡为晋江虹山）。1955年实兆远南华中学高中毕业。先后在马、新各地担任教师及校长

至1991年退休。曾任霹雳文艺研究会会长、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席。2004年获颁亚细安华文文学奖　。2005年获颁马来西亚教育部表扬状及杏坛勋章。

驼铃著作一览表

1. 《吉打的人家》，自费出版，1959年。
2. 《家福》，短篇小说集，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1973年。
3. 《可可园里的黄昏》，短篇小说集，吉隆坡铁山泥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85年。
4. 《无弦琴及其他》，中短篇小说集，吉隆坡福建会馆出版，1989年。
5. 《旋毛儿》，翻译马来短篇小说集，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1993年
6. 《硝烟散尽时》，中篇小说，霹雳文艺研究会出版，1995年。
7. 《驼铃文集》，短篇小说集，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1995年。
8. 《沙哑的红树林》，长篇小说，霹雳文艺研究会出版，2000年 。
9. 《爱已深沉》，散文集，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年。
10. 《寂寞行者》，长篇小说，爝火出版社出版，2006年。
11. 《寂寞行者》修订版，长篇小说，漫延书屋出版，2011年。
12. 《驼铃自选集》，漫延书屋出版，2012年。

中国作家新加坡作家推崇“中学师生作品”

中国广西作家黎浩邦先生来函

伍良之先生：

你好！下乡回来正好收到你寄赠的第39期《爝火》，十分高兴，十分感谢！先读了《我与爝火》，感受了你的付出与收获、辛勤与欢乐，我和你一样，有幸选择了文学；

又读了“一粒沙的世界”，这又是一篇优秀的学生作品，丰富的想象，深含的哲理，

流畅的文笔，令人折服，真不敢相信是出于学生之手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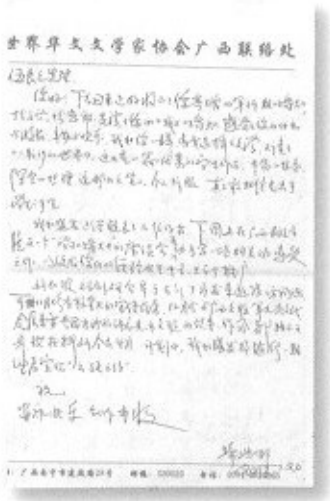
我和盛发已经联系了几位作者，下周五在广西民族学院开一个“学习《爝火》”的座谈会。

并动手写一些相关的感受之作，以便将你们的经验也在中学、大学中推广。

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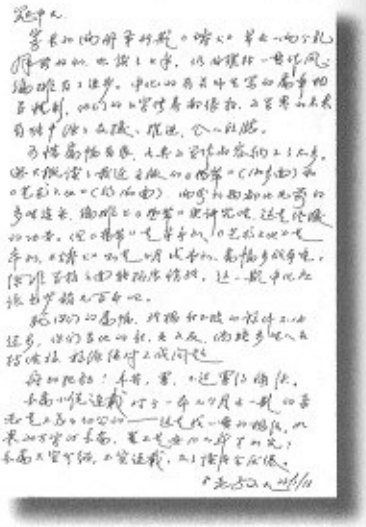
安康快乐　创作丰收

黎浩邦


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广西联络处

新加坡作家柳舜先生来函

2013.1.23



冠中兄

寄来的两册第39期《爝火》早在一两个礼拜前收到，也读了大半。仍旧维持一贯作风，编排有了进步。中化的有关师生写的篇章相当精彩，他们的文字修养都很好，文学界的未来有独中源源支援、推进，令人欣慰。

可惜篇幅有限，各类文学作品容纳不了太多。

老孙

编后话

本期特辑：

一、 麻坡中化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感谢陈维武校长大力支持孙秀燕老师组稿

二、 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专辑

内容有　萧村、莫顺生、张雅博、辛金顺、李月伟的专论。

- 除此之外，小说、散文、诗歌可读性高。
- 森州马口启文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41期推出，请关注。

- 本刊网址：juehuo@yahoo.com

请勿一稿两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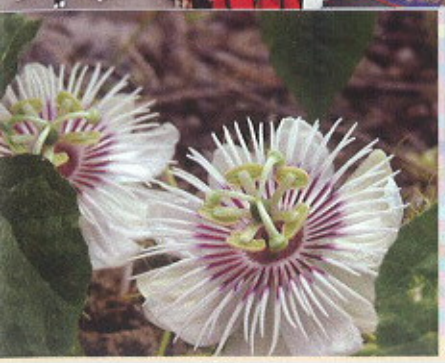
春山先生事务繁忙，已辞去编委、发行职务。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吴东昇	RM50.00	林先生	RM30.00
刘江	RM50.00	凌天	RM50.00
莫顺生	RM200.00	蔡女士	RM70.00
史英	新币300.00	陈淑云	RM100.00
古美梨	RM50.00	梁振雄	RM50.00



（图文接封底内页）



毛西番莲的花



毛西番莲果实



毛西番莲叶上的毛毛虫

毛西番莲与百香果同科同属，难怪连花都长得那么像。毛西番莲的花最特别之处是花萼下长有绿色毛刺刺的网状结构苞片。这网状苞片可真神奇呀！它适时地开阖，与含苞、开花、结果配合得天衣无缝。当蓓蕾初长时，苞片会包围着花蕾，给予苛护不让昆虫接近它。当花蕾绽放，网状苞片就会藏身到花萼底下，打开大门欢迎昆虫们来传授花粉。当花儿凋零结出果实时，它又再度再度合拢，负起贴身保镖的责任，昆虫就休想越雷池一步。

毛西番莲的花不大，就一个五十仙硬币大，不及其叶子的四分之一。花萼上面是薄如雪纺的白色花瓣，花瓣之上是一圈圈丝状的副花冠，基部呈紫色，上半段转白色。五枚雄蕊从花心向外幅射，顶着淡绿色的椭圆形花药。子房立于花心，柱头呈三叉式地向外弯倒。毛西番莲的叶子呈互生，心形三缺裂，但是缺裂浅浅的。还有一只黑褐色的毛毛虫在叶子上蠕动，就不知道它是那一种蝴蝶的幼虫。

整个区域还有很多样的植物，但无法一一介绍，很多更是我们不认识的。其中一种长得很特别的植物最为引起我们的注意，后来颇费心思才证实它的真实身份。在揭开它的身份的谜底之前，我们都只能称它“像木瓜树，又像鹅掌木的树”。它的高度约10公尺，茎笔直不分叉，长着明显的茎节；叶子为单叶互生，叶柄长，叶形掌状带着7至11道深深的缺裂。叶柄长度与叶面面积与木瓜相似。它的花长得也很特别呢！穗状花序一串串倒挂在叶柄腋下，有的较稀疏，一串约4条，有的一串很多条呢！在经过生态小组努力地在网路上“人肉搜索”后，才知道它的学名是Cecropia peltata L.，而俗名号角树（Trumpet tree），它还有好几个别名如吸水木、聚蚁树等。号角树原生于中南美洲，当地人用其中空的茎制成号角而得名。号角树是常绿乔木，可以长到20至30公尺高。号角树是雌雄异株，雄花的花穗较 多，雌花的花穗较少。



号角树（也称聚蚁树）



号角树的花



中国池鹭美丽的繁殖羽



栗树鸭

太阳继续高升，炎炎的烈日晒得花儿都懒洋洋地睡起午觉，这一睡可要睡到明日清晨。

告别了这如画的风景，我们的车子缓缓驶出稻田。我们习惯性地左顾右盼，相信只要细心观察，一定还能看到些什么。果然让我们看见了一只美丽的中国池鹭喙上叼着一只正在做垂死挣扎的青蛙。中国池鹭进入交配期已换上美丽的衣裳来吸引异性，它的繁殖羽较平常时期亮丽，头、颈至胸呈红褐色，背部呈蓝。在抢眼的中国池鹭周围好像有什么在移动着……，仔细一看，是三三两两的金斑鸻（Pacific Golden Plover），看来飞行千里远来避冬的它们眷恋南方暖暖的气候，还没准备北归呢！



千里飞来避冬的金斑鸻



地图虫的杰作